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9n1562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

清　自融撰　性磊補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562-A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 No. 1562-B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 No. 1562-C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目錄
  - 佛燈珣禪師
  - 圓通真際止禪師
  - 智通深禪師
  - 龍牙才禪師
  - 性空普菴主
  - 龍翔竹菴珪禪師
  - 祖奇二首座
  - 護國此菴元禪師
  - 或菴體禪師
  - 文殊道禪師
  - 宏智覺禪師
  - 真歇了禪師
  - 虎丘隆禪師
  - 應菴華禪師
  - 大慧杲禪師
  - 徑山大禪明禪師
  - 育王裕禪師
  - 道場全禪師
  - 華藏權禪師
  - 道場辨禪師
  - 烏巨雪堂行禪師
  - 慈化普菴肅禪師
  - 天竺[仁-二+幻]堂仁禪師
  - 瞎堂遠禪師
  - 湖隱濟顛書記
  - 密菴杰禪師
  - 育王堪禪師
  - 華藏民禪師

- 徑山印禪師
- 道林淵禪師
- 白楊順禪師
- 徑山塗毒策禪師
- 松源嶽禪師
- 淨慈雲禪師
- 靈隱善禪師
- 龍濟鏊禪師
- 淨慈自得暉禪師
- 北磵簡禪師
- 徑山無準範禪師
- 別山智禪師
- 淨慈斷橋倫禪師
- 徑山冲禪師
- 天目禮禪師
- 天童如淨禪師
- 上都華嚴全一溫禪師
- 北平慶壽簡禪師
- 徑山高禪師
- 靈雲鐵牛定禪師
- 悅堂閬禪師
- 匡廬一山萬禪師
- 高峯妙禪師
- 中峯普應本國師
- 仰山佛智熙禪師
- 笑隱訢禪師
- 雪竇無印證禪師
- 斷崖義禪師
- 元叟端禪師
- 石屋珙禪師
- 徑山虗舟度禪師
- 孚中信禪師
- 楚石愚菴夢堂三禪師
- 古梅友禪師
- 伏龍千巖長禪師
- 龍池寧禪師
- 金璧峯禪師
- 烏石愚禪師

- 古鼎銘禪師
- 天界金禪師
- 性原明禪師
- 雪峯逆川順禪師
- 萬峰蔚禪師
- 虛白昷禪師
- 東山海舟慈禪師
- 福林度禪師
- 瑞巖恕中愠禪師
- 松隱茂禪師
- 斗峯璋禪師
- 天界慧曇禪師
- 季潭泐禪師
- 海門則禪師
- 雲居呆菴莊禪師
- 楚山琦禪師
- 隨州龍泉聰禪師
- 笑巖寶禪師
- 龍池幻有傳禪師
- 幻也慧禪師
- 法舟濟禪師
- 敬畏空禪師
- 壽昌經禪師
- 博山來禪師
- 湛然澄禪師
- 天童密雲悟禪師
- 磬山天隱修禪師
- 雪嶠信禪師
- 忠州聚雲吹萬真大師傳
- No. 1562-D 南宋元明僧寶傳後敘
- No. 1562-E 重刻僧寶傳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562-A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有傳教則必有傳人，有傳人尤必有傳書。葢教者，道之所由行也；人者，教之所由興也；書者，前人之所由□□□□□所由鏡也。是以大道瀰淪□□□□□，得一二人焉為之眼目，猶貧□□□□客衣珠，亦終於迷惘而已。苟得其□□然承當大事，而幻軀易盡，實行就湮，如優曇千年一現，後此何由踵□？所以儒者勒之傳志論贊，以垂來茲。其書傳則其人傳，其人傳則其教始傳也。大慈之入震旦也，雖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然而列祖相承，諸宗嗣起，其入道之機緣，登壇之提唱，與涅槃之證據，至今猶若目覩。此覺範僧寶一編，與大川會元同為梵林之龜鑑也。自是以降，數百年來，音徽漸邈。幻津融大師者，為天童密雲和尚之孫，弘覺禪師之嗣，志趨剛果，機用弘通，建光明無畏之幢，紫籜之屨常盈，瑞雲之竿復竪。予時避亂緱城，特謁老人山中，昕夕咨益，脩悉婆心。雖經臣之見智海，猶多未解，而死心之於山谷，則真第一相為矣。因得披讀所續南宋、元、明僧寶傳，旨深義朗，詞博論該。昔范蔚宗謂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舉而似之。洪公之後有融翁，殆即子長之後有孟堅與？末季烏藤白拂，濫觴已極，塔銘行實，稱述過情。乃前傳所編僅八十一人，續傳亦不逾九十七人，誠慎之也。使諸方有所徵信不浮，則懸帝網之珠，光光互映；割師子之乳，滴滴皆真。紹往開來，祖燄重輝，豈獨如遷、固之以史才見長哉！聞丁未秋，紫籜一炬，老人寢室獨存，傳稿亦飛入竹林獲兔。信乎弘教苦心，為龍天八部護持，而其人其書之傳，固當無盡時矣。謹盥手為之序。

康熙丁巳孟秋望日佛弟子閩莆林友王和南題於瑞雲之禪月峰

No. 1562-B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人以文傳，文以時貴。其時為人不可忽之時，其文為時不可少之書。廣潤幻津禪師常續南宋元明僧寶一傳是矣。予因受政緱城間，嘗私取而觀之。其書時之法，以宋室南迁，禪林剎竿亦俱南指。初政和間，有國者崇道而抑佛，自稱道君皇帝，以天下僧流蓄髮加冠，號為德士，居道之右。及道君蒙塵，佛教復遭北金兀术魔滅，凡在北叢林無不穢辱焉。然幸禪宗知識早圖南隱者，若不聞也。斯傳始自建炎丁未，歷畢宋世，應元主運而再興，又畢元順遜代明之高帝、成祖昌隆法域，而沿流不止于順治丁亥，共五百二十一年，非人之不可忽時乎？書人之法，始是佛燈珣。葢珣入寂于南宋之

初，乃至虎丘大慧、密菴無準、中峰海舟、密雲悟、雪嶠信為臨濟一宗，以弘智、真歇、自得、暉全、一溫、天童、如淨、雪竇、無印、壽昌、顯聖、博山來輩為洞上一宗，其斷橋、雲門兩宗無不錯綜其間，非時不可少之人乎？以人若此，以時若彼，其傳志之于功，與獲麟春秋、鐵函心史今古同揆，皆感時憤事，不得已而作之，大有關于道法之替興、宗緒之絕續，為不刊之書也。豈時節人文可同日語哉？予特序之，以徵其志，且表其功云。　　古閩霍童崔秉鏡

No. 1562-C 南宋元明僧寶傳序

祖道東來，不立文字，正法眼藏，以心印心，如一燈傳燈，燈續焰，世俗未免有起而疑之。仲靈嵩禪師不獲已，乃撰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上之，有國者輒頒信於天下。由此綜集傳燈之書，亹亹間出，其文不一且繁，譬猶西竺分律部之為五，合而元之本乎一。禪師大川撮諸綱領，燈會其元，會元之出，燈史定矣。燈史既定，則所有言句莫不起疴拯溺，更何疑滯而不氷泮乎哉？又覺範洪禪師嘗述僧寶傳，以為載之空言，莫如見其始終行事而深切著明也。自嘉祐至政和，據師座者垂千輩，僅八十一人，入其章，次其文，核而精，圓而勁，合撒語之，則諸綱目無有弗備，所備者祖師大統不易之道也。逮洪公之後，建炎以來，惟濟、洞二宗法化於世，適明季英靈一時杰出，復有繼續統燈之刻出焉。之刻出，其近古之參差疑滯，似又莫能釋而定之，何也？其未有得於川之融覽、洪之博綜乎？否則，猶有所待而後定之乎？如近刻以海舟慈先參萬峰，暮齡方謁東明昆。蓋萬峰謝世于洪武辛酉，慈於洪武甲戌年始生蜀之成都余氏，投大隋山出家，名永慈。年二十八，東謁昆。得法後，陸沉牛首，晦跡全焦。四十四歲，開法東山。閱三載，昆公沒，昆以衣偈差東明住持明白菴送至東山。近刻以海舟名普慈，出常熟錢姓，脫白破山，年七十餘方見昆，訛哉明矣！或字經三寫，烏焉成焉？與或別有所出，同其名號者耶？余以此質之大方，俱以近刻為然。復請天童吾師弘覺忞老人，吾師出智瑄、智璽所立海舟永慈禪師道行碑示予，予疑始決。第不敏，因採考宋建炎以至明末五百歲尊宿不可唐捐之實錄，將成帙，付弟子性磊，令拾遺補輯，共九十七人，目之南宋、元、明僧寶傳，俟命世賢明削而定之，余何敢專焉？紫籜沙門自融自序。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目錄

(此刻不論宗系，惟書法化時代，始自建炎丁未，至順治丁亥，凡五百二十一年。)

卷一

佛燈珣禪師
圓通真際止禪師
智通深禪師
龍牙才禪師
(補輯)性空普菴主
(補輯)龍翔竹菴珪禪師

卷二

(補輯)祖奇二首座
護國此菴元禪師
或菴體禪師
(補輯)文殊道禪師
(補輯)宏智覺禪師
真歇了禪師

卷三

虎丘隆禪師
應菴華禪師
(補輯)大慧杲禪師
徑山大禪明禪師
(補輯)育王裕禪師
(補輯)道場全禪師
(補輯)華藏權禪師

卷四

(補輯)道場辨禪師
(補輯)烏巨雪堂行禪師
慈化普菴肅禪師
天竺[仁-二+幻]堂仁禪師
(補輯)瞎堂遠禪師

湖隱漢顛書記

卷五

密菴傑禪師
育王堪禪師
(補輯)華藏民禪師
(補輯)徑山印禪師
道林淵禪師
白楊順禪師
徑山塗毒策禪師

卷六

松源嶽禪師
淨慈雲禪師
靈隱善禪師
龍濟鏊禪師
淨慈自得暉禪師
北磵簡禪師

卷七

徑山無準範禪師
別山智禪師
淨慈斷橋倫禪師
徑山冲禪師
天目禮禪師
天童如淨禪師
(補輯)上都華嚴全一溫禪師

卷八

北平慶壽簡禪師
徑山高禪師
靈雲銕牛定禪師
說堂闇禪師
匡廬一山萬禪師

高峯妙禪師

卷九

中峰普應本國師
仰山佛智熙禪師
笑隱訢禪師
雪竇無印證禪師
斷崖義禪師

卷十

元叟端禪師
石屋珙禪師
徑山虛舟度禪師
孚中信禪師
楚石愚菴夢堂三禪師
古梅友禪師

卷十一

伏龍千巖長禪師
(補輯)龍池寧禪師
(補輯)金璧峯禪師
(補輯)烏石愚禪師
(補輯)古鼎銘禪師
天界金禪師
性原明禪師

卷十二

(補輯)雪峯逆川順禪師
萬峰禪師
虛白昙禪師
東山海舟慈禪師
(補輯)福林度禪師
瑞巖恕中愠禪師
(補輯)松隱茂禪師

卷十三

(補輯)斗峰璋禪師
季潭泐禪師
天界慧曇禪師
(補輯)海門則禪師
雲居杲菴莊禪師
楚山琦禪師

卷十四

隨州龍泉聰禪師
笑巖寶禪師
(補輯)龍池幻有傳禪師
(補輯)幻也慧禪師
法舟濟禪師
(補輯)敬畏空禪師
壽昌經禪師

卷十五

博山來禪師
湛然澄禪師
天童密雲悟禪師
磬山修禪師
雪嶠信禪師
(拾遺)忠州聚雲吹萬真大師

南宋元明僧寶傳目錄(終)
No. 1562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一

紫籜山沙門自融撰

門人性磊補輯

閩莆林友王較　訂

佛燈珣禪師

禪師名守珣，號佛燈，出吉安州施姓巨族。早歲棄家，得道於太平佛鑑懃公。珣初參廣鑑瑛，不契，竟謁佛鑑。佛鑑孤硬難入，珣乃封其衾而矢曰：此生不悟，不展此也。於是晝坐宵立，逾七七日，憊甚。適佛鑑垂語曰：森羅萬象，一法所印。珣踴躍，便出法堂，即投靈雲見桃花頌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佛鑑曰：如何是靈雲不疑處？對曰：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曰：玄沙道未徹在，那裏是未徹處？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佛鑑喜之。會佛果至，鑑稱珣見處穩實，且曰：此子自治嚴刻，密室如對大賓，後當有造。佛果佯諾，乃私招珣遊山。偶到一潭，佛果推珣落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對曰：潭深魚聚。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佛果乃大笑。宣和改元，詔佛鑑住蔣山。佛果移書與鑑，必以珣首蔣山眾，由是湖海知名。建炎間，住天聖。開堂時，內翰王公問：三聖逢人則出話。珣笑曰：公曾閱詩否？曰：館務之暇，何所不覽？珣曰：詩云：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王公乃大稱珣於朝。待制潘良貴嘗以南泉斬猫話請益於珣，珣曰：如今士夫說禪說道，秖依著義理便快活，似將錢買油糍，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貴領旨，後以居士身弘珣之道。珣遷何山，晚居天寧，每憐學者根器不妙，委曲援引，如瓶瀉秋河，間有竊議，不遑恤也。嘗舉婆子燒菴話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薙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幾，洎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又舉溈山一日見埜火，乃問道吾：還見火麼？曰：見。溈曰：從何處起？曰：除卻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溈山休去，乃曰：連天野火了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翳盡，面前徧界絕空花。道吾老也堪誇，且道畢竟從甚處起？汲水僧歸林下寺，待船人立渡頭沙。有僧問賓中賓，珣答：客路如天遠，候門似海深。賓中主，珣答：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主中賓答：相逢不必問前程。主中主答：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僧曰：向上宗乘又如何？珣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又嘗謂眾曰：兄弟若有省悟處，不拘時節，須來露箇消息。會雪夜，有僧直扣丈室，珣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威儀不具？僧顧衣裓，珣便逐出。紹興甲寅，從天寧歸鄞南告寂，侍者請遺偈，珣曰：不曾做得即逝，火浴舌根不壞。塔於寶應院。珣初在

廬山日，有僧彥威冬月用荻花絮紙衣，珣見大瞋曰：你少年輒求溫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威大驚，退問兄弟。時堂中有荻花衣者纔三四人，皆年七十餘矣。
贊曰：佛燈於七七之際，頓了大事，圓悟尚剝啄之，何也？如海底珊瑚，不以鐵網舉而出之，焉得珍灼於人間世哉？然佛燈以清簡之風震一世，足徵其源，亦不愧也矣。

圓通真際止禪師

德止禪師者，世居歷陽，金紫徐閎中之季子也，法紹寶峯闡提照禪師。照為簡州人，妙齡遊方，謁芙蓉楷公於大洪，有得而去。及楷公辭大觀之詔而嬰難，照自三吳急趨從之，於途中大悟，楷公遂以投子之讖而系照。是照與丹霞淳輩為伯仲，淳之視師猶子也，是師與真歇、了宏、智覺又雁行焉。師生十歲，不肯知書，多私夜坐，喜公晝寢，其父戲目師為懵然子。然師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出語間合聖誥，其父又鍾愛之，異於諸子，嘗稱於門客曰：吾懵然不懵也。師弱冠，夢異僧授偈四句，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其傍所載，即向夢所授之偈也。自是持念不忘，一切世典，過眼即罷之。年二十，隨父任漕西洛，每閉閣凝坐，或連朝不許進食，人俱恠其所為。一夜，擬吹燈就寢，忽大悟，連吐數偈，其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者裏已天明。於是嘯歌自若，人益恠之。其父欲授師世職，師固讓於從兄，乃告父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名利場中？遂力求出家。其父知師志決，不可以章綬綰也，乃旌師祝髮，具苾芻戒。遊方數載，名振京師。政和間，機投闡提照公於楚南。宣和三年辛丑，徽宗皇帝以真際師號賜之。壬寅，適江州圓通席虛，朝旨以照補之。照辭圓通而居泐潭，師遂應詔，代主圓通。圓通當匡廬之名剎，諸山耆德尚未足師名，領院日，俱往觀之。陞座拈提，眾耳皆聾，其語曰：山僧二十年前，兩目皆盲，了無所覩。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見。二十年後，眼光慚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亂涌，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窠臼。正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卻徵宅道：那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又曰，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踪跡不留，應時消散。當爾時，諸大菩薩，聲聞，羅漢，及與一切眾生，盡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瞥然覷見。

雖然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簡點得破，許你頂門具一隻眼。師住圓通，今古法門所積之廢，無不備舉而整頓之。然以身度人，使人易行。矯清賣高之條，師弗取也。選職任事，以德不以才。嘗嘆曰，寧缺人而廢事，過在一時。若能事而敗化，則遺臭萬世矣。以故衲子游泳於圓通，如魚相忘於江湖。南宋紹興五年乙卯，示寂閣維。烟燄所及，悉有設利。諸方稱師身後佛事，與寶峯照公，皆乘大願而來者也。照公先於建炎二年示寂，其閣維亦得設利無數，舌齒不壞。師之設利，塔於司空山，分窆疊石原。照公設利，則塔渤潭之西峯矣。

智通深禪師

禪師名景深，台州王氏子。幼喜林泉，不樂城居。每翫名山圖誌，恍若身游。年十八，竟走紫籜山之廣度院，求度於德芝沙門。芝愛其標幟不凡，即為披剃。廣度為東南禪窟，瓢笠挂搭者不絕。深輒聞少室宗風，辭芝行脚。芝難之，深泣告曰：日月迫人，速如轉轂。生死事大，敢自放乎？芝憫而遣之。深出嶺而心誓曰：此去若不發明大事，以報四恩，非鬚眉丈夫也。遂扣淨慈象之室。象或垂問，深便依理而默解之。一日，聞象怒叱諸禪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深悚然，束包而去。西入渤潭，謁闡提炤。炤有條約：凡僧來渤潭，須隸名行單半載，方許告香。深犯其禁，直剖己見於照公榻下。照曰：此事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卻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繇分。深頓領旨。炤大喜，乃擊鼓告眾曰：闡提大死之道，深閣黎得之矣。汝輩宜依之。一眾大驚，爭識深面。以故叢林共稱深為大死翁。建炎初，出領興國軍之智通寺。紹興壬子，還台，住寶藏巖。因事民其服，深恬然不辨，順受之。有司知深有道，奏還僧衣。時智朋禪師新從清涼退居明州瑞巖，聞而嘆曰：嗟乎！不陷於榮，不逃於辱，寶藏法兄真得渤潭先師之道矣。我芙蓉師翁之風，不亦大哉！適明守挽朋再赴清涼，朋一笑，書偈付使者曰：相煩耑使入烟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 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遂歿。深聞慟之，乃上堂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羚羊絕跡；蒼梧月鑠，丹鳳不棲。所以道：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若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玄。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三月十三日，深為眾小參罷，便告寂。有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竟斂目而逝。深自復僧衣，其陞堂入室，提唱宗旨，切切無虛日。有僧問：

正中偏？深答：黑面老婆披白練。偏中正？答：白頭翁子著皂衫。正中來？答：屎裏翻觔斗。兼中至？答：雪刃籠身不自傷。兼中到？答：崑崙夜裏行。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深曰：捉得烏龜喚作鱉，乞師再垂方便。深曰：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曰：何得干戈相待？曰：三兩線，一斤麻。深之道眼精明，機用自在，於寶峯門下稱賢肖焉。

贊曰：芙蓉之後，異苗番茂，而闡提炤公輩可想也。其門弟德止禪師，不假師授，神悟絕倫，傾當世有國者，時稱為太陽再世不謬矣。至於景深禪師，則炤公獨提獎於人天眾前，師資緣會，夫豈偶然哉？及其弘道，而榮辱喧天，人風確不可撼，在往哲有所不能而獨能之，非深得驪提三昧者，其可得歟？嗚呼！二師於諸樂並作之際，而大振黃鍾，則遠錄公之功政未替也。

龍牙才禪師

禪師名智才，姓施氏，舒州人也。進止勇猛，有囊括之志。斷髮為大僧，趨最上乘，遂得旨於佛鑑懃公。公補太平，時眾多務繁，才自典犖鑊，一眾仰焉。又謁死心禪師於黃龍，死心輒拈百丈埜狐公案以徵才，才遽對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曰：死心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死心便打，才拂袖趨去之。死心後知，乃嘆曰：太平之風果不寂寥。政和初，佛鑑自太平移智海，才造省，佛鑑以智海之眾命才首之，才辭不就，乃隱嶽麓。佛鑑遷蔣山，才又造省。時珣禪師為座元，有僧以女子出定因緣請珣批判，珣曰：瞿曇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鐵。文殊貪尋鍋子，罔明緜來著楔。歷觀大地眾生，不解閉門作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春山如黛潑。其僧不領，乃請決於才，才曰：女子文殊與罔明，禪徒畢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波濤元是水。僧有省。珣笑曰：須是我才蘇嚕始得。才居嶽麓時，因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為拈掇。才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才曰：蘇嚕蘇嚕。故叢林稱為才蘇嚕云。才遷潭州龍牙。龍牙有眾數百，不以聲色，而出入提揭如左右手。均勞逸，預險夷。木榻之側，片笠不完。禪徒飫染其味，昂昂自若。一以胎風雨鷇之舌，敲唱玄猷。故居十三載如一日。有語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未會，兩箇鸕鷀扛箇鱉。紹興間，退居雲溪。忽集眾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眾大驚，攀戀之。至二十三日，又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花。佛及眾

生，並為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良久，喝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竟長往火浴，收五色舍利，塔於本山。
贊曰：佛鑑嘗謂才公云：住持有三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為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故才公開化二十載，眾敬畏之，如羽族隨鳳，懷其德也。是時死心善罵，天下聾縮，獨於公則嘖嘖延譽於不衰，豈徒然哉！

性空普菴主

禪師妙普者，字性空，漢州人也。公性少緣飾，好面折人，能與公游者，始終皆播令名。公嘗以短策荷敝衲，歷諸名山，不喜同眾挂搭，或宿古廟，或寄閒房，有以耐叢林而諫公，公為諾諾而已。及見死心於黃龍，乃折策堅依之，竟得黃龍之旨，死心獨奇公。公慕船子遺風，辭抵秀水，結茅青龍之埜，吹鐵笛自娛，愛發新聲，嘗歌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千戈治太平。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窮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建炎初，徐明唱叛，道經烏鎮，恣殺戮，鷄犬絕聲，公憫之，乃曳履獨往。或以險難止公，公曰：隨緣赴感，吾之願也。賊見公偉異，疑必跪伏者，執問來端，公曰：吾乃禪者，欲抵密印寺，豈有他哉？賊怒欲殺，公笑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去，何以怒為？願施一飯以為送終。賊意稍解，授以肉食，公如常應供。出生畢，乃曰：孰當祭我以文？賊相笑，顧不答。公曰：吾自為之。賊復相笑，遺以禿筆。公起，大書於空壁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二十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字勢飛動，數壁俱盡，遂舉筯飫食。賊徒爭視大笑。公食罷，復高聲招曰：來！來！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又大呼：斬！斬！賊大駭異，令衛出之烏鎮。廬舍獨全，公之惠也。道俗聞益皈仰，以名剎致公不顧。或說公從上付託之重，公輒以鐵笛揮之。紹興庚申，命造大盆，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持笑曰：風流老子，灼有商量。壬戌持至，見公尚存，相敘歡甚，占偈嘲曰：咄

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鱉。去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說。公笑曰：惟待老兄證明耳。令告四眾，眾集，公為說法，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哩。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弄笛順潮而下，緇素隨至，不可勝計，望欲斷目。公取塞脣水而回，眾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引聲拍掌長歌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後三日，灘頭趺坐如生，四至爭往迎歸。留五日，異香不散。闍維時，有二玄鶴徘徊空中，得舍利大如菽者莫計，塔於青龍。其尺楮片言，流播人間，珍如珙璧。

贊曰：余考建炎之擾，高蹈物表，不無其人。普公直躡不測之壘，因機示教，布置節次，毫忽不亂，此其智力、願力可稱兩足矣。惟顛末追慕船子，雖釣盡清波，金鱗不遇，而公之慈風凜然在也。

龍翔竹菴珪禪師

禪師名士珪，號竹菴，蜀郡成都史氏子，乃龍門佛眼遠公之高弟也。說法於江南浙閩諸大名坊。珪有密行，喜推獎人士，一與珪接者皆成美名。珪初依止於大慈沙門宗雅，研究楞嚴。而雅亦僧杰也，默察珪器度宏大，意欲珪南詢，乃盛贊真歇之為人。蓋歇未出蜀時，亦習講於成都大慈。珪味其指，棄講謁諸名宿。雖經賞識，未豁所蘊。晚登龍門，擬以平時所得舉似佛眼。佛眼知珪，命典堂司，不得辭。珪以未伸所解為悶，幾入方丈，多遇高菴、正堂輩在焉。高菴、正堂時稱明眼。珪慚，乘間問曰：絕對待時如何？佛眼哂曰：如你僧堂中白椎相似。珪不領。至晚理前問，佛眼唾曰：閒言語。珪背汗淋踵，弗吐一詞而出。因嘆曰：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吾蜀周金剛不謬矣。政和間，開法天寧，浩歸湖海。馮濟川嘗以珪之玄要頌舉似妙喜，妙喜稱之。及濟川除給事，珪同日受詔住雁山。能仁時稱佛眼門下表裏二檀樹焉。真歇居江心寺，有大名。聞珪將至，恐東甌未廓所見，乃過江迎珪，大展九拜以誘甌人。珪未視篆，有嫉者深夜縱火，能仁燬盡。珪就故址結茅，乃示眾曰：愛閒不打禾山鼓，投老來看雁宕山。杰閣嶽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未幾，能仁復成。初，寺燬，隨珪之眾多背去者，寺成復歸。或曰：彼彼以成敗事師，非義侶也，請勿收錄。珪曰：不然。境風所飄，力未充也。若棄之，豈慈攝之義哉？真歇移徑山，珪補江心。江心有僧久居閒房，不預參列。值珪陞座，攙眾出，問曰：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珪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未審意旨如何？珪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珪曰：靈俐衲僧只消一箇。珪乃曰：馬搭鞍，驢推磨，靈俐衲僧只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祖意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其僧脫然，終其身不露姓字。珪後住閩之乾元，有慧溫入室，珪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速道將來。溫有省，大笑起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村猛虎，齩殺南山大虫。珪諾之。又移居鼓山，進院至三門，德昇把住問曰：國師不誇石門句，請師速道。珪震聲喝之，昇亦領旨。珪既年老，罷上堂，惟臨軒隨機，不計旦暮而已。以紹興丙寅七月晨起，沐浴陞座，命聲鼓集眾。眾方集，珪顧視左右，就法座泊然坐化。茶毗，舍利無數，送者均得之。塔於鼓山。

贊曰：竹菴以魁梧奇偉之姿，初剃染即受知於宗雅，遊方復際遇於龍門，及行道又逢真歇而襄之，輒與高菴、正堂輩齊名海內。噫，其所謂獅子乳得器，有以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一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二

祖奇二首座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其他孰與焉？悲夫！眾生之見，以形影為高，以肝膽為遠，遠則生疑，高則生慢，慢疑之疾，痼於胸次，所以與道日劫相違。故大慈示現，始假之以名，終昭之以跡。然名忘，則形影之山非高；實跡，則肝膽之地非遠。俾血氣之屬，莫不一貫而歸之，且名跡又安可少哉？達士則不然，若華亭白丁，日擾戛於烟波渚月之間，投之者有夾山；至於城隅破院，一語之下，識老僧而終，嗣之者清涼也。又若貫首座，單丁三十載，至今聞其風，莫不高山在仰。嗚呼！豈盡必萬指圍遶，始稱有志於道，而後定向往哉？余輯傳，見有宗振首座者，出昭覺之門，嘗書壁云：住在千峯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落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味其語句，葢龍山、大梅之儔也。惜後事莫考，不可得而傳。惟祖、奇二首座，能窮山地之高遠耳。倘所謂有得於道者，非耶？傳曰：道祖首座者，成都人也。緇裘敝履，健於遊操鄉音。見圓悟，眾笑之。然悟愛其品堪任大法，乃以即心是佛話，上下鞭策之。祖忽開悟，於是出語驚人，人莫測也。一日，圓悟白眾，以祖為堂中第一座。眾竊議曰：老漢大有鄉情在。祖輒為眾入室，騁其石光電閃之機。素稱強項魁杰者，皆為失色。尚餘二十許人，祖驀擊案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左右無對。祖擲下拂子，奄然脫去。眾大驚，亟聞圓悟。悟至，召曰：祖首座。祖張目視之。悟曰：抖擻精神。祖點首，竟長往矣。

世奇首座，亦成都人，常隨佛眼和尚，其慈祥博厚，為眾所仰，真參實請，不間寅昏。佛眼每嘆曰：若奇闍黎，可謂晚季之精進幢子也。奇既得旨於佛眼，佛眼命奇首眾於龍門，奇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鍼刺眼，毫髮有差，睛則破矣。願盡未來際，生居學地而自煅煉。佛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原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眾藏。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每與宿衲盤桓糾結處一語釋之，佛眼益為嘉嘆。一日，集眾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良久，震威一喝而終。自是之後，宇內禪社常追繹二首座之風以率眾焉。

贊曰：建叢林，立宗旨，獨掌委，不浪鳴。自我本師能仁分座於多寶世尊之後，其激揚法化為人天眼者，斑斑較著焉。今觀祖、奇二

公，以去來自在三昧，克壯一代宗猷，豈偶然哉？或以九峰侍者之機而冐按之，所謂夜郎王初具君臣，不知漢大也。

護國此菴元禪師

此菴禪師者，東甌人也。出張氏，名景元。元以妙年謁圓悟勤公於鍾阜，公即許元入侍。時悟公左右皆顯名宿德，元與之抗。或議其少叢林，公不顧。然元不離公榻下，洞徹玄旨，機發觸眾。有訴於公，公笑曰：我家聱頭侍者，汝姑避之耳。自是眾憚其鋒。靖康改元，圓悟歸蜀，元辭還浙。悟公曰：向去有人問你作麼生？元拊傍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抵對？公大笑曰：我有些子禪，被元聱頭一布袋盛將去也。叢林又共稱為元布袋云。圓悟乃題小像而付元曰：平生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卻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刁刀，奮金剛鎚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為渠儂併拈出。元既受囑，鏟彩埋光，不求聞達。耿龍學守括蒼，因閱圓悟錄，得元之為人。時南明虛席，遂遣使物色之。至台之報恩，獲於眾中，迫授南明之命。眾尚咿唔，無信可意。有僧問曰：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元曰：八十翁翁嚼生鐵。進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報恩方丈古禪師乃靈源高弟，深駭異之，即推崇元，勉應其命。元受請日，古公先引座，舉白雲見楊岐，岐舉茶陵悟道公案請元批判，元乃陞座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新南明則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錯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槌打破。舉拂子云：還會麼？棊逢敵手難藏拙，詩到重吟始見工。於是海眾聞風，奔集南明。南明開堂日，僧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元曰：殺人活人不眨眼，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元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溈仰宗？元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如何是法眼宗？元曰：箭鋒相值不相饒，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元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僧曰：向上還有路也無？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元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元曰：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又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元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元曰：莫妄想。又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請師速道。元曰：眨上眉毛。乃曰：威音王已前者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者隊漢落二落三，而今者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

得出麼？舉拂子云：吽！吽！又曰：埜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家還知落處麼？金剛堦下蹲，神龜火裡走。又歷應仰山、連雲諸剎，晚遷天台護國寺，寺久廢，元樂而新之。紹興丁丑，輒請西堂應菴禪師首眾，以後事囑之，俄頃握右拳蛻去，年五十有三。坐三十五夏，荼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於寺東劉阮洞前。松窓居士錢端禮聞訃，乃喟然曰：吾師何獨行也？適平田簡堂禪師并瑞巖、國清二主人至，禮與詳敘達旦，遂書語別之，置筆顧曰：先師握拳而去，禮坐去好？臥去好？簡堂哂曰：一去便了，理甚坐臥？禮合爪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正坐斂目而逝。簡堂名行機，後住國清或菴，住焦山，而元公之道大弘焉。

或菴體禪師

或菴禪師，名師體，台州羅氏子也。師事此菴，兄事簡堂。簡堂既得契證，因密言於此菴曰：體公他日十倍於某，願和尚憐之。此菴默然。自是護國諸役，皆遣體任之。體勇於謀道，雖百冗終歲，未見喜慍之色。忽徹旨於此菴，一喝之下，乃投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者回不作探花郎。此菴密書片紙而付體曰：老壽開花，隹火結子。體乃匿跡天台，居無定所。崖穴之士，率得法利。丞相錢公象先，遂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體宵遯去，錢公深為太息。乾道初，遠公瞎堂住國清，因見體題圓通像贊曰：不依本分，惱亂眾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模壁行。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耶？徧索之，得於江心寺。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僧問體曰：一種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體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叢林雜然稱善。瞎堂遷虎丘，體就省。道俗聞體高風，力以覺報蘭若延之。覺報舊名老壽菴，體忻然來就，以為此地符先師所讖。體初住老壽，衲子難搆。瞎堂嘗謂體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強。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汲深。鴟鵂夜撮蚤察秋毫，晝出瞋目不見丘山，葢分定也。於是體別展機宜以歸。來學室中，常摩捋苕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苕帚柄，彷彿赤斑蛇。學者擬議，輒舞苕帚柄駈之。有老衲請其旨，體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爺。僧傳至虎丘，瞎堂曰：者箇山蠻杜拗子，放拍盲禪治你那一隊埜狐精。體聞，說偈曰：山蠻杜拗得能憎，領眾匡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苕帚柄，拍盲禪治埜狐僧。瞎堂知之，大笑而已。晚移焦山。上堂，舉臨濟四喝話，乃召眾曰：者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

著地，與諸人分明註解。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踞地獅子？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又曰：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虫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癖病，不怕冷油韲。拍禪床，下座。又雲：水率以十智同真，浩浩商量。體曰：朝暮三四，豈良狙哉！乃大書於僧堂，曰：陽春白雪非難和，藻鑑水壺豈足觀。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有居士愛問諸禪，曰：夫婦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江湖對者不滿其意。體寄以語，曰：小出大遇。居士從此不問話。淳熙己亥八月，示疾，召眾言別，曰：先師結子之讖，今其時矣。眾涕哀不已。體揮其手，復彈指，曰：鐵樹開花，雄鷄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遂趨寂。先一日，手書并硯寄別侍郎曾公。逮曾公奔至，以偈慟曰：翩翩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空。

贊曰：千峯合嶽，嶽影自崇；萬籟靈秋，秋光自迥。葢理之必然也。顧瞎堂索或菴於寂寞窮海之心，豈閒相識哉？然或菴一出，天下英靈霍然左袒。揆厥所繇，聱頭之禪峻矣。乃其後葉與瞎堂遠公齊鳴，豈非漢家子弟盡隆準乎？

文殊道禪師

禪師名心道，眉州人也，生徐氏。性剛毅，矜氣節，施德於人，使人不知。赴人之厄，如救己溺。然厭世法，布衲芒鞋，出入古招提意趣，純一苦行頭陀也。以三十歲出家，自恨其晚。習教參禪，寒暑衣不解帶，遂為佛鑑懃禪師之長子。襄守慕其節操，請主天寧。解包之日，一拂臨軒，龍象不啻子來。後遷常德之文殊寺。宋道君皇帝宣和初，尚方術，敕改僧為德士，天下禪林剎竿易號。一時我諸老宿皆結舌而遯，惟道公與祖鏡英禪師受詔。英仍住太梅，道仍住文殊，人譏之。道束髮加冠，陞座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眾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

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布軒前，妙著出神仙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卻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英公則恣筆注老子以進道君。道君嘉悅，命頒道藏流行，乃賜英冠珮壇誥。人復譏二公為佞。次年復僧，道公陞座曰：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貌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大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讖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於茲。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酌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番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手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秖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是一箇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英公獨不改服，仍冠珮逍遙山居大梅。人益譏之。道聞而嘆曰：大梅老真不忝雲門之裔也。後果於南宋紹興間擊鼓集眾，捐冠珮象簡於地，乃露頂披伽黎，拈拄杖說妙法竟，擲下拄杖，斂目而逝。(英嗣九峯韶，為雲門六世。)道居文殊既久，時南北烽燧競發，宇內叢社率苟簡安眾而已。道獨不然，有以翰墨隨身，常嗔訶之。或問其故，道嘆曰：嗟乎！取捨情存，是非鬬亂，行未一尺，說便一丈，不足取信於天下。使血氣之屬偷心不息者，皆此輩也。而握造化之柄，能辭其責乎？言訖潸然。建炎三年春，示眾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請南避之。道叱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哉？賊至，道端坐木榻，若不知賊疑，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眾大駭，引蓆覆之。及靖，火化，顏不少異，香烟如雲。門人慧方聞道嬰難，則隱於潭州，不肯應世。其繼文殊席者，乃思業也。業世為屠宰，因戮猪，忽徹心源，棄刀走文殊，呈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道公笑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業作鼓刀勢，公頷之。

贊曰：戈矢播廣長之音，梟獍說殊勝之法。處違常順，履險常安，道公得之矣。公詞華閎放望，葢天下不許參。徒馳騁翰墨，葢亦三折股。而知醫者乃云學道所以了生死，豈虛言哉。又與大梅脫印同文，所謂其利斷金也。

宏智覺禪師

禪師名正覺，姓李氏。李氏為隰州善族，覺公生則肉環特起於臂，蓋其母孕時夢感之徵也。七歲，日誦數千言，佛陀遜禪師見而大異，以法室祥麟記之。又四載，公果得度。年十八遊方，決誓而行，親友俱賢之，遂依枯木成禪師於香山。香山多佳士，成獨器公。公受嚴折不發，聞誦法華經有省，即陳所悟於成。成指臺上香盒曰：裏面是甚麼物？對曰：是何心行？曰：你悟處又作麼生？公畫圓相呈之，又拋向後。成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曰：錯。成曰：別見人始得。公諾諾而去。造丹霞時，丹霞淳禪師居焉。淳為芙蓉楷之子，揩嗣投子青，青嗣太陽玄。玄公神觀奇偉，慎其付授。年至八十，嘆無可繼者，乃以皮履直裰寄浮山遠錄公，使為求法器，兼讖以偈。偈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遠既任荷兩宗，居聖巖，出洞下宗旨示青，青悉玅契。遠以大陽頂相皮履直裰，令青續其宗系，故青為淳之祖，而淳為青原思下十二世也。淳受公展訖，即問曰：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對曰：井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簾。曰：未在，更道。公擬議，淳以拂打曰：又道不借。公大悟其旨，便作禮。淳曰：何不道取一句？對曰：某今日失錢遭罪。淳輾然曰：未暇打得你。自此丹霞白椎日，非公莫敢發響。淳移大洪，命公居七眾之首。四年，又分同門真歇了之座於圓通。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歷舒州太平、江州圓通能仁、真州長蘆，俱為禪衲區藪，而洞上之風大廓。有問五位宗旨，公以頌示曰：正中偏，霽碧星河冷浸天。夜半木童敲月戶，暗中驚破玉人眠。

偏中正。海雲依約神仙頂。婦人鬓髮白垂絲，羞對秦臺寒照影。

正中來，午夜長鯨蛻甲開。大背摩天振雲翼，翔遊鳥道顢難該。

兼中至，覿面不須相忌諱。風化無傷的意玄，光中有路天然異。

兼中到。斗柄橫斜天未曉。鶴夢初醒露葉寒，舊巢飛出雲松倒。

建炎初，又住天童。屋廬湫隘，衲子結草樹，居常數千指。未幾，所廢俱成，而宏勝冠南國焉。有羽客私進乾汞之術，公曰：我輩非不能也，顧欲檀家有所植福耳。為汝驗之。以汞納口，坐踰時，吐白金於地，客駭謝而去。公之再住天童，適金人陷明州，諸剎皆燬。及窺小白嶺，見谷積陰雲，疑有伏甲，懼而退。時江聲絕渡，千二百眾俱安牀藉，知事憂之。頃之，嘉禾錢氏致穀千斛。歲雖艱，遠施無厭。贍眾之餘，存活白衣老少數萬人。有詔移靈隱，未越月解歸。公於天童計三十載，而名號所彰，萬方革面。上堂曰：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又曰：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為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為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卻了

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僧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曰：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僧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也。曰：透一切色，超一切聲。僧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僧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公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又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公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如何是向來底人？公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公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公提唱語句，湖海爭馨炙之，均以為因公得見青、楷二尊宿也。公雖年老，日常過午不食，縷絲不衣。有巨賈獻奇製新錦，公堅卻之，曰：為老僧一人，勞千里信施，老僧不忍居也，必不已估直以供眾。是以廉約成風，天下效之。紹興丁丑九月出隊，言別於越帥趙公令詪及諸檀信。次月七日還山，遂作書請玅喜主我法門後事。已而沐浴更衣，告眾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俄報玅喜至，公泊然蛻去。玅喜為公剃髮，舍利隨指而下。龕留七日，顏不少異。塔於東谷，謚曰宏智，塔曰玅光。

贊曰：觀覺公唱教，當乾坤鼎沸之秋，闢啟東南，縝言密行，為湖海傾歸，玅喜尚左遜之，其餘欲並駕爭驅，知其孰可也？嗟乎！洞上宗風，微公孰慰浮山之望，而足太陽之心哉？

真歇了禪師

真歇禪師，諱清了，蜀之左綿安昌雍氏子也。生有慧根，眉目疎秀，神宇靜深，見佛則欣戀不捨。年十一，依聖果寺俊僧受業。又七歲，試法華經得度。具戒聽講，玄解經論，以為言說終非究竟。出峽直抵沔漢，扣丹霞子淳禪師。淳問：如何是空劫時自己？師擬對，淳掌之，師契旨。翌日，淳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師趨進曰：今日瞞某甲不得也。曰：試舉看。師良久，淳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輒北遊五臺京汴，南抵儀真，謁長蘆祖照，一語契合，命為侍者，踰載分座。照常以老疾擬閑退，夢人告曰：蜀僧可代。照未決蜀僧為誰。至宣和壬寅，照病篤，恍省前讖，蜀僧即了首座也。廼囑經使陳公，請了繼席。長蘆開法，以香酧丹霞。淳語曰：我於丹霞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於是洞宗大振，禪流如歸，亦多照公遜席之

力也。及照歿，師以父禮行喪事，亦宜矣。師居七載，建炎二年戊申，南遊普陀，以漚和機引導海山，七百餘家皆棄網業。庚戌，應天台國清寺，尋受閩之雪峯。紹興五年丙寅，奉旨補明州育王寺。育王院務曠販，不易承理，因遞代逋負，幾二十萬貫，咸為師憂。而師居未幾間，償舊逋負十有八九矣。戊午，詔遷蔣山，疾辭不赴。明年，朝旨以溫之龍翔、興慶二院合一禪林，詔師主之。僧集如雲，齋粥不繼，朝以法田千畝賜之。又詔主雙徑。慈寧太后建崇先寺居師，賜金襴銀絹法物，隆渥殊甚。師以為可作歸休計。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卻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云：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尋示疾，中使問候，師從容敘謝。乃呼首座曰：吾行矣。跏趺瞑目而逝。時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十月朔日也。越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五夏。凡七處說法，五承紫泥之詔。得度弟子四百，嗣法者宗玨等三十餘人。所編語錄二集若干卷行世。其語曰：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玄淵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芒，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云：雲蘿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師之語句精妙，約類如此。僧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女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秖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厨看煑麪次，忽桶底脫，眾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煩惱？曰：和尚即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麪臨機勘辨，約類如此。

贊曰：師初於丹霞掌下洞徹根源，便乃遨遊南北，衡抗時機，不無離師太早之譏。殊未知真龍不借涓滴而能霖霈九天，豈與點額鈍鱗同日量論哉。況師夙承弘願，以英偉之操深明的旨，宜請假觀方，非分外也。不期際長蘆推代之風雲，卒爾廣澤，宜矣。故曰：得時而動，則功成百世。其師之謂乎。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二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三

虎丘隆禪師

禪師，和之含山人也，名紹隆。機投佛果勤禪師，出世開聖，次遷彰教。果還□，移居虎丘。時佛果門贊，雖有妙喜輩尚菴居，楚吳衲子惟趨虎丘，故虎丘法筵之盛，無異佛果之住蔣山也。師凡見學流，必以湛堂、死心諸宗匠而龜鏡之。葢師初為大僧，輒知有於長蘆信公言下，因慕佛果老人造夾山，而道緜寶峯見器於湛堂，又過黃龍抗機於死心。抵夾山，適佛果移道林，師從其行。佛果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竪拳云：見麼？對曰：見。曰：頭上安頭。師脫然契證。佛果復召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佛果深肯之。於是二十載侍從於果，而隆睡虎之名飫驚叢社矣。宣和間，辭歸省親，因住褒禪山。靖康改元，領開聖，為建炎之擾，退隱銅峯。尚書李公光起師居彰教間，有老宿聞而笑曰：瞌睡虎今插翅矣。紹興癸丑，遷平江之虎丘。虎丘為南國衣冠之藪，懷香請益外，掀禪床喝大眾之輩騰騰不絕。僧問：為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一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秖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據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即就。曰：秖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古人到者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滿口含霜。曰：何必如此？師曰：闍黎又作麼生？曰：痛領一問。師曰：也須吐卻諸方。以師之機類於五祖，其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簡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又曰：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它向上關棙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

到。還委悉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諸方又以師語類於白雲。白雲端和尚嘗立祖堂，昭享先澤，師追繹其事，圖其像而安奉之。故有語曰：天子之廟九，諸候之廟七。況金輪世譜，寧甘草草飲水？遽昧其源，於義安乎？於是叢林咸遵行焉。師前後據室，嚴展化儀，不以獅乳暴迸非器，所以得法於師者，氣宇如王。丙辰五月，佛果訃始至，師乃白眾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虎丘院事。復索筆書最後法語，儼然化去。壽六十，坐四十五夏，塔於本山。有門人應菴華禪師，

應菴華禪師

應菴禪師諱曇華，北宋徽宗崇寧癸未生於楚黃江氏。神彩炳異，識度持重。年十七，具決定志，津濟羣品，棄家得道於虎丘隆公。隆先妙喜受印於佛果，佛果嗣法東山演禪師，而應菴為東山之四世也。當時推二甘露門，謂楚西有應菴，浙東有妙喜。妙喜謫梅楊，有傳應菴法語至者，妙喜譽不容口，以偈柬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恠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一脉通。應菴之語曰：九年面壁，壞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橫古路，一馬生三寅。又曰：十五日以前，水長船高；十五日以後，泥多佛大。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悉皆歡喜，謂言：打者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山僧不覺通身踴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眾：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又曰：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嘴。黃河三十年一度清，蟠桃五百歲一次開花。鶴勒那皷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卻帖。又曰：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看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種錯用心，歸宗不堪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其前後語要約類如此。僧問：秖者是埋沒自己，秖者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速道。曰：玉筯撐虎口。僧曰：一言金石談來易，萬事鴻毛脫去輕。曰：莫謾老僧好。侍郎季浩擬達所畜，應菴驟起揑其胸曰：死後向甚處去？浩噤不能發，應菴叱退之。浩不旬日，徹見臨濟宗旨。其妙密鉗鎚又類如此。故一時無表裏貴賤，耆艾飽參，經其爐韝，無不汗下心死。隆興改元五月，虎丘忌晨，應菴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

牀，縣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已而以叢林囑累教授嚴康朝，以滹沱正宗分付密菴咸杰。次月將告寂，猶挂牌入室。或以偈請，應菴呵曰：吾長笑諸方所為而自蹈之耶？區分院事，洪纖不遺。趺坐遷化，世齡六十一，僧夏四十三。塔於玲瓏巖之外岡。未踰月，妙喜亦遷化。初，應菴道既通，聞此菴元布袋住連雲，深山廣澤衲子難近，徒步訪之，故為分座，而連雲之風立震。已而主明果，則雪堂每過，盤桓永夜。間有竊議者，雪堂叱之。應菴凡八歷名剎，兩住歸宗，始明果，終天童。其居天童時，妙喜亦生，還住育王焉。

贊曰：臨濟宗枝若無首山，幾到大風吹止；虎丘命脉一有應菴，家聲始不寂寥。如珠中如意、花裏優曇，色色改觀。但圓悟為一睡虎發其千片之弩，豈有鼷鼠怏怏負其所望哉？

大慧杲禪師

禪師宗杲者，字曇晦，別號妙喜，大鑑十五世圓悟勤公之嗣也。妙喜出宣州寧國奚氏，年十三就鄉校，不旬而棄之。親奇其志，乃許衣緇成大僧。徧探諸家語錄，於雲門、睦州尤篤意焉，竟有五家淺深門庭之疑。遂請益於廣教珪公，珪示其節目，妙喜輒領意。珪私嘆曰：杲乃再來人也。妙喜又棄之。遂至真如喆座下，入慶藏，主賢蓬頭之室。因之過黃龍，謁晦堂，跨東林，參昭覺，俱雅珍愛。妙喜又棄之。往見心印詢，詢與語連三日，大奇之，欲留不可。因指見湛堂準公於寶峯，機辨縱橫，準漠然不諾，妙喜始伏膺事之。及準疾革，妙喜惶啟曰：某向後當見何人？準曰：有箇勤巴子，當能了子事。準歿，乃繭足千里，請塔銘於張公無盡。無盡時為禪室領袖，契之，囑妙喜必見川勤老也。會東京天寧席虛，詔起蔣山勤禪師為住持。妙喜心慶曰：此天賜我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相許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遂入勤公之室。聞公拈提，朞年不敢犯其機。一日，公舉東山水上行公案以示眾，妙喜躍然，急呈所得於公。公曰：未，未！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令居擇木寮，為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公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妙喜擬對，公輒禁之，乃至握箸忘食。公笑曰：者漢卻參黃楊木禪也。妙喜益茫然無措，乃堅請公在五祖時問答，公良久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先師但向我道：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先師則云：相隨來也。妙喜豁然大徹，連呼曰：我會也。於是隨聲酬對，勢如湧泉，公拊掌稱善，舉以首眾，宿衲皆下之，士紳爭相從遊，丞相呂 公舜徒尤悅之，奏賜紫衣，號佛日禪師。是時已有詔移勤公住雲居，賜號圓

悟，圓悟又以妙喜首雲居之眾，其秉拂小參，萬指軒騰，昭覺元禪師出問曰：眉間挂劍時如何？妙喜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曰：問得極好，答得更奇。於是海眾爭頌老東山之再見也。圓悟還蜀，妙喜始菴居古雲門，遷湖南，轉江右，入八閩，又結菴洋嶼。僧曇懿者，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祥雲，法席頗盛，妙喜知其所見未實，致書令來，懿故不起，妙喜鳴鼓痛斥，榜告四眾，懿乃破夏來洋嶼，妙喜詢其所證，大笑曰：汝恁麼見解，敢嗣我圓悟老人耶？懿傀汗浹背，即退院求侍於妙喜，入室次，妙喜曰：我要箇不會禪的做國師。懿對曰：我做得國師去也。妙喜喝出，復召曰：闍黎！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懿失聲橫趨而去，妙喜笑曰：懿闍黎！此回堪住院子也。又僧彌光，字晦菴，流譽諸方，趨風來見，玅喜命坐而商略，光一一具對，妙喜曰：雖有落處，只是不著所在，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解秖如此，何益也？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語訖，呵呵大笑，光慍而起去。妙喜即撾鼓入室，光顰額而至。妙喜曰：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光遽對曰：裂破。妙喜震威喝曰：汝又說禪也。光乃得旨，遂以書招其友鼎需曰：洋嶼菴主手段與諸方別。需乾笑而已。需字懶菴，乃閩人。幼登進士，絕婚為比丘。一錫湖湘，徧參名宿，以為法無異味。歸隱羌峯絕頂，久不下山。佛心才禪師已挽出，首眾於大乘。需嘗以即心即佛問學者，毅然無可意。光強速其至，會入室鼓鳴，需隨喜焉。妙喜以拂指曰：即心即佛作麼生？速道！需從傍下語，妙喜詬之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為人師耶？即普說，訐其生平珍重得力處，排為邪解。需涕泪交頤，不敢仰睨，乃歸心決擇。一日，垂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對，妙喜連擊之。需釋然，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妙喜之精猛開發，約多類此。時及門者五十三輩，期未半，得法者十三人。丞相張公浚在蜀時，圓悟為言：杲真得吾宗之髓。張公還朝，遂以杲補徑山。徑山之席，常隨二千餘輩方來，無地以容，乃搆千僧閣安之。侍郎張子韶、狀元汪聖錫、少卿馮濟用悉預其列。當是時，秦檜居權，司諫詹大方阿之，曰：鼓唱浮言，謗訕朝政，張九成為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乃坐編置。九成毀衣焚牒，竄妙喜於衡陽。起遣日而惻聲載道。識者曰：日月無私成其明，聖賢無擇成其大。豈杲公之化應南，故天假之以示現於衡陽者耶？且法門正氣表燭千秋，又以羣願所係，公必壽還，何憂哉？凡十載，徙梅楊。雖瘴癘之鄉，而妙喜竪拂不倦，緇素騰騰，仍光風霽日也。又五載，有旨賜還復僧衣，四方虛席迎之，皆不就。最后有旨強起主育王，築塗田數百頃以繼眾食，賜其莊名般若。又二年，改移徑山。徑山益盛，雖龍象互相

蹴踏，而上堂每贊猶子應菴深得先人機用，於是天下益稱其公。妙喜臘高，屢求退居明月堂，告謝方來，莫可禁止。先是，孝宗居藩時，遣內監至徑山見妙喜，獻以偈，孝宗大悅。及在建邸，復遣近侍請上堂，親書妙喜菴額并贊真製賜之。及即位，又錫法號大慧禪師。洎召對，妙喜已示疾。一夕，忽大星隕地，流光四散，鳥獸皆鳴，遂乃告寂於明月堂。親封遺疏，侍僧請留偈，妙喜厲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乃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長往。時隆興改元八月十日也。世壽七十五，坐夏五十八。上覽遺語悽然，製詞奠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見。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全身瘞於菴後，謚曰普覺，塔曰普光。入其全錄八十卷於大藏焉。

贊曰：端祖云：悟了須是遇人始得。余虛度林間數十載，每耳目所有諸道者，莫不據高廣座，自稱曹溪正脉、少室真傳，但惜未遇大慧老人耳。若遇，自當別有壺天。而端祖之言豈謬哉？嗚呼！馬逢伯樂，薪遇中郎，吾宗之大幸也與！

徑山大禪明禪師

禪師了明者，不知何許人。長身大腹，所至驚眾，眾皆稱之曰大禪。大禪機鋒敏疾，儀度豪朗，為妙喜杲禪師會中之龍象。當妙喜住育王時，室中不許下喝，大禪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榜示曰：下喝者罰錢一貫。大禪乃密袖千錢，先頓於地，高聲連喝而出。妙喜曰：柰者漢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大禪即往言：庫司和尚要金十兩。主事者不疑，與之，隨袖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妙喜大駭，徐問知之，為之一笑。一日，妙喜謂大禪曰：你者肥漢，如是會禪，驢年未夢見在。大禪曰：靈山授記，何異今日？妙喜乃以德山托鉢因緣徵其節目，大禪對曰：凜凜吹毛炤膽寒，不容擬議豈容傳？擡眸已是身三段，此是吾家紅鐵團。妙喜嘆曰：此話它日大行去在。於是出赴投子，叢席改觀。次遷長蘆，百廢俱修。嘗過徑山省妙喜，妙喜送以偈曰：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埜干能作獅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團顛倒走。大禪既主長蘆，頗著異跡，雖萬指周旋，而檀施如山，故嘗以布袋和尚擬之。晚年繼席徑山，室中惟以臺山婆子話驗學者。遞菴以偈嘲曰：一按牛喫草，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大禪答曰：干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之。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徑山當妙喜遷化之後，其法政大禪為之再新。然歲計浩大，知事以將來不給為諫，大禪獨以龍天常住慰之。楊和王

夢一異僧，長大皤髯，坦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王異之。次旦，大禪杖履而至，閽人不能止，急啟王。王立見大禪奇偉與夢合，乃炷香設禮。大禪首言：大王莊田至廣，可施蘇州一所，以供佛僧無窮之利也。王未可否？大禪齋畢便出，無他語。是時內外訇傳和王以蘇州莊田施徑山大禪布袋和尚。王入朝，孝宗聞王捨業，為王助喜。王謝歸，遣使至徑山請大禪，而大禪前二日無疾別眾示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或少交睫，即見大禪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為先。善始善終，則為究竟。王嗟慕，即以莊隸徑山。此莊歲計十萬，舟庫皆備，乃大禪之遺光也。初，妙喜謫梅州，防送甚嚴，或為禍在不測，大禪挺力荷枷從行，而師資儀禮旦夕益慎。至貶所，衲子追隨者率二三百輩。妙喜以齋用不給，復慮生議，嘗勉之令去。大禪曰：不可。衲子所抱者道也，所履者義也。況重繭千里，咨決為事，縱拮据辛勞，風波不定，聽之龍天，安忍棄之？遂身任齋粥，每日肩栲栳行乞，至晚則數十人為之荷饋，成列而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十六年似一日。顧妙喜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大禪明之力也。

贊曰：禪師明公於盤錯之際，執禮凜若氷霜，可法也。及讀其生平語句，如神鋒出匣，截鐵如泥。稽其行事，順逆普應，靈異疊出。一時疑為慈氏下生，抑何神也。經云：譬如心王寶，隨心現眾色。眾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剎。信哉。

育王裕禪師

禪師名端裕，會稽人，吳越錢王之裔也。年十四，驅烏於境之大善寺，目光外射有異量，每聞燈籠露柱、佛殿山門之語，則罔然行脚。經宿淨慈，有僧擊露柱云：如何不說禪？裕有省。謁諸名宿，皆以特邁見推，裕終歉然。別見佛果勤和尚於鍾阜，勤每瞬目顧之，裕不領。一日，勤問曰：誰知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裕對曰：和尚合取口好。曰：此猶未出常情在。裕擬進語，勤擊之，裕頓去所滯，自此當機敏絕。會朝廷加勤圓悟，師號主天寧，裕以毫彩典記室，價傾一時。初出住丹霞，眾盈千輩，每挂牌入室，罕有搆機者，裕垂涕長嘆不已，眾俱憤發自新。及遷虎丘，雙徑成大器者數十人。嘗示眾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踪；臨濟入門便喝，總是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塗轍。卓拄杖，喝云：秖者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醒；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拄杖，喝云：總不得動著。又曰：動則影現，覺則氷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車*度]轢鑽。到者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

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沉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又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踪。行說若到，則朵生招箭；行說未到，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又曰：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為甚東弗於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閻浮提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裡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摵拂子云：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拂云：參。紹興庚午十月，示微疾，尤示眾，諄切異往時，眾多涕下。門人法全請垂遺訓，裕振色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訖而逝。荼毗，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計，踰月不絕。弟子分塔於鄧峯、西華兩處。有黃冠羅肇，常頻經問道於裕，適遠歸，獨無所獲，慕念誠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大如菽，色如琥珀。遂再拜於茶毗所，聞香奩有聲，函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裕凡十歷名剎，賜號佛智禪師，終於育王，謚曰大悟。

道場全禪師

法全禪師者，姑蘇人也，姓陳氏，號無菴。早歲，父攜見東齋川和尚，川熟睨曰：若能從我乎？全欣然膝地請名，其父奇之，遂捨斷髮。及遊方，所至正大，人不易就，依佛智於虎丘。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全結舌，但見棒如雨、喝如雷，益迷悶不知所以，頻背眾求示，佛智叱之。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驚汗下，趨呈智曰：鼓吹轟轟祖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智乃肯之。然全所抱慎重，人莫知者。及佛智補靈隱，以全首眾，林下知名。或以大剎請全主持，不應，每蹙額嘆曰：古斷臂以求安心，今賣身以要續祀，吾道殆哉明矣！久之，佛智以年邁歸西華舊隱，全始說法安吉道場，乃拈拄杖云：汝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椰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者裡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道：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汝，還曾收得大食國寶刀麼？切忌口銜羊角。又曰：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以杖橫案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遊徧四大部洲，却來山僧手裡呈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乾道己丑秋，有疾，醫至，全乃讓之曰：為一幻軀，求良醫，覓佳穴，是可忍乎？竟爾告寂。眾泣求偈語，全大書無無二字，棄筆而化，火浴設利五色，塔於金斗峯。初，全居靈隱首座

時，有權道者久參無證，請益於全，全以無住本建一切法徵之，權有省，乃私笑曰：暗裡穿針，耳中出氣。遂定師資焉。

華藏權禪師

禪師名有權，臨安祁氏子也，號伊菴。雖機契無菴全首座，而權益自砥礪。常兀坐如木石，因過堂忘展鉢，隣僧以手觸之。有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裡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大稱賞之，乃召權問曰：心包大虛，量廓沙界時如何？權對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拊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訶佛罵祖去在。於是諸山請權出世，不就。以竿木隨身，遊戲湖江，來往應菴妙喜之庭。會全公歿，華藏虛席，物色求權，權仍却之。或曰：無菴老人法道寧不在公乎？公今拘小節，樂林泉，即潔如巢由，信如尾己，何足貴也？權感起就之。次遷萬年諸剎，常隨萬指，肅如公府，日與眾均其勞逸。或曰：住持安坐演法，何自苦耶？權曰：法末憍慢未得，謂得借位自恣。身帥之且不從，敢自逸乎？淳熙庚子秋示寂，茶毗齒舌不壞，舍利無數，塔於橫山。又分諸不壞塔萬年山寺。權為人剩剛毅，法不容私。有貴人入寺施財，衣冠不整，權終不受。又僧充化主，歸納厚疏，頗有矜色，權叱還之。故門下不易出入，俱以氣節自化。權暮年法令森嚴益甚，有語曰：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栴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

贊曰：佛智三代以穩實起家，當時禪風為之一轉。觀其前後垂跡，如虫書鳥篆，體勢雖殊，諦理則一。使非亞聖大人，曷克臻此？矧止啼饒黃葉之方，而濟譏絕懸沙之秘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三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四

道場辨禪師

禪師諱明辨，吉安州俞氏之子。說法於郡之道場山，以正堂自號。據令端方，毫不苟貸。每緇素入山請法，必令先具香設拜佛眼遠和尚，然後受謁。謁者悚然。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辨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曰：秖如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又作麼生？辨曰：說者箇不唧[口*留]漢作麼？曰：嫩竹搖金風細細，百花鋪地日遲遲。曰：你向甚麼處見風穴？僧曰：耳裡眼裡絕蕭洒。曰：料掉沒交涉。又問：如何是佛？辨曰：無柴燒猛火。如何是法？曰：貧做富裝褁。如何是僧？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曰：古墓毒蛇頭帶角。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曰：虛空笑點頭。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曰：石人拍手笑呵呵。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曰：布袋裡猪頭。如何是向上事？曰：鋸解秤錘。如何是和尚栗棘蓬。曰，不答此話。曰，為甚麼不答。辨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辨機要精悍，每經旬掩室，即近侍罕得見進。然其章訓痛絕名根，不把斷，不暴用，故及門皆三二十載。韜神晦穎，諸方有盛名者，率聞而欽畏之。暮年上堂云，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樁搖櫓，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裡有村齋。又上堂，以杖左卓云，三十二相無此相。右卓云，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稿。又卓杖顧眾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跏趺而化。火後得舍利，塔於仙人山。雪堂見辨達磨贊，乃嘆曰，當今滿目珠璣，慰我白首獨有此耳。其詞曰，昇元閣前懨懨，洛陽峯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杷，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贊曰：辨公初至少林，覽立雪遺跡，乃至隕涕。及出世，必指人知其得法源委，昧者往往以世諦失之，葢擇乳在鵝王也。當時佛眼門下作略逸羣，獨於辨公俱嗟不及。嗚呼，熠熠赤幟，皎皎白眉，千秋節合，其揆一也。

烏巨雪堂行禪師

禪師名道行，號雪堂，處州人也。其父葉公常遊禪社，自稱見獨居士，以積厚流光而生行。行生而岐嶷，壯克節儉，絕笑俚，愛博施。葉公嘗謂行曰：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行茂年，不樂與諸子伍，乃依普照英禪師得度。英

有鑑裁，舂汲樵爨必使行董之。行乘間參請不倦，無所得，辭英參佛眼，因與高菴、竹菴同得究竟法。方是時，佛果、佛鑑人滿大江南北，而佛眼下諸賢多馳化於浙水東西，是以東山法道大闡於三佛。高菴初在龍門時，骨鯁寡交，獨喜行盤桓不間，嘗嘆曰：稠人廣眾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於其間，如一敵萬，庸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漢也。行感佩其言，如雪峯之事巖頭，故終其身未嘗不舉高菴之為人。行居薦福，謂眾曰：我佛眼老人住龍門時，龍象滿席，尚自潸然太息，以為終愧老東山也。今山僧復愧老人倍倍耳。其流涕太息，可勝道哉！行雖寓名山，去就如流雲。聞妙喜之子博山本有賢操，遂達郡守吳公，以本住持薦福，行遷烏巨，為終焉計。及門者有且菴仁、退菴休、晦菴光輩，俱為懿範。行老且病，汪喬年、王十朋來往問道，行答不厭頻。嘗謂十朋曰：金堤千里，潰於蟻壤；白璧之美，罹於瑕玷。況無上妙道，非特金堤、白璧也；而貪欲，非特蟻壤、瑕玷也。要心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又示喬年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見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一日，召喬年囑以後事，沐浴更衣，跏趺而寂。闍維，齒舌不壞，五色舍利烟所至處，人皆獲之。塔於西寺。贊曰：濟下宗師，如鉅鹿鏖兵，萬夫辟易，壯矣！行公去臨濟，其世十三番為名葩秋月，人人得而就之。經云：具足優婆夷得菩薩無盡福、得藏解脫門，能於小器中隨諸眾生種種欲樂，出生種種美味珍奇，悉令充足。其行公之謂耶？

慈化普菴肅禪師

普菴禪師名印肅，政和乙未冬生於袁州宜春，余姓肅。生祥光燭天，蓮生道周，異香遠馥。襁褓中即善世言，夢異僧點其胸曰：汝他日當自省去在。即寤，白母王氏，視胸有赤點如含桃狀，王氏恍悟初徵，遂捨肅於壽隆寺，師事沙門賢公。賢嘗授以法華經，肅曰：諸佛玄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乎道？賢大驚，以大器期之，遂遣行脚侶戒修謁牧菴。忠於溈山度嶺，望叢谷中有跨黃犢人，近之，則忠公所跨者虎也。修擬避，肅下腰包進前不審，忠微笑，以手西指令其前行。將及寺門，回望，惟忠公策杖而來，失虎所在。二人具威儀請益於忠，忠曰：何遲乎？望汝久矣。肅進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以拂示之，肅有省，時年二十九矣。歸壽隆，袁州尹夢金甲人告曰：普菴大士行道時至。言訖，天光五色，尹驚異。適劉長者亦感異徵，捐資鼎建大伽藍，袁尹俾物色於壽隆，請肅主之，號曰大慈化寺。肅既居慈化，楮衣糲食，脇不沾席

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忘情，知心體合，通身汗流，乃大聲示眾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李公長者於此大經之首痛下一椎，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作得滯碍。普菴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大經，徧含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殊、普賢是我同參。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涕歡喜，踴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即說偈曰：揑不成團擘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復謂心齋、圓通二子曰：達本情忘，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各以頌呈，肅不諾，乃引聲長吟以示之曰：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陀無物比況。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迴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廬陵米不用商量。血脉纔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又曰：栢庭立雪，一場敗缺，了無為當下休歇。百市千圍，但只者孤圓心月，不揩磨鎮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只得一橛。十聖三賢聞舉著，魂消膽裂，惟普菴迥然寂滅。俄有異僧，名稱道存，冒雪而來。肅大喜，互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存合爪嘆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而誰？乃指雪書頌而別。於是肅大唱佛眼宗旨。葢其師牧菴忠觀水磨，發明心要於佛眼拂下。後嘗以白木劍迫死心禪師，死心引頸而笑，忠作舞而出。故馮濟川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容慧劍以相揮。忠出入江湖，人莫測之。宣和間，湘潭大旱，禱雨不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時以佛僧目忠。肅既見忠，後亦以神異利濟含靈，藏汙耐垢，不知有己。演釋談章呪，旋天地，轉陰陽，世盛傳之，布於弦譜而弭災焉。至其異跡，不可勝紀。有問曰：師修何行業，而得此三昧？肅當空一畫云：會麼？曰：不會。肅曰：止止，不須說。歸宗賢禪師曰：慈化乃吾黨黃鍾也。惜哉！時流獨傳其跡耳。肅道滿異邦，義學竊疑其宗趣莫詳。肅憫而說偈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一日，書偈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清。乃結跏趺坐，令侍者鳴鐘。眾集，瞑目而逝。時乾道己丑年七月二十一也。

贊曰：荻葦之間，病鳥棲焉。六合之外，曲士藐焉。故肅公現三頭六臂，而傳持祖道，其心良苦矣。悠悠者獨以神通見推，則公之大慈悲願，足乎否邪？

天竺[仁-二+幻]堂仁禪師

禪師名守仁，號[仁-二+幻]堂，洛陽人也。少持重，寬夷好學。初依東京奉先沙門。宣和間，試經於慶基殿，得度。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每游刃膠結之隊，恢有餘地，故互稱曰酥酪仁焉。於宗門語句，則曰：按黑豆法也，何足為奇？然疑周金剛蜀之杰士，胡得藁苴之甚耶？當是時，佛果勤公居天寧，天寧參頭則有宗杲、端裕、曇玩等，擇木寮則有樞密徐俯、侍郎李彌達輩，禪風大盛。仁益疑，乃攝衣探之。值挂牌入室，仁默自計曰：若有所長則得，倘違吾教乘，自當別有議論在。佛果知仁在側，乃召仁問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你還湊泊得麼？仁擬引對，佛果以鐵如意迅擊之，因墜一齒。仁以手抹血，大悟。因太息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同消殞，以為一時表法之詮，安知實有此等境界？至於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不是其人，大難承當。繇是師資契合。住後，每瞋學者滯於奇妙言句，獨以毒棒出沒江湖著其聲。嘗易服過武林，訪圓覺講主。值其陞堂，勾引經文，反覆浩浩，仁從傍失笑。講主下座，請仁曰：上座高隱何處？仁曰：長行粥飯僧，安有定處？曰：適來上座致笑，非我說與經有違乎？仁曰：違雖未違，合則未合。曰：上座能明此義否？仁曰：明則不明，背却不背。講主即請仁陞座剖判。仁即躡履而登，舉經中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以手空指曰：會麼？庭前栽萵苣，萵苣生火筋。火筋生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纔劈破，撒出白油麻。參！講主徹見圓覺宗旨，不從人得，即散席南行。仁為人不務名，不苛察，輪蹄輳集，罕見其面。衲子至，不時進謁。然機要險絕，旦過堂，無宿客。淳熙甲午，召入內廷。上問曰：朕嘗披法典，襄州龐蘊，奇士也。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蘊於言下領會。爾師圓悟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栗棘，[祝/土]殺老龐當陽。若也吞得，管取海內無雙。禪師可中更出手眼，剖朕夙衷。仁對曰：秤錘搦出油，閒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楊州。上大悅。癸亥，丹書復至。仁集眾說法畢，即法座而逝。

贊曰：寶覺云：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切忌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偷心乃可耳。葢仁公以經論鳴世，偷心正熾，及遇本色作家，一擊而絕。骨董即家珍也，忌云乎哉。但其前後垂機，所謂浪子憐鄉客，杯翁愛醉人者，非也。

瞎堂遠禪師

瞎堂禪師者，名慧遠，生眉山之彭氏，為圓悟禪師之晚子也。圓悟復領昭覺，時年老，乃以化柄屬之門賢，其門賢已播海內矣，以故摩竭之令復行於昭覺。而遠新從靈崖來，靈崖為徽禪師所居，得起鐵拂為首座，敲唱黃龍宗旨，遠事之二載，於徽言下得其概焉。然起首座屢誘掖之，遠無留意，乃抵昭覺，侯十日，始得通謁於悟公。公與語，大奇之，嘆曰：吾道未衰也。許遠得非時入室，遠每大跪請益，公但笑曰：將謂吾老矣，故如此著急耶？遠屏氣自失，不敢進言。一日，聞舉龐居士不與萬法為侶因緣，大徹其旨，越眾進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公曰：七珍八寶一時拏。曰：賊不入謹家之門。公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便喝，公以拄杖擊禪床曰：喫得棒也未？遠又喝，公連喝兩喝，遠作禮趨而去。自此機發莫禦，叢林共加其號為鐵舌遠，遂與元布袋輩齊名。紹興間，崛守請居象耳山，不赴。未幾，圓悟順世，遠勃然起曰：芳躅云亡，繼之者誰？高臥北窓，顧可得耶？扁舟出峽，抵淮南開化龍蟠，遷瑯琊，繇瑯琊遷普濟，繇普濟遷定業，繇定業遷光孝，歷十八載，名輩歸之。僧問：即心即佛時如何？遠曰：頂分丫角。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墮金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又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遠曰：木杓頭邊鐮切菜。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曰：研槌撩餇飥。又問：不與萬法為侶，是甚麼人？遠曰：脚踏轆轤。曰：菴裡人為甚不知菴外事？遠曰：拄杖橫挑鐵蒺藜。又問：昔有一秀才作無鬼論，論成，鬼叱曰：爭柰我何！意作麼生？遠以手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鵝鳩嘴曰谷孤孤，又且如何？遠曰：自領出去。曰：東山水上行，明甚意旨？遠曰：初三十一，不用擇日。曰：十二時中如何用心？遠曰：蘸雪喫冬瓜。其機海無涯，約多類此。又過南嶽，寓南臺。是時璉禪師住龍王，與方廣行公皆月菴高弟，道著湖湘，私相語曰：此間壁立萬仞，遠來何所措足乎？故請陞座。設三十餘問，皆從上諺訛險節關棙，遠畢酧之，辭旨超倫。璉等屈服，欲以名剎居遠，遠不顧。東隱天台，來往國清、護國、鴻福三寺。乾道丁亥，平江守以虎丘迎遠，又奉旨歷崇光、靈隱二處。孝廟常召見，咨詢法要，加號佛海禪師，名儒日遶座下。以居士身而嗣法者，則有內翰曾開、知府葛郯。郯號信齋，聞遠發揮即心即佛之案，有省，而呈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裡倒翻身，埜狐跳入金毛窟。遠曰：公見處只可入佛，難入魔在。郯愕曰：何也？遠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郯乃領旨。曾開字天遊，久升圓悟大慧之堂，聞風來訪，故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露柱燈籠，猫兒狗子。曰：為甚贊即歡喜，毀即煩惱？遠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開變色

曰：三十年參方，何言不見？曰：向煩惱處見，向歡喜處見？開擬議，遠喝之。開復擬進語，遠搖手曰：開口底不是。開愧，汗透重襟。遠召曰：侍郎向甚處去也？開猛省，踴躍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笑曰：也秖得一橛。妙喜在嶺南，因閱遠語錄，大駭曰：老師暮年有子如是耶？遂以圓悟所付法衣寄贈之。於是江湖以為遠公見超妙喜云。一日，忽示眾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處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總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時都下喧傳，頗疑之，遂達上聽。至期，無疾陞座如常。然士庶競集，上亦密遣中使伺起居，遠命侍者並赴堂。及齋畢，寢室宴然，白氣氤氳。侍者入帷，見猿行者手捧卷，莊立榻前，遠已化矣。急取行者手卷視之，乃辭世偈也。偈曰：拗折秤錘，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四眾殷留十日，受朝廷最後之供，其顏不少異也。年七十四，坐五十九夏。遠公素蓄一黑猿，馴知人意，名曰猿行者，亦悠然脫去。其小師道濟及緇素，奉遠公塔於寺之烏峯，亦葬猿行者於其側焉。

贊曰：姬氏，曰貞勝者也。余考佛海提唱，如赤帝子斷蛇，而神姥夜號，其出沒縱橫，與五祖演公類也。此妙喜寧不望風而駭焉？

湖隱濟顛書記

書記禪師，出浙東天台李氏貴族，名道濟。母夢吞日而孕，娩時紅光燭室，國清本禪師以為法中之寶，摩頂而讖之。濟年十八，走靈隱，見瞎堂遠公，遠即為濟斬髮。未逾年，神悟絕倫，遠為印可。然濟性狂簡，出入僧堂，每大言忤眾。眾以濟犯規白遠，遠曰：禪門廣大，豈不容一顛僧耶？自後常出冷泉亭，與少年撲跤，或狂歌酒肆，或去呼猿洞，引猿同翻觔斗，或擒葷酒污看經處。主事復白遠，遠惟以顛僧保護之，是以呼為濟顛云。遠公歿，濟之顛酒愈甚，寺不容住，遂挂搭淨慈。淨慈德輝長老奇濟行履，以書記延之，然終不能忍酒。淨慈之眾亦短濟於輝前，輝之曲護亦如瞎堂。書記常私遊十六聽朝官之門，毛、陳二太尉日以香醪饋之，人不敢非書記。醉則賦詩千百言，言超意表，識者尚之。一晚，醉臥十里松，寺主令人扶歸，憨睡廚下。初夜分，忽起遶廊，狂呼火發，眾以為顛。中夜，羅漢堂瑠璃火延幡脚，寺燬，輝公乃留偈承光化去。書記遂請嵩少林主方丈，嵩之賢書記亦如輝公。書記則曲設靈機而夢感朝廷，不二載，萬礎千楹頓還舊觀。又以兩廊影壁未就，欲達臨安新任王安撫而成之，嵩止曰：不可。我聞王公微時，常投

齋僧寺，業被寺僧所賣，王公怒題寺壁曰：遇客頭如鱉，逢齋項似鵝。今凡見僧皆恨汝，干之可得耶？眾亦阻之。書記笑而唯，徑投府前。值王公陞堂，書記則探頭引望。王公大怒，令陰執擬笞之。書記曰：吾乃淨慈書記濟顛僧也。有段因緣，惟閣下能省，特來計較耳。公亦微聞濟顛詩酒之名，意稍解。書記遂以王公昔年題壁事，造玅語諷之。王公大笑，留濟公宿內衙。濟公徐以影壁意扣之，王公遂捐鈔三千貫，以懺前非。濟公之演化無礙，約類如此。至若釋結弭災，遊戲三昧，異跡饒剩，不勝述也。一日，入城訪舊，與張提點飲酒賦詩，歸便臥疾。嵩下安樂堂問公，公撫榻謝曰：慚愧。乃請嵩為沈萬法披剃。萬法為人誠重，事公有年。公隨命萬法報諸詩酒故檀，即沐浴跏趺書偈，瞑目而逝。太尉朝官俱赴淨慈，諸山宿德畢集，會送者千萬人。至虎跑寺前茶毗，獲無數舍利。回至淨慈寺前，有二行脚僧謁嵩曰：某甲適從六和塔過，遇濟公寄書一緘，僧鞋一雙。嵩大驚曰：濟公終時，我以此鞋易其敝屣。對眾啟緘，其辭懇切，計二百零九言紙。餘又附頌曰：看不著，錯認笊籬是木杓。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斷黃金索。幼年曾到鴈門關，老少分明醉眼看。憶昔面前當一箭，至今猶是骨毛寒。只因面目無人識，又往天台走一番。又旬餘，有錢塘差使過天台山下，會濟公，復寄來詩二首。又後五十年，有范村人送木料於淨慈，言近屬濟公所化。

贊曰：濟公徹樞旨於瞎堂言下，遂以格外玄機，混俗同塵，或嘲風弄月，發明佛祖心宗，時不恠以顛僧目之，幸也。及示化天下，始同稱公為不可測人，豈非末後實效，光明之被於萬物也博矣。於戲，鑑公生平，若非賢聖應世，求不巧盡拙生，亦不可得也。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四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五

密菴杰禪師

禪師名咸杰，號密菴，其先福州世族也，姓鄭氏。母夢廬山皓髮頭陀入室而生，生之夕，境內皆聞天樂，不知何祥，其親亦秘之。師幼穎悟，氣宇深沉，事親以孝聞。親有賢行，勗之遠遊，遂得度受具。不結侶，不備衾，寒暑一衲，遍扣諸方，諸方敬之。晚依應菴，屢遭訶詈，不假一詞，默師默契其機。一日，應菴晚參，垂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趨對曰：破砂盆。應菴頷之，命入侍，大擁眾心。及辭歸省親，應菴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砂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跺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爾遵。師閩還，應菴乃上堂，舉師分座曰：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手血。臨濟老瞎驢，至今猶未瞥。須彌頂上浪拍天，大洋海水無一滴。偉哉本色人，頂門亞三隻。辨龍蛇百草頭，擒虎兕一毫力。穿大地人鼻孔，坐斷衲僧搖舌。雖然，猶未撥動向上一竅在。且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問取堂中首座傑。未幾，開化衢之烏巨，其節概大類應菴，應接渾如玅喜，一時厭飫叢林者皆起而歸之。秘閣張鎡矢向宗風，改宅為慧雲寺，請師據室。師憐其正信，示以趙州無字，鎡得旨。及師應祥符蔣山，歷華藏雙徑，而鎡皆隨侍。又遷靈隱，牀曆無所容，乃舉破菴先分座接納焉。師嘗被召入禁庭，或留宿內觀堂。天子屢欲加贈，師屢以疾辭。教授嚴康朝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理固然也。況良時莫再，聖主難逢。法兄每用藏六之機，不顧從上縣絲之脉。朝不取也。師曰：汝之所見，本為通論。但弘道設教也，以時當此際，京畿宮觀金碧交輝，古德高風杳不聞矣。而躁進孟浪之病，庶幾老成持重者有以振之。且華亭渡、西山隱，獨非兼濟天下乎哉？力請退休平江。淳熙甲辰春，天童使至。師告眾曰：去年八月間，得旨與安閒。擺脫水雲性，縱步到陽山。元宅諸子弟，忻然力追攀。菴居三箇月，開懷宇宙寬。忽接四明信，來書意盤桓。天童虛法席，使君語猶端。迢迢遣耑使，不問路行難。山僧臨晚景，不敢自相瞞。搥鼓樂與行，四眾亦忻歡。先師未了底，應是起波瀾。敢問大眾，如何是先師未了底？一回飲水一回咽，臨濟德山俱汗顏。入寺，以應菴遺規結制。陞座曰：數十年前舊公案，今日拈來重剖判。任是鐵眼與銅睛，也須曳入紅爐煅。眾中忽有箇不受瞞底出來道：盡大地是箇紅爐，也煅某甲不破。只向他道：也知你在鬼窟裡作活計。淳熙丙午，無病示

寂，塔於寺東。其嗣法者，破菴先等一十二人。而澄照自鏡，復住天童。

贊曰：應菴廓虎丘之風，時出入其庭者濟濟耳。以其廢鉤繩而取曲直，故竊諱之。及密菴開化，山不束嶽、海不束濤，豈非過師之智自與齊眉共躅者異歟？不然，則臨濟宗風何能西咸四七而東登二三也？

育王堪禪師

禪師出四明毛氏，名玅堪，號笑翁。十歲授以世典，過目成誦，不悅也。乃從埜菴欽潛心釋訓，竟為大僧，受無用全禪師之囑。住後，以持綱不屈，聲達朝廷。朝廷屢以名山居堪，堪去就自若，淡如也，一時爭慕之。堪初參松源於靈隱，不契。偶禪者讀全無用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堪悚然，欲見全，未及發。會全公訪靈隱，堪心幸之。松源引座，全乃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插嘴？堪於此信入，即隨至天童，告香入室。全公以趙州無字徵堪，堪擬對，全驟擊之。堪大悟曰：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全公可之。堪後出世妙勝，遷金文，又廣孝，始終不務姑息，誠感徵應。紹興乙亥禱雨，有司欲援徽宗事例，以道居僧之左，而尊其符水之術。堪力言不可，遂退歸雪竇，天竟不雨。童叟謠曰：以右為左，天曰不可。四月五月，池潭起火。聞於朝，復舊序，雨乃大通。衛藩遂以台山報恩請堪，堪以台山舊無律宗，乃議十寺為壇，弘施毗尼。於是四眾雲合，化行南國，乃至屠父行慈，狗盜弭節。奉詔住虎丘，未幾陞靈隱。衛王特建大慈寺，請堪為開山首祖。既而退隱上栢，台郡陳使君邀居瑞巖。居無何，又遷江心寺，乃淳熙壬寅年也。當是時，孝宗留神內典，常製圓覺楞嚴經註，普賜文臣。又嘗召對諸禪宗如佛照光者，出入禁廷，以內觀堂為禪師邸，甚盛典也。俄有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為大剎住持。堪駭嘆曰：審是，則商賈皆可主法耶？吾道危矣！即詣闕抗疏，切直數千言，議寢。紹熙癸丑年，佛照再赴壽皇詔，而育王席虛，以堪補之。堪歷主名坊，機不虛發，深憐根有利鈍而法無小大，嘗以頌示諸學流曰：車牛腦後痛加鞭，棄却黃金抱碌磚。逐惡隨邪至今日，即非心佛錯流傳。又曰：覺城東際老婆婆，白髮氂氂意氣多。與佛同生嫌見佛，惡人無柰惡人何。又曰：柳毅傳書只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生愛子都拋卻，痛惜深憐乞養兒。猶以柬致石鼓夷曰：先師法道，惟我與公。我既日就衰頹，

無足道者。公今應跡靈隱，利生接物，去就當如秋葉春雲，任緣聚散。凡與公卿貴人相見，務翻其窠窟，絕其偷心。若稍有院子一念挂在胸次，模稜苟合，便成流俗阿師，雖為萬指住持，何足貴也！詞甚激切。慶元庚申春，書遺表上達，并作短語挽張寺丞主後事。乃趺坐白眾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鎚粉碎，大道坦然。再與曹通守訣別，斂目而逝，其僧臘六十也。後嗣無文燦，燦付愚叟鑑。鑑，閩人，有實德。元世祖詔住攴提，賜號通悟明印。明印去妙喜，其世有五

贊曰：碩果不食，厥功偉也。當南遷後，司衡多建中之餘，至今方外以市名職，吾道微矣。公乃毅然撥亂而反之正，功孰大焉。謂之碩果，非耶？殊不知浩然綱領之節，又原於妙喜云。

華藏民禪師

禪師生於嘉定府朱氏，諱安民，字密印。有異表，聲若洪鐘，心契圓悟之機。圓悟舉民首眾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裡現優曇。菴民初開講於成都，雅稱楞嚴獨步。因訪友過昭覺，適圓悟小參，舉趙州拈南陽三喚侍者話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未成，文彩已彰。且道那裡是文彩已彰處？民聞疑之。次日擬行，躊躇未決。其友謂民曰：君既匡徒領眾，文彩日彰，倘有從上道理消不去處，直與堂頭和尚坐而商略，何不可耶？顧而蘊結胸次，無乃病乎？民唯唯，遂告香入室。圓悟徐舉楞嚴徵其心之所在，民多呈義解。悟笑曰：座主他日入地獄，莫怨老僧不道。民愕然，折節胡跪，求說前旨。悟又笑曰：文彩已彰。民俯首出而嘆曰：禪門委有長處，葉公之龍不足貴也。即散講依栖焉。一日，白圓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尋常拈椎竪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下喝敲床時，豈不是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唾之曰：你元來在者裡作活計。民於此信入，復請曰：古帆未挂時如何？悟曰：庭前栢樹子。民積滯頓豁，踴躍趨出曰：古人道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巨壑投於一滴矣。於是民之美譽溢叢林。佛鑑聞而笑曰：何日吹到蔣山門下，別有商量在。民後謁鑑，鑑問曰：佛果有不曾亂為人說底句，曾向你說麼？對曰：合取狗口。鑑變色震聲曰：不是者箇道理。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為你說，我為你說。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以殊禮延之。民遂開法保寧，而建康緇素強民至華藏陞座，以篆鑰委之座下，各趨而去。民知中計，嘆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是時

海內宗風大盛，叢林最小者千指聚集，民獨嚴持風裁，榻無雜賓。春爨之役，常躬為之。至法鼓鳴時，龍蛇競勢，民不禁也。示眾曰：眾賣花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箬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鑊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山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又從華藏退居故里之中峯，乃以圓悟白拂付之寶印。會圓悟歸蜀，民遣印省之，悟問曰：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印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印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一眾改觀，而民公之望益重。民竟無疾，終於本山。闍維，心舌不壞，舍利無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焉。

徑山印禪師

寶印禪師者，嘉州人，號別峯。初業儒，棄儒剃染，業華嚴。又棄華嚴，從華藏民禪師悟明心要。其祖圓悟每譽之，謂印有超師之略，印之名遂著。乃通謁於妙喜，自稱西川法姪。時徑山多士竊笑之，妙喜問曰：未出劒門關，與你三十棒了也。印遂展拜曰：不合起動和尚。妙喜忻然，顧左右曰：你們騎馬趁不及。是日，萬指叢林為之震動。於是西還開法，而兩川素稱義虎之雄者，皆從印遊。印仍慰其開講曰：宗教無二致，而公白岐耳。公以無欺心而演教，教中之宗也；我以無欺心而弘宗，宗中之教也。我佛初轉四諦於鹿苑，而憍陳如乃無欺之首也；後拈枝花於靈峯，而迦葉乃無欺之終也。故其間談經三百餘會，皆以無欺法而利無欺眾。公但自反，能無欺乎？既無欺矣，以無欺舌而流無欺教，則教與宗是一是二乎？惟諸公勉之。印又出峽，住持保寧，次遷金山，自金山移雪竇，自雪竇補雙徑，其眾盛矣。嘗示眾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真淨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秖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卓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裡，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方轉拄杖子，秖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又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只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祖是佛不是，佛是祖不是，取捨未忘。若道祖佛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又曰：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紆。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蕖。印年邁日，常宴坐匡牀，

頹然一老比丘，士夫訪拜牀下，愛慕倍於父母。孝宗皇帝知而召之，印以足疾辭，不奉詔。帝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迎入選德殿。初，禮臣議朝儀，及見印，直登榻跏趺，羣臣皆失色。帝喜其真率，乃問圓覺之旨，印隨機酬對。帝默有契，輒注圓覺經，命印撰經首之序。自是東華門置禪師輿，以備顧問。十五年冬，力請菴居。紹熙改元，過訪智策禪師，兼與言別。策問行日，印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又七日，擇退居之西岡而閟焉。謚慈辨禪師，塔曰智光。

贊曰：民禪師，義壇之翅虎也。一入昭覺之門，翻然易轍。與夫抱英敏之姿，負昂藏之表，甘若捉月之猿，趨陽之鹿者，豈非日劫相倍乎哉？師以已愈之方，施之別峯印，自然水乳合而針芥投，為萬古我慢之正鑑，是則西山亮何足為多耶？

道林淵禪師

淵禪師者，失其里氏。木訥寡文，為人無競。嘗點胸自警曰：參方須具擇法眼，不然踏碎鐵鞋何益哉？是時吳楚法席以物色相勝，獨大溈月菴果公峭甚，室中惟置一方木榻，兀坐如鐵橛，霜雪不釋。每誡知事不可以軟語誘人，學流見輒引去，惟淵堅依決擇。每受訶責，株立弗避，月菴每切齒熟視而休。有檀家入山求法，月菴因起謂眾曰：奚仲造車一百幅，拈却兩頭除却軸。驀打圓相曰：切莫錯認定盤星。淵於此盡脫廉纖。後出世潭州道林，法嗣月菴。月菴嗣開福寧。寧入五祖演禪師之爐鞴，故淵為演克肖之孫也。同出月菴之門，有八人各化一方，獨淵瞿然以卑自牧，羣賢競起成褫之，故道林聲價甚邁。窮谷璉嘗曰：道林頷下有逆鱗，不可攖他。有僧挺身曰：便攖時如何？璉曰：橫屍萬里。僧傳語道林，淵曰：窮谷瞎禿錯下名言。僧請別置一答，淵曰：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于是禪流往來，馨炙其語。僧問曰：雪峯一問，德山低頭便歸方丈，意旨如何？淵曰：奔雷迸火。曰：巖頭道其未會，末後句又作麼生？淵曰：相隨來也。曰：未審那裡是巖頭密啟其意處？淵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淵曰：摩尼達唎吽發吒。淵令不易出，出則風行草偃，而便懶之獘靡然易向。然復不馳刺檀家，日以鋤钁為佛事。普請歸，忽拈拄杖告眾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眾無對，淵曰：動靜色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是誰會？言訖，倚杖當軒，莊立而逝。

贊曰：余讀東山演祖語錄，則青山白雲開遮自在，嗣後尊宿肖之者幾幾，豈碧潭明月撈摝方知乎？今揀道林數語頗類之，不可不傳之

也。然月菴恣於孤硬，而道林繼之，青陽解凍矣。萬類不獲榮願者，未之有也。

白楊順禪師

法順禪師者，綿州文氏子也。棄[冗-几+豕]行脚，觀寶輪藏迅轉，頓徹教外別傳之旨，得受記於龍門佛眼。同出佛眼門者，有高菴悟、竹菴珪、雪堂行輩。順住白楊時，其同門俱播令名矣。獨白楊敗屋數楹，東傾西壓，以木丫支拄焉。順日擔盆袋走撫之鄉城，至晚或負斗粟而還，及門數十人樂與之俱。每夜參，必端據木牀，徒屬或栗足側耳而聽曲折。順曰：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捲回。寒雁一聲情念斷，霜鍾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它道，却被你道著。又曰：鷄啼曉月，狗吠枯椿。只可默會，難入思量。看不見處，動地放光。說不到處，天地玄黃。撫州尺六狀紙，原來出在清江。大眾！分明話出人難見，昨夜三更月到窓。又曰：風吹茅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溼。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者裡低頭立。順住白楊既久，激勵學者，妙有方略。雖枯淡不堪，有青原、紹燈輩始終侍從，後俱出世，大顯其聲。順老疾，一日諸山趨詢，順起示眾曰：久病未嘗離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窓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眾中具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原看。眾爭下語，順乃拊掌一下，作嘔吐聲曰：好箇木枕子。便趨寂。依法闍維，收五色舍利并諸不壞者，曰：目、睛、齒、舌、數珠，瘞於寺西。初，順在龍門時，雲居虗席，聞高菴悟表裡端勁，趨龍門聘之，悟固辭。佛眼勉其出住，悟仍不就。順告悟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葢素分也。況雲居為江右名剎之首，安眾甚便，沾沾小節，奚足喜焉？君應之。順雖不敏，願請為輔。悟乃欣起。於是順自為藏主，邀賢真牧任維那，通烏頭典知客，應菴華菏副寺，德用為監寺，自圓為首座，故佛眼之風大振焉。

贊曰：余初閱師行實，疑其為踽凉之士；逮味師語句，乃政黃牛、端獅子之上也。高菴最勁挺，不近人情；師降尊招賢，闡揚一代時教，其跡豈可測哉！然其示枯淡於一時、流膏腴於百代，於戲！尚矣。

徑山塗毒策禪師

塗毒禪師名智策，祖籍天台陳氏。幼入塾，強記。父携遊桐栢宮，策見古石相，問曰：此為誰？其父曰：周之義士伯夷、叔齊也。策低首良久，曰：審如是，則人世富貴不足取矣。父奇之。又過護國寺，徧觀僧寮佛舍，恍憶前因，堅求脫白。父亦不阻其志，遂為大僧。首謁國清光，光指見萬壽圓。圓曰：甚處來？策對曰：天台。曰：見智者大師麼？策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你脚跟下？策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欵之不可。聞雲巖遊老人退居武寧，策趨求依道。經雲居，阻雪月餘，偶聞板聲，大悟。不俟霽，達武寧。適游庭坐，乃指策曰：何處見神見鬼來？策曰：打破虛空，全無把柄。游搖手曰：未在。策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游大喜，曰：他日起家，一麟足矣。於是親侍久之，辭應雙徑。游謂策曰：闡揚一代時教，必須福與慧齊。汝福不逮慧，吾為汝憂。策對曰：惟愁己眼不明。己眼若明，即獨對聖僧喫飯，何歉焉？游以為賢。既而果策一人，大唱黃龍之道。葢游初為儒生，不屑貢籍，棄名出成都。道遇黃山谷，山谷見游風骨不凡，乃同舟下江陵，竟染衣匡廬，而投機於湛堂準。準之師真淨文，文師黃龍南，是南為游之四世祖也。游年九十三，退休武寧，扁曰典牛。典牛之戶，無冗履閒。和牧牛頌寄張無盡居士，其頌曰：兩角指天，四蹄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無盡發笑曰：狂翁故態也。策主叢席，其拈提大類湛堂，操重堅勁，又似黃龍。故黃龍三關之旨，至策為之一新。嘗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汝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柰拈鼈舐指。徑山則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鍼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又曰：一見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痛錐。名高豈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慶元庚申秋，上堂，撫法座曰：此牀子我不復臨矣，汝等當以文祭我。明日，沐浴更衣端坐，命供頭設祭。弟子如命，鞠躬拜跪，宣其文策，傾聽至尚饗，為之一笑，遂引聲曰：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竟化

贊曰：眇視報緣，獨尊道眼。盛衰之跡，何足冷焉。此葢中峯贊公生平之略也。或恠公大洩典牛之氣，門士如雲，全不肯諾，豈王刀有異耶，抑精金躍冶乎。雖然，不肯諾中即肯諾矣。末法覓人肯諾，起自雌黃，哀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五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六

紫籜山沙門自融撰

門人性磊補輯

松源嶽禪師

禪師名崇嶽，號松源，乃龍泉吳氏子也。師事密菴，得法後凡七豎剎竿，有嗣一十二人，人各有名。嶽為人重嘿，每見貴客則問曰：大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見禪流則問曰：明眼衲僧因甚脚跟紅線不斷？有對者輒哂而顧之，時稱嶽得應菴之機、得密菴之用云。蓋嶽早歲厭塵棄家，以白衣參靈石妙，不契，即上徑山。徑山萬指軒騰，嶽隨眾，末聽妙喜杲和尚說法，蒙無所知，但聞杲盛贊當今應菴真得臨濟正傳，嶽輒走參應菴，應菴益難近。嶽乃奮勵，垢面露肘不暇恤，應菴憐之，示嶽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嶽隨聲進曰：鈍置和尚。應菴喝之，嶽有省，應菴笑曰：者俗漢成得甚麼？嶽乃求剃髮，時年三十矣。既受滿分戒，入閩見木菴永，永諦視曰：樹倒藤枯，知落處麼？對曰：裂破。曰：瑯琊道：好一堆柴鄴？對曰：矢上加尖。永休去，於是嶽益自負。永曰：公每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嶽曰：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骨髓，何難哉？永舉手反覆曰：明明向你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嶽憤去之。出嶺逢二道者，耦坐評論，諸方嶽所舉心肯者，道者皆拂之。嶽曰：如是則誰可君意？道者以指書密菴不凡四字。嶽已知密菴為人，遂至衢之西山，折節事之。幾進商略密菴，幾笑之。嶽復心疑，乃至密菴移居雙徑，於入室時始徹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久之，出世澄炤，演唱宗乘，以報密菴。湖海以嶽言行無欺，多從之。遷光孝，遂有大名。慶元間，詔移靈隱，葢晚年也。是時門弟有文禮輩已闡化大方，嶽仍陞堂入室，從未以風晨雪夕不打參鐘。嘗以秘魔擊叉語接謙頭陀，以有賊無贓語接肇道者，以心學無聞語接陸遊樞密。遊得證後，隱鏡湖，自稱放翁。嘉泰壬戌秋，嶽年七十有一，忽召眾言別，有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脫去，塔於北高峰。嶽居靈隱時，與密菴尊嚴無異。初，密菴居靈隱，嶽首眾僧，密菴常稱疾，闔戶不許通謁。潛上座竊議之，嶽曰：不然。師嚴道尊，千古明鑑。當今汲引豪貴者，將謂行道建立為心，殊不知禮輕則慢易生，辭繁而情識長。塵勞卜 度，安有了期？緇俗既為道而來，必發露真

心，至誠激切，然後一言入耳，永為道種。兜率悅之待張無盡，葉縣省之接浮山遠是也。若區區老婆禪，何足重哉？
贊曰：嶽公以白衣有省於應菴語下，固非草草矣，終乃死心於密菴。其祖父壺奧，如樊將軍擁盾入鴻門，孰得而禦之？故驅耕奪食於分座靈隱時，班班著聞見焉。不然，彼天目禮輩各抱奇志，其甘入公彀中哉！

淨慈雲禪師

禪師義雲者，號退谷，福州閩清黃氏子也。黃氏世以詩禮傳家，雲有異姿，一目數行，然倜儻不善浮沉，每病其宗不達聖原，各執隅說，疑悞後學，乃淹貫性理，先輩重之。時有胡嫗居烏石山，年將百歲，精術數，眇忽不遺，人爭謁之，雲亦詣嫗，嫗大喜，欵留數日，乃謂雲曰：君福人也，當有大遇，我目下即歸國，有一敝裘奉贈，聊表殷勤。雲受歸，恆其重折線路，皆珍珠碎金，雲失足嘆曰：嗟乎！七尺丈夫乃為胡嫗所買也。遂沉棄其裘於江，而北遊國學，羣士俱出其下，因釋中庸，有所悟入，裂縫掖而去，問道於山堂淳禪師，淳曰：子以聰明之質，枉顧山埜，山埜毫無所長，試言子之見處，為子證據。雲論靜定工夫，娓娓千餘言，淳曰：子所說道理，似不違背，更有一問，譬有一人正走，後面百千虎狼趕來，又有一人扯住，要問靜定工夫，若答它，後面虎狼迫至，則傷身失命，若不答他，則靜定工夫安在？汝於此時，畢竟如何施設？雲茫然，淳公大笑而起，雲徹夜慚惶，撫膺嘆曰：塗路之學，終非實著。乃求落鬚髮，擇絮務以自勵，且勇不自矜。行脚至吳，見鐵菴。鐵菴與語，大奇之。雲又辭去，鐵菴曰：抱道衲子，須以己度人，不可矯激其行，自居清白地上，以駭聾俗。於此行去，形外於影，毫不生慚，斯可為人師範。雲書其語於襟，遂造靈隱，機契佛炤。佛炤移住育王，雲為首眾。佛炤命其秉拂，以為宛如雪堂，惜妙喜先師未及見也，遂以妙喜所付袈裟披雲。雲出世香山，次繼育王。育王以佛炤遺風規摸濶大，歲計浩繁，雲獨以朴儉為先，中多引去者。宗印禪師過訪，雲奉蔬食之外，焚爐對坐，永宵清淡而已。印心笑之，間謂雲曰：氷淡家風，千秋美典。至若尊宿士夫過我山門，禮體似不可簡也。雲良久謝曰：我非不知也。老人住世，德尊寰宇，歲計動滿千萬，諸方相習成風，非錦屏大碗不見客。雲嘗竊恠，以為過當。據蒙見，如尊宿惠慈，山門有幸，住持則當率眾翹勤，恭請普施法利，此待尊宿禮體也。至於士夫為道相訪，住持面無諂色，心無求事，直辭開導，俾貴人知有林下氣象，其禮體也不亦優乎？否則古風淩夷，必為明眼取笑。印大然之。慶元間，

詔雲居淨慈，杖履渡江，同禪徒數十，皆敝衣楚楚，意貌翛然。武林吏佐併紳士迎於途，私相慰諭，易其華服，而尊禮如一佛出世焉。既主淨慈，規制畫一，與育王時無異，惟提唱綱宗以為供養。其上堂曰：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啐啄同時，崛州萬里。有的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彀以前，中的早涉紆迴了也。趙州到茱萸，靠卻拄杖則且置，只如孚上座道聖箭子折也作麼生？喝云：若不同牀睡，安知被底穿。又曰：昔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雲門曰：露。還會麼？斗轉風雷吼，星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開禧二年示疾，侍僧以榻施褥，雲叱去之，曰：吾末骨立也，安用此？遂卓杖別眾曰：意烏猝猝，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踏著。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卜度。投杖斂目而寂。

贊曰：昔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侈甚，嘆曰：比丘法貴清儉，豈宜如此？此與後生習輕肥者何異？得不愧古人乎？按退谷處可為之秋，而能簡約乃爾，其清操真足龜鏡將來。

靈隱善禪師

禪師名之善，吳興人也。其先劉姓，世歷膴仕。善自視欿然，年十三，志決出塵。其親謂之曰：吾家欻唾青雲之上，若更何慕而欲為之？善對曰：欲為佛耳。其親惻異，知不可禁，乃許受業於齊政沙門。內行純粹，人敬愛之。出入經論，胸無宿義。乃徧扣禪坊，未得究竟。晚謁佛炤光禪師，辨論風旛公案。光不諾，善固求明破。光示曰：非風旛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者新州賣柴漢，得便宜是失便宜。善厲聲曰：啊唧，卻只恁麼。光以杖擊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光自此旬月不下堂。問其故，光曰：吾妙喜先師擔子幸卸肩矣。善歷衡湘，遊廬嶽，保養聖胎於妙高峯下。疊柴為室，不謀宿舂，一住十載。時以妙峯尊宿稱之。嘗詠曰：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又曰：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音徹九天，風前誰解聯芳躅。隣山有座主，自負妙悟楞嚴，携數徒屬訪善。善揖坐，相視移時。座主曰：昨見大慧有八還頌曰：春至自開花，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語雖工俏，但未出經意耳。善驀召座主，座主應諾。善曰：經意且止，還出得大慧老人意麼？座主咿唔莫措，善呵呵大笑而起。座主歸，避席數月，復具師弟禮，請益於善。善示偈曰：沒絃琴上無私曲，一曲彈來轉轆轤。斷崖流水少知音，六六不成三十六。善東遊雁山，闡法於臨海慧，因歷洪福，遷萬年。乃示眾曰：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

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是時善之名滿江南，卒退休皐亭，道俗仍以明州瑞巖居善。居無何，平江、晉陵請符叠至，善任緣而應，不執可否。善既久領眾事，法令益略，衲子益新。及卻天童，赴靈隱，葢暮年也。雖檀旋憧憧，善仍蕭然一衾，室中長物，竹篦、禪杖而已。端平二年，自題小像遺龍濟、宗鏊，復誡諸弟子曰：像法垂秋，名利根深，如象沒深泥，珠沉巨海，識浪塵緣，終無了日。我為僧七十餘載，目之所到，耳之所聞，衛護法門，隱忍受垢者，間或有之。求其不奉明詔，不接公卿，如寒巖枯木，確不可回者，尠矣。人但知法門繇顯而盛，殊不知繇盛而衰。故有緣之功於法門者，其功一時也；無緣之功於法門者，其功萬世也。諺云：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又豈謬哉！九月二十八日，書偈趺坐，瞑目而寂，壽八十四，僧夏七十有一，火浴舍利無數。門人善珍，號藏叟，丐清之鄭公為銘，塔於靈隱之西岡。

龍濟鏊禪師

宗鏊禪師者，號友雲，姓王氏，廬陵人也。幼不茹葷，年十九辭親修大僧事，長者多器之。既而遍見大有道者，不事宗乘章句，獨以睡夢時不能作宰為憂。晉陵華藏善公遷靈隱，鏊南渡依之。踰年機不合，擬別參未發，偶見僧讀珍藏叟自贊，鏊亦隨翫，乃咀嚼其語，始駭靈隱門賢非泛泛也。其詞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鏊遂堅志請益於善，而兄事於珍，久方契旨。辭去，道繇佛頂峯下，倦行憩山莊磐石，愛其山林蓊蔚，指問莊叟。叟告曰：內有龍濟古寺，先係修山主故址，今廢。鏊曰：居之可乎？莊叟曰：彼中狼虎甚多，師能居之何不可？鏊竟剪棘縛茅以居，木食澗飲，或雪寒無宿火，日啖菖歜數寸而已。有時長笑而吟曰：山僧有分住烟蘿，無米無錢莫管它。水似琉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靈隱善公知之大喜，自題小相以贈鏊曰：妙峯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篦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真妙訣。於是有志之士飡風而嚮之，因人建立叢社焉。鏊嘗書門曰：除卻眼耳鼻舌，那箇是你自己？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其或未然，且居門外。有對者，鏊皆叱逐之。珍藏叟聞而笑曰：恁麼為人，其靈龜曳尾乎？雖然，也是六月霜花。乃遣僧問曰：和尚曾接得幾人？鏊曰：山僧失利。僧回，舉似藏叟，叟唯唯。乃疏辭徑山，推鏊代之。鏊曰：先師壠土未乾，遺訓在耳。矧我龍鍾無似之人，更何所圖甘言軟語而與朱紫

為隣哉？稱病不起。鏊年八十，日不停務，夜據匡牀，合眾環聽垂訓，孜孜不倦。一日，告眾曰：先師春秋八十有四，吾年雖得企及，但法運衰矣，罪在我躬。言訖涕下，已而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眾語也。僧問：臘月三十日時如何？鏊曰：門無索債人。眾悽然，請開末後方便。鏊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泊然而化，塔於佛頂峯上。初，道俗請建壽塔，鏊固止之曰：何哉？老僧朝死夕埋，獨汙龍濟一塊土，不必尋山擇地也。我每笑溺信形家圖穴興旺，使聖賢法緣媚於黃土，顧而為之，豈初心乎？

贊曰：妙峯父子始末行藏，不彙而符，所謂水月交羅，鏡燈互入，豈可以孤峻而病之。易曰：十年乃字，反常也。

淨慈自得暉禪師

自得禪師名慧暉，乃會稽張氏之寵子也。自少割愛辭親，得度於澄炤寺。孤錫雲遊，見長蘆真歇，以為有所證於閃電機下，竟南歸。所遇叢社如逆旅，一閱而棄之，遂投謁於覺宏智和尚。宏智威德自在，道望隆當世，當世見者皆為神悚。暉獨心負所畜，不藉通詞，特擬觀光於座下。宏智熟視暉而容之，暉微疑其所以，乃自請挂塔。宏智召暉至榻前，詰以寶鏡頌。暉驟進語，智正色遣出之。暉乃折節自悔，從前寶惜一齊放下。一夕，正往聖僧前燒香，適宏智來前，暉見之，頓悟大旨。自爾問答無滯，得授記莂焉。紹興丁巳，開法補陀，馳其提唱語於宏智，宏智大悅。其語曰：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舡到岸，六窻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閒閒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又曰：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帋。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又曰：巢知風，穴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埜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谷之神，樞之要，裡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閒，月雖晦而彌炤。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於是補陀風範與天童並峙。其遷萬壽，次吉祥，又雪竇，皆名公巨卿為之勸請。淳熙丙申，有詔補淨慈。上堂曰：皮膚脫落絕方偶，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證方知。白雲兒靈靈自炤，青山父卓卓常存。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峻仍

皷，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遊者遊兮莫忽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伴。正與麼時，針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當是時，大振曹洞宗風者，多出宏智之門。瑞巖有石窓恭，光孝有了堂徹，常州善權有法智。而聞菴居翠巖，法真居清凉，乃至大洪、長蘆皆屬焉。以故淨慈典職班序者，半皆諸方弟姪酌唱叶諧，稱為新豐正韻也。庚子秋，退歸雪竇。白髮垂肩，逍遙怡懌。愛携禪客，談空白日而笑落青山。常作偈曰：重重去盡自平常，春煖風和日漸長。戶外鳥啼聲細碎，巖花狼藉滿山房。以癸卯冬月二十九沐浴而逝，痊於明覺塔右。

贊曰：暉公以奇雋之姿，英發銳上，睹影響於掣電光中，便肯承當。及入天童，爐韝鎔成大器，輒能振大聲以達九重，其境何順也。細簡今古，匪流則亢矣。公乃履滿不溢，順而能節，抑何謙以退也。芳型在望，不禁高山仰止之思云。

北磵簡禪師

禪師名居簡，出潼川，王姓，號敬叟，又稱北磵，葢居北磵之日久也。簡姿秀而文，當世尚之。遊廣福，讀出世典，輒棄冠具戒，參別峰。別峰指見塗毒，塗毒示其心要。簡以從前所學，湊泊不可，疑情猛切，常立達旦。偶過擇木寮，閱萬菴語云：欲識諸佛心，但向眾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簡於此忽省，以為萬菴與佛炤同條，遂別策造靈隱，機契佛炤光禪師。於是往來妙喜下尊宿一十五年，激揚宗旨，大有力焉。乃辭佛炤，經甌閩，歷江西，過羅湖，訪仲溫。仲溫與論，大喜曰：妙喜之後一人也。乃以妙喜居洋嶼菴竹篦為贈，且曰：公之後必大。未幾，出住台州紫籜，遷報恩及廣孝，名大振。退居武林飛來峰之陰，卿士猶物色之，不顧。當是時，出佛炤之門者，有靈隱善、徑山琰、天童派、東禪觀、上方銛，交章勸簡應旰江刺史之命，又不顧。而江州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簡亦不顧。乃壽北磵集行世，宿儒附之。葉水心曰：簡公話柄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綠未禁春。簡嘆曰：狼虎之害世，人易知也；文章害世，則難知矣。狼虎在山，藜藿不采；文章欺世，耳目沉淪。余比見近流施為濶略，非先聖之言不言，非古哲之跡不舉，然境風乍飄，榮辱無主，取快一時，名節掃地，則向之所言所舉，皆為飾詞以欺世者也。欺世之害，甚於狼虎。余頹躬不逮，深為是懼，所見所聞，偶筆成集。若稍存心，欲以詩文鳴世，則又吾教之罪人也

矣。遂燬板。晚居淨慈，其門人大觀以高菴楞嚴綱要頌請簡發其旨，簡向慕高菴為人，乃聯和而序之。淳祐丙午春，示眾曰：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歸方丈，大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言語移時，斂目而逝。簡初在紫籜、委羽，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已，仙居丞啟簡諷之，簡示以種竹賦，二姓之訟遂止。台氓謠曰：簡公筆，甜如蜜。

贊曰：齊桓侯有疾在腠理，以忽扁鵲，終至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而末造眾生，言行參差之疾，不啻在骨髓間也。故北磵生平行李，惟恐鍼石之不逮。然以文字得度者，則北磵法化，寧當有別論也否乎？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六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七

徑山無準範禪師

無準禪師者，諱師範，蜀都雍氏子也。九歲，依陰平山沙門試經，目不遺炤。紹熙五年，具戒訪道，乃求坐禪訣於老宿堯公。有信入，即出峽謁佛炤光禪師。光曰：生緣何處？對曰：劍州。曰：帶得劍來麼？師便喝。光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又過靈隱，參密菴禪師。密菴不易見，乃入破菴先首座之室。先與語，陰奇之。一日，要師遊石筍菴。有道者問：胡猻子捉不住時如何？先答曰：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恍然大徹，失聲曰：諾。先大喜而歸。師遂事先公，赴穹窿。葢先以師深得玄要主賓之旨，可倚重正宗也。先公移居臥龍，師辭遊天台。尋開法明州清涼，以香酬破菴先公，於是吳越知名。師初寓瑞巖，夢偉衣冠者持茅授師。及至清涼，見伽藍像，即向所夢者也。茅乃神之姓焉。三年，遷焦山。次三年，遷雪竇。有大名者皆歸之。乃示眾曰：面面相看，眼眼廝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到卻門前剎竿著，鳳栖不在梧桐樹。又曰：[一/几][一/几]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真箇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曾郎。又曰：賊火相逢恰五更，現成贓物不須爭。暗中多少都分了，天曉依然各自行。又曰：日面月面，突出難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師居雪竇三年，詔補育王。又三年，住徑山。居無何，徑山燬，知事者懼，師引咎自歸，一眾咸安。師整頓荒基，說法如故，仍請希叟為副寺，退耕為監院，別山智為化主，雪巖欽為座元。未久寺成，朝旨召入慈明殿陞座，師舉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因緣，乃曰：君王一語出如綸，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烟浪靜，碧天無際水無垠。上大悅，賜金紋袈裟，號佛鑑禪師。六年，徑山復燬。燬之夕，風雨暴作，師端座別舍，漠然不問，且笑且吟曰：雨散雲收後，崔嵬數百峯。王維雖妙手，難落筆頭踪。仍結茅安眾，寺復成。又去四十里，別築萬年正續，以憩雲水。不遠，復建精舍，為歸藏所。藏前後所賜宸翰，敝室左右奉祖師與先世香火。或期誕諱，必為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葢蜀亂，師之先祀絕矣，故祠之。上聞嘉嘆，賜名圓炤菴。淳祐戊申，又小築於明月池上，為退休計。師臘既高，綸音次序存問不間，師惟歷書古德機緣謝對而已。或大賓過山，師獨揭心宗要領，間咨南比國運，師俯首一默而已。己酉三月望，陞座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了也。乃起抖衣曰：是多少？遂區囑後事，復手書達上言別。上遣中使慰問後事，師曰：來時空索索，去時赤條條。更

欲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寂，塔於圓照菴。嫡嗣有雪巖欽禪師。
贊曰：南堂謂師居五峯，法席之盛不下妙喜時也。眾多糧少而重罹回祿，不無奔走四方之勞，想見其曲折。苟非以荷負正宗為心，則安能籧篨若此。嗚呼，南堂其知言矣。

別山智禪師

別山祖智禪師者，蜀人也。其先楊姓，世有顯任。智既生正信之家，幼絕世緣。七歲紹印沙門，化為行童。授以圭峯圓覺敘，脫口成誦。宋嘉定癸酉，試所習得度，其年十四矣。又五年，參[仁-二+幻]牛全於昭覺。經二載，苦制話頭，不敢展衾。每至後夜，或假寐而已。偶聞姑蘇僧誦殺六巖法語，字字皆點著自己禪病。時巖住姑蘇之穹窿山，智徑走見，以古德因緣求指。巖惟瞑目端坐，展掌示之。不決請益，巖如前無它語。於此又二載，智所求益哀，巖竟不換機。智乃擬簡藏經，融會本參。因閱華嚴善財入彌勒樓閣，見閣中有無量不可思議諸佛境界，有省。默舉祖師公案，皆會節目。舉似於巖，巖方啟齒曰：靈雲見桃，意在甚處？對曰：萬綠叢中紅一點，幾人歡喜幾人嗔？巖以為然，乃可之。智復遍歷名席，俱獲美譽。渡錢塘，遊天台，友斷橋倫，見無準範禪師於雪竇。範棒喝風馳，智結舌不能仰對。範每受參垂問，智每擬當機瞻視，範公不能進措一辭，乃私嘆曰：我生平所參所悟底，皆死法也。死法何濟哉？乃盡捐宿負，堅依範公。久之，於範公棒喝中大通妙旨，遂呈偈曰：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見還難。無端豆爆寒灰裡，便把柴頭作火看。範公遷育王徑山，智皆負包與俱。徑山燬，知事者多懼，勸範棄之。智曰：不可。昔南禪師住歸宗，歸宗被火，有司責其咎，南尚順而居之，以故南公之名大重。今徑山雖火，而時清道泰，且堂頭和尚以咎自歸，無棄去之心。我輩為人子臣，當仰體君父之心。父子君臣道合，反廢為新，庸何慮焉？智於是自充化主，而殿閣樓臺從鼓舞中湧起五峰矣。嘉熙二年，出住洞庭之天王寺，以真言實踐接納方來。然好貶剝諸方江湖，以智天王哂之痴絕。冲嘗問洞庭來僧：曾見智天王否？對曰：學人適從天王來。曰：尋常有何言句？僧舉天王示眾語曰：帶鎖擔枷招罪犯，安禪入定坐深坑。兩頭踢脫無依倚，一箇閒人天地間。冲笑曰：恁麼則智天王罪過不少。丞相遊公侶以西余虛席，請智補之。未久，智自西余荷策遷金陵之蔣山，參徒蟻聚，名滿淮南。悅堂闇道者初遊吳，聞智尋常怒氣噀人，不減居天王時，乃謁智。智問曰：是何法諱？對曰：祖闇。近離何處？對曰：江西。曰：馬大師安否？對曰：起居和

尚。智拽杖便起，闔躡履便行。侍僧問曰：適來者僧未知留否？智笑曰：是必去也。侍僧出訪，旦過堂，果去矣。闔住後，乃曰：我當時只肯別山收，不肯別山放。寶祐四年，天童火無少剩，州帥吳公潛以疏聞上，上以智居天童。智曰：擕吾白骨以伴青山足矣，興復之事豈吾望也。遂於瓦礫堆中搆草廬以安眾，三載之間，松關盡處，青山捧出梵宮，而壯甲東南焉。智處眾能耐小節，深得衲子之心。衲子互相頌曰：吾師諱祖智，即弘智再來也。景定改元九月朔，示眾曰：雲淡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箇箇眼睛活。乃掩室，復令傳語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珍囑後事，叉手捐世。壽六十一，坐四十七夏，塔於中峯。

贊曰：我師翁悟老人新天童時，修輯歷祖石塔，余得見智公之塔圮於荊棘叢中。及攷天童中興圖誌，惟公大有功於天童者也。公初事無準，居徑山，以大義鼓舞，遽成五峯樓閣。後公居天童不三載，而重興莫大之精藍，亦座下有其人而鼓舞之。嗟乎！非忠於事上，誠以接下，曷克有此哉！

淨慈斷橋倫禪師

斷橋和尚名妙倫，姓徐氏，台之黃巖人也。弱冠欲入瑞巖隣寺出家，其父兄不許，強倫治生產。倫不樂業，乃遯永嘉圓頂，於廣慈寺受戒。歸省，得問道於瑞巖谷源禪師。源以麻三斤話示倫，倫大疑之，如面千尺鐵墻。因隣僧讀楞伽經曰：蚊虫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辨事。倫有省會無準。範公中興雪竇，雪竇風峻，禪者不易上謁。倫下包直趨方丈，左右莫能止。範公怒曰：甚處來底？對曰：瑞巖。曰：到此何為唐突若是耶？倫從容進曰：實為己躬事，切來呈似耳。曰：有甚驢事馬事，試舉看。倫乃陳其所得。範曰：狗子因何有業識？倫進語，範不顧。如是滾滾不住，連進三十語，範俱不顧。擬再進語，無可湊泊者，乃跪泣請曰：師寧無方便乎？範公憐之，以古頌示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倫悚慄沉吟，忽聞板響，通身汗下，連拜範公足下。範笑曰：我不汝欺也。倫弗吐一詞而出。範公移居育王徑山，倫皆從而相之。是時出公門者，雪巖欽、別山智等，各化一方，稱有道焉。倫亦領祇園小剎，據室燒香，甚有大體，一時名衲趨其座下。院窄無所容，移居瑞巖，又移國清。倫為人徑直無諱，好采羣言，評量古今。議論既出，如束濕薪。然皆援經據史，如披曉鏡，人以為博物宗匠。若智若愚，爭識一面而後已。晚居淨慈，嘗謂眾曰：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橫按拄杖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

蹲。又曰：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脂竪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拈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一卓曰：一葉落，天下秋。又曰：達觀穎云：七佛是性隸，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云：七佛以下出頭。又自喏云：各自祇候，喚七佛作性隸，指萬法為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其自喝自喏，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要會麼？揮拂云：曉來一陳春風起，開遍園林百樹花。倫晚年罷上堂，一日忽挂牌入室，已而謂眾曰：斯乃老僧末後一場搬弄也。復問闇上人曰：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對曰：是。曰：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對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怡然撫几曰：後當有人據此為你證明在。(闇號悅堂，後嗣介石朋。)遂以後事分付門人方山寶、竹屋簡，又裁書別諸方知己。魏國公閱倫書大驚，即遣使問曰：師生天台，為甚死在杭州？倫微笑，以手指左右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使擬拜，倫已化去。

贊曰：斷橋和尚以英偉之姿，入雪竇範公之門，始知肘後靈符，不從人得。及出世而簸揚淘汰，可謂精於得人矣。以故方山寶輩數傳而世其家，諸方稱之曰斷橋一脉，有以也。不然，則如世暴流，朝盈夕涸，而斷橋一派嘉聲，何從而挹之？

徑山冲禪師

禪師名道冲，字癡絕，出武信荀氏。少為書生，精通六藝，有聲。然數困棘圍，冲自解曰：無憂也，非當成我出塵之志乎？竟剃落於梓州妙音院。具戒出蜀，放浪於吳楚間，藐諸宗匠而不願見也。當此之時，曹源生禪師唱密菴之道於妙果，冲幾擬進謁，復中止。流連講肆，惟見禪者接足往來妙果，且頌妙果之機用。冲心計：生公若無長處，何得人心若是耶？乃奮起往見，與生酬對數語，深畏之，求侍左右，不去者一年。生公宗乘玄旨，冲俱領會，但於拳棒交馳似有所滯，且屢呈伎倆，生屢拂之。冲恨辭去，曰：尚餘一雙窮相手，要向諸方癢處爬。竟去。歷諸保社，信宿即行。又見靈隱嶽，嶽又不諾。冲又擬去，乍遇故友挽之。住經八餘月，或告嶽曰：冲君才華非易得也，不以方便接之，其失士乎？嶽曰：我已八字打開，渠當面錯過，卻恠阿誰？冲聞之，口耳俱喪，徹見生公妙用，乃北面妙果而拜之曰：幾負吾師，幾負吾師！住後，嗣法曹源生。初，江湖衲子觀望不歸，及其開堂接納，星飛電捲，老師宿德稱善，於是眾歸如雲。上堂，有僧問：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如何是過去心？曰：放待冷來看。如何是現在心？曰：你問我答。如何是未來心？曰：後次上堂向你道：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冲以拂

子擊禪牀左。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冲擊禪牀右。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冲向中間一點。僧乃禮拜曰：心佛眾生無向背，十方剎海一毫收。冲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喚甚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無一時不在諸人頂[寧*頁]上轉大法輪，更來者裡挨肩並足討甚麼椀？以拄杖一時趕散。冲初住嘉禾光孝，次遷蔣山。蔣山瀕江，多惡歲，艱於行乞。一眾有菜色，冲振起謂之曰：我佛祖門風，處違常順。且饑寒凍餒，獨非佛事乎？況法喜之食，食無窮也。即自携布袋，日走街坊，不以風雨自間。每回必命鼓集眾，提持不倦。如此一十三載如一日，叢林不窘。有詔移居天童，會育王又虛其席，以為冲善荷大眾，請冲攝理之。乃小參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來，天童用不著。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晚遷徑山。一日上堂曰：世尊生平用盡伎倆，及其摩胸告眾，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移時坐寂焉。冲善書，暮年尤好之。然所書者，皆先覺古德警策偈頌，無雜言也。有學士求書，欲冲自撰詩文。冲諾，即命引紙，乃大書摩訶般若波羅蜜七字。學士笑曰：仍是舊底。冲以手婆娑曰：我不敢輕慢你等，你等皆當作佛。

贊曰：田單持不二心以守節即墨，不逾年下七十餘城，還之於齊，可謂壯矣。冲公以妙年持不二心入道，蹶然紹生公一脉於將絕未絕之際，且處違常順，奠蔣山一眾於風雨飄搖中，俾曹源生公之道復振於時，不亦偉哉。

天目禮禪師

天目禪師文禮者，字滅翁，生阮氏，為臨安籍也。得度於真相寺智月沙門，得道於薦福松源嶽禪師，出世於郡之廣壽，次則雁山能仁。復詔居南屏淨慈，終於天童者，葢赴暮年之詔也。四會談禪，兩赴明詔於其西丘福泉，乃退閒之所也。禮居雁山時，南國衣冠君子多從之遊。禮杖拂蕭然，清風迫人，松下雲間，泉聲石色，無尊卑目遇而已。然卒不樂，乃退居梁渚西丘。自述曰：我自南山退席回，嬾將藤杖接方來。有時拄到晴坡上，簡點梅花幾樹開。方是時，晦菴居士朱熹者，以道學開館台南，訂有司挽禮再居能仁，不起。乃作偈簡雁山耆宿曰：我拋一語墮龍湫，逗石穿雲幾度秋。白髮詎那看不透，月寒高挂冷猿愁。禮既休閒於梁渚，道俗相尋不絕。禮多兀坐繩牀，熟視搖手而已。或格外相愜，禮自理瓶錨，談笑連朝夕不厭也。節齋趙公慕禮高行，微服過訪，坐語竟日。節齋去，禮竟不問其姓名。適淨慈席虛，節齋起，禮補之，不赴。節齋

乃言於上，上強命之入院。禮曰：九重命下，四海同欽。山嶽懽呼，禽魚起舞。且物外道人因甚也被轉卻，順是菩提。四眾稱善。未久，又杖策宵遯，退居福泉。上惜之，復敕天童居禮。禮居天童，常以南山筆笋、東海烏鯽話驗。方來擬對，禮輒督牙三下，識者驚焉。一時及其門者，非智過於師，不易放行。故自書曰：無韶陽來扣門，終不拶人脚折。有德山至詰問，方纔吹滅紙燭。堪嗟狐媚，妄相嗣續。寧教草滿法堂、苔封古屋，楊岐不得保寧、白雲。晦堂若非死心、靈源，其餘碌碌，難為接足。禮住天童不久，又棄歸西丘舊隱，然方賓益勝。朱晦菴嘗詣禮，禮以格外瀟洒示之，晦菴則彬彬然有容。整冠進問，母不敬，禮驀起叉手。晦菴退語人曰：碧落碑果無贋本也。楊慈湖亦問不欺之力，禮答曰：要明兔象全提句，看取陞階正笏時。禮四歷住持，僅八九載，而退居之日多。其風調高古，見者神肅。然敘及法道體勢，則慷慨太息，或繼以涕。故嗣其志者，皆著大名於當時。淳祐十年冬月，忽晨起謂眾曰：誰與我造箇無縫塔？侍者曰：請師塔樣。禮微笑曰：盡力畫不出。即蛻去，年八十有四矣。闍維，頂骨牙齒不壞，舍利如燦珠，附天童應菴祖塔之左而閟焉。

贊曰：余覈公道行，垂手三十餘齡，四遷五退，如白雲影內神仙，可仰而未可攀也。再味其說法，若誌公之容，謾許僧繇描摹，當時君子以公之名齊於妙喜、應菴，誠不謬矣。

天童如淨禪師

如淨禪師，字長翁，奇逸有遠大志。受可印於足菴，不屑肥遯，廣諸方便。經其笑詈者，皆脫略成器。故嘗開會浙江左右六坐名坊，而淨慈、天童最久焉。其陞座曰：有問有答，矢尿狼藉。於是眉毛慶快，鼻孔軒昂，直得大地平沉，虛空迸裂。正當恁麼時，且與宏智古佛相見。竪拂云：相見已了，合談何事？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開爐打圓相，召眾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漢出來道：作麼生？囚！火爐動也。又曰：螟蛉子殪而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天童門下莫有類我者麼？萬里不挂片雲，天地一團猛火。又曰：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云：咦！一欵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有覺禪者，親依年久，夜分請決於淨。淨曰：我困倦，旦去，明日為你說。覺念日月蹉跎，含涕而出，露立待旦，整威儀入室。淨憐之，乃上堂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邊翼，堪笑烏梅齩鐵釘。覺傍失聲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淨便喝。識者稱淨險要頗類雲門，其縝密實如洞山，但未見

稟承何人。或問請曰：師唱道多年，名滿叢林。高足已闡化，方得法源委。乞明指示。淨良久笑曰：涅槃堂裡向汝道。(有本云：涅槃堂裡看。)又示眾曰：古人大雪滿長安，天童賣却者心肝。無神通菩薩猛劈一椎，千手眼大悲揑恆多端。還會麼？獅子教兒迷子訣，老婆心切不相瞞。淨年六十六，忽命侍者設香案，聲鼓集眾拈香，嗣足菴焉。其語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峯，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足菴大和尚。足菴名智鑑，鑑法嗣天童玨，玨嗣長蘆清了。了字真歇，乃丹霞子淳入室之子也。是淨為青原下十七世之正裔。初，足菴鑑公為兒時，母與洗手瘍執鑑手曰：好似箇甚麼？鑑曰：似佛手。親歿，即從長蘆真歇禪師得度。玨首座器其進止端莊，以方便示鑑。鑑即隱象山，屏絕諸緣，一钁為伍，廓達玄旨。復就玨，玨可其見處。鑑住後，以枯淡集方來。晚年徙居雪竇座下，明眼衲子皓首相依。如淨以栢子話請益鑑，鑑本色策之。淨乃領悟曰：西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跳-兆+孛]跳，松羅亮格笑掀騰。鑑曰：老成持重，為人天眼。聲光暴耀，非我所望。淨既受記莂，乃重其師訓，半生開化，不邀虛名。又疾時輩冒稱越繼，故臨末際方示法源。乃召眾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跳-兆+孛]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奄然長往

贊曰：丹霞、大隆洞宗之後，而冒濫之弊駸駸有矣。長翁舉措風規，無乃塗毒鼓不容側耳，抑識法者懼乎。但其入理深談，不滯玄微，真洞下獰龍，而雲行雨施，詎可量哉。

上都華嚴全一溫禪師

禪師名至溫，字全一，邢州郝氏子，為天童如淨禪師八世之裔也。性敏捷，不易出語，語則合度。六歲從萬松秀禪師祝髮為大僧，是時萬松之庭多俊杰。會偽金章宗明昌四年(即南宋光宗紹熙四年癸丑)，召秀說法於內廷，其王親貴戚羅拜求示，秀俱無言說，惟合爪當膺而已。溫大疑其所以，乃請問於秀公，秀公拂之，溫益疑，遂心計曰：至道雖玄，非言莫顯，師於佛法得無吝乎？一日見僧問秀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為甚道琉璃殿上無知識？秀厲聲曰：折却殿了，與你相見。溫不覺失笑，秀顧溫曰：笑甚麼？對曰：可惜打破瓦。秀曰：打破後如何？溫又無語。然溫博學強記，與雪庭裕公往還辯論，裕每譽之。秀公遷大都仰山之栖隱寺，丞相耶律楚材常問道栖隱，因與溫甚善。會同學林泉倫上座出住萬壽，溫以大事未了為愧，且憂憤成疾，久之乃得秀公之旨，於是機不可攖。秀公暮年常課華嚴，門下得法者雖一百二十人，惟溫最愜公意，其金都

應酬悉以溫代之。秀公歿，會元主伐金，溫開法華嚴，林泉倫繼席報恩，其道價齊重於京都。元主研究三教典籍，以為宋徽宗不業三教正經，佞於方士丹昇之說以至亡國，詔有實學之士較諸道藏偽撰，除道德、南華外盡行燒燬，命林泉倫於大都憫忠寺舉火。是日傾都傳聞，士庶畢集，倫乃以火炬打圓相云：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如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便燒之，眾口雜然稱正。時至元庚申也(即南宗景定元年)。元主將西征，有嫉我教者，遂奏議曰：釋氏雖托方外，然多忠烈之輩。今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膂力者，宜募為部伍，扈從西征，可為開國之一助也。溫聞大驚，乃顧楚材而折其說。楚材亟白元主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鵝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雖死不犯。用之從軍，豈其宜乎？若不循法律者，必無智行。在彼既違佛制，在此豈終王事哉？一舉兩失，實不可也。元主遂然之。太保劉秉忠以僧服而輔元主，元主甚敬之。忠曰：臣乃宇宙之廢品耳，何當聖眷？此有萬松秀禪師之高弟，名曰至溫，唱曹洞宗旨於上都華嚴寺。其學兼內外，道貫天人。陛下若詔而賓之，必充擴仁風，為蒼生之依賴也。於是溫入內廷，與元主朝夕論道。元主嘗恨相見之晚。河北諸禪剎，自宋政和以來，加之遼金壬辰兵穢，祖庭未得興復。元主敕立禪僧為主持。於是三河寺院，沛然興矣。燕趙秦晉之間，洞室宗風大啓，皆溫之力也。溫居內庭，三載如一日。辭還，錫號佛國普安大禪師。至元丁卯五月(即南宋度宋三年)示疾，沐浴更衣而逝。異香三日，茶毗舍利無數。四眾分塔而祀之。

贊曰：朝生鳳雛，自與千歲玄鶴同途而異轍。余觀溫公驅烏於萬松之庭，其胸中固已吞雲夢八九耳。及演化大都，果遠出羣賢之上。然兵火之餘，能使王公貴人信有此事，非氷霜潔行不足以感之。今人獨味萬松評唱之語，而不聞公有回天之力，何哉？余故表而出之，為洞宗之威鳳云。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七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八

北平慶壽簡禪師

禪師名印簡，字海雲，山西寧遠人也。得道於慶壽璋禪師。璋字仲和，乃天目齊之裔也。齋參五祖演和尚，得演記莂，遂隱天目。當其時，出五祖之門者，化徧南州，而三佛之裔稱盛，獨齊公居天目，甚枯淡，法席寥然。暮年始有嬾牛和上座紹齊之法，而和之枯淡尤甚，僅得竹林寶，寶得竹林安，安傳容菴海，海之名頗著，乃有中和璋，璋之下有印簡出焉，簡出則齊之道大於北平矣。簡本出儒家，有生知之質，其父宋氏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簡掩卷進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其父愕然，提其耳曰：孺子可教也。時方七歲，於是古今經緯之學，一目輒知要領。然疑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之理，不遑寢食，乃盡捐宿學，走事中觀沼禪師，每發問端，沼每止之。沼老常命簡扶行，偶下堦，簡掣沼公之手，沼咄曰：者埜狐精。簡恍然而諾，沼乃遣簡行脚。簡既飫遊孤策，過燕京，雨阻松舖，中途夜宿巖下，因擊石火，劃然大悟，乃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天下老和尚信不寐語矣。遂達慶壽，通謁於中和璋公。公先夕夢異僧策杖竟，來方丈，據獅子座，晨起而心待之，簡果應期而至。璋大喜，受展問曰：你曾到此麼？簡對曰：印簡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曰：切莫打埜槨。簡曰：石火迸裂，眉橫鼻直。曰：吾此處別。簡曰：如何表信？曰：牙是一具骨，耳是兩片皮。簡曰：將謂別有？曰：錯。簡喝曰：草賊大敗。璋笑而休。次日，璋公以臨濟兩堂首座下喝機緣，令簡下語。對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椎？曰：你只得其機，不得其用。簡掀倒禪牀。璋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簡與一掌。璋曰：只得其用，不得其體。簡曰：青山聳寒色，月炤一谿雲。曰：只得其體，不得其智。簡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曰：要且沒交涉。簡震，拍其兩掌。是時左右皆為變色。璋公乃曰：如是，如是。遂命掌記室，而師資如水乳也。元世祖辛卯年，簡主慶壽，衲子不懼苦寒，趨歸法會，而禪牀幾至折脚。其都中貴人多雜遝門下，簡一以璋公真率之風應之，無不悅服。葢璋居慶壽，受公卿之刺，從未以名姓干復之。然以祖意徵扣，則忉怛往返，不留餘地也。一日，簡於廊下逢數僧，乃問曰：那裡去？一僧對曰：賞花去。第二對曰：禮佛去。第三對曰：那裡去？第四僧無語。簡俱以棒打之。復問第五僧，對曰：覓和尚去。簡曰：覓他作甚麼？曰：待他打時，還他一頓。簡曰：將甚麼來打？曰：不將棒來打。簡連

打曰：者掠虛漢。眾皆走散。簡召曰：諸上座。眾同首。簡曰：是甚麼？乃趨寂。謚曰佛日圓明大師。
贊曰：簡公據無師之智，出家行脚，徧閱尊宿，而後扣中和室，投機之語，盤旋密運，稱可觀矣。公不假能事，而起天目齊幾湮之宗，則老東山之面目儼然，豈非巨冶無分金之體，而千江有得月之機乎？

徑山高禪師

妙高禪師者，號雲峯，閩之長谿人也。其母夢池上出大蓮花，有嬰兒合爪坐華心，以手捧得之而娩，故小名夢池。幼明敏好學，諸老宿皆以奇童稱之，愛其吐詞有關聖化。年未及冠，忽記宿因，乃棄業為大僧，一錫吳楚。首參癡絕冲，冲以道德文章傾動一時，高微露風采，冲大喜曰：此子有冲霄之質，若堅其羽翮，飽足秋風，實吾宗之望也。因指見無準範，範公不近人情，及陞堂入室，高對語雍容，範甚器愛。已而復見偃谿聞禪師，聞住育王，使高司藏鑰。一日，聞公顧高曰：不道子無見處，老僧只道未在。高對曰：未在底正是妙高受用處。聞曰：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高連下語，聞但搖首曰：未在。高詞窮，愧汗橫流，仰面視聞，聞震聲曰：過也，過也。高忽徹，乃踴躍作禮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公笑曰：子此回可以說禪也。於是從聞遷南屏，適宜興
大蘆，虛席勤舊，請命於聞，聞以高主之。及行，聞乃謂高曰：先師浙翁琰和尚嘗云：我自離佛照老人之門，一味因時度日，不敢過為。蓋恐辱吾老人也。嗟乎！先師德業冠世，猶其競業若此。汝今此行，當體先人苦口，使大慧門風不濫則足矣。餘何圖哉！高既居大蘆，四眾知名。遷居江陰之勸忠寺，又遷雪川之何山。景定間，有詔移高居蔣山。上堂曰：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覿體全真。無端鏡容大士，鷹巢躍出，勞破面門，早是遭人描摹，那更缺齒老胡不依本分？遙望東震旦，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來，意在攙行奪市。直得鳳堂鼓響，阿閣鐘鳴，轉喉觸諱，插脚無門，合國難追，重遭訐露。蔣山迫不得已，跨他船舷，入它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戍樓夜貯千峰月，塞草閒鋪萬里秋。元兵渡江，或請避其鋒，高曰：盡大地是戈矛，汝擬向何處去避？山門否泰，在我一人，汝勿復言。兵至，有迫高索金者，以刃擬高，高延頸曰：要殺便殺，吾頭非汝礪刃處。即有金，乃十方物也，終不敢奉君以求生。執刃者悚然目之，捨而去。丞相伯顏勾戟長鈹，環錯而進，高趺坐繩牀，不涉言色，顏公甚致敬焉，乃捨牛百頭、糧五

百石。後伯顏問道於靈雲定禪師，乃言蔣山高公有德圓通之雅量，惜當時軍務在握，未及盤桓。元世祖庚辰歲，高遷徑山，席未溫，寺罹於火，眾有咨嗟下涕，惜其舊而難其新，高曰：興廢繇人，法無定相。於是整理火場而安眾曰：五峰峭峙，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在；衲僧活計，何曾遷變？著手不得處，正要提撕；措足無門時，方可履踐。直待山雲淡泞，澗水潺湲，一曲無私，萬邦樂業，正恁麼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今共一家。閱九年，徑山復舊。戊子，有毀我宗於朝廷者，以為禪說不合聖經，高聞而奮起曰：此宗門大事也，吾雖老，尚強一行。至京得旨，集諸宗徒廷辯，元世祖問：禪以何為宗？高對曰：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量分別所能到，惟悟得證。宣問再三，高歷舉西東諸祖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趨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旨明徹，朝廷震動，乃宣高進便殿賜坐。又宣百法論師仙林者與高持論，仙林曰：昔佛始從鹿埜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不曾說一字，五千餘卷且道自何而來？高答曰：一代時教如標月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仙林曰：如何是禪？高以手打圓相，仙林曰：何得動手動脚？高曰：上座講得千經萬論，且道者一圈落在甚麼法門？仙林不能對，乃避座稱謝。高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世祖大悅，左右皆呼萬歲。於是天下禪風大振，徑山復火。高曰：老僧宿負此山耳。又力營建，不三載以次落成，南北禪流大集。或請高說生平行實，高笑曰：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竟入滅，時世祖十四年癸巳也。閱世七十五，坐五十九夏，塔於寺西。

贊曰：妙高禪師出居雙徑，席未煖而寺遭燬，能以堅忍力而復新五峰樓閣，其事蹟灼類無準。年垂七十，尚抵京廷辯，又類淨因成之逢善華嚴、忠國師之驗大耳三藏。嗟乎！豈非蛟龍鬬則水勢洪，金石擊而火光烈，所謂小出大遇，千秋一合者耶？

靈雲鐵牛定禪師

禪師，吉安王氏子也，名持定。久依雪巖，因陳頌得號鐵牛。其頌曰：鐵牛無力嬾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欽公曰：好箇鐵牛兒。故人以是稱之。定初得度於肯菴勤禪師處，常讀雜華經，以為積功累行，修行曠劫，始得成佛。復自忖曰：審如是，眾生無有成佛之期耶？乍聞教外別傳之旨，身心踴躍，疾走參雪巖欽公，乞居槽廠，喜作淨頭。欽憐之曰：禪者無太勞乎？定對曰：欲求無上妙道，豈敢言勞？欽示以偈曰：昭昭靈靈是甚麼？眨得眼來已蹉過。廁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原來只是我。

定不領旨。一日，欽示眾曰：兄弟做工夫，若也七日夜一念無間，目不交睫，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去。定益愧勵，曉夜參究。忽染疴，自取觸器，就坐屏處，單持正念，目睫不交者七日。至中夜，頓覺山河大地覿露真常。良久，如聞擊木聲，遍體汗流，其病亦瘳。舉似欽公，欽復憐之曰：百尺竿頭，進步為奇。定更加精進。經六載，欽公垂問：亡僧死了燒了向甚處去？無酧對者。欽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定乃洞徹，言下厲聲曰：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休。欽曰：試哮吼看。定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山河舉，笑倒西天碧眼胡。欽敲香几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甚麼？定作掀禪牀勢。欽公笑曰：一彩兩賽。乃辭欽去。流覽名勝山水，有以巨剎相挽，定概不欲居。乃曰：人勞於前，我逸於後，其可乎？至衡州酃縣，過桃源山，眷其幽邃，刀廬於桃源。桃源深處，人跡罕到，烟霧晦冥，而山君水王出沒無時。定以迷悟因緣示之，授其五戒。於是神靈呵護，未久叢席大成，號曰靈雲寺。定為人好培養衲子，四事周備。間與談論，靡所不至。然自受用處數十載，一折脚木榻而已。遇人無貴賤，危坐燒香，清茶對話，竟日夕無倦色。常有士夫過訪，顰歎不堪而去。伯顏公入山問道，聯牀旬日。臨行，定倚杖門送曰：公今生失脚，墮於尊貴。一念不來，即來生也。再若失脚，山僧無奈公何矣。會公除政府，欲疏朝廷，賜定衣號。定曉以偈曰：大地山河一鐵牛，多年忘把鼻繩收。堪嗟槐國人如市，旦暮笙歌鬧畫樓。顏公發柬以示僚屬，其挂冠歸田者數人，而在朝辦道者甚眾。大德壬寅冬，手書長語示眾，其略曰：塵世非久，日銷月磨。桃源一脉，三十年後。流出一枝無孔笛，虛空吹起太平歌。癸卯春，泊然坐化。閱世六十有四，坐三十三夏。函全身於陶器，瘞於寺北沙潭。三年後啟視之，爪髮俱長，顏色如生。

贊曰：余讀中峰廣錄，至題定公贊，有茶陵千仞靈雲寺，聲播元朝數百州之句，默想公之為人，必大有可觀，中峯故歸重之如此。及簡燈錄見公投機頌，如多寶佛塔湧起虛空，人人得而瞻仰，益知公悟處的當，與高峰齊名宜矣。

悅堂閬禪師

禪師祖閬者，南康人也，號悅堂。宋端平改元，生於周氏。連眉秀目，神氣奪人。年十二，聞鐘聲嗒然自失，即厭家居。乃辭親求出世法轍，受業於嘉瑞沙門。日閱大乘經論，夜則禪坐，或枯立終宵。栖賢法師誘閬入講筵，閬曰：講經能了生死否？曰：代揚佛化，廣利羣生，況自了乎？閬曰：誰是羣生者？法師駭歎曰：沙彌

再來人也。閬於是倍加精進。因閱華嚴入法界品，有所省發，乃受具足戒。東遊蔣山，見別山智，語在智傳中。智嘗稱曰：閬江西氣品，它日有過人處。雖然，也是六月梅花，且指見斷橋。斷橋歿，別參介石朋禪師。朋曰：道者何來？對曰：長橋分埜岸，一棹舉湖心。曰：空山雲面合，何處覓形踪？對曰：一聲金磬動，獨露萬機前。曰：先賢無字語，不妨速道看。閬擬對，朋便打。自此服勤於朋，見朋不敢仰視。一日，朋忽召閬閽黎，閬趨諾。朋曰：趙州庭栢話作麼生會？擬進語，朋擊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閬深契妙旨，乃西還隱廬山。會東巖日住圓通諸山，以晚輩藐日，話不行，閬故移杖就訪。值上堂，閬出大展，然後進問曰：如何是佛？日曰：仁者問佛那？曰：實是某甲疑處。日呵呵大笑。閬喝，日便打。日尋知閬，乃設特位尊之。閬謙就半座，凡遇大參，入室必展拜，益重其禮。或竊笑其迂，日怒責曰：無我之風，杳不聞矣。非果地至人，難以至此。汝輩敢忽之耶？是以圓通法席之興，多閬力也。九江錢刺史以西林聘閬說法，廬山宿衲多起就爐韝。嘗勘僧曰：微塵諸佛在汝舌上，三藏聖教在汝脚底，何不瞥地去？僧罔措，閬便喝。又勘一僧曰：釋迦彌勒是它奴，它是阿誰？擬對便打。又問：新到何處來？對曰：閩中。曰：彼中佛法如何住持？對曰：饑餐困眠。曰：錯。僧曰：未審此間如何住持？閬拂袖歸寢室。至於移開先，遷東林，眾滿五百人。宗廓人室，閬曰：溪聲盡是廣長舌，且道說的是何法？廓大悟，閬乃以布衲授之。有僧進曰：明眼英靈滿師座下，未見肯可。今以大法頓授初參，可乎？否耶？閬展掌曰：會麼？僧默然。閬曰：將謂山僧多少奇特。元貞初，賜通慧禪師號，併紫法衣。大德間，補靈隱。年七十五，說偈而歿。其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宗廓繼席東林，聞訃亦說偈歿。廓號無外，首住雲居，以自強著節，志士仰之。

贊曰：余簡介石朋公之語，不多得矣。獨見其因行掉臂間，遂使悅堂廉纖脫盡，信哉！魚腸匕 首，立可斃人。宗廓之嗣悅堂也，顛末一致，可謂肖 子。區區蜾負而祝似我者，何足道哉！

匡廬一山萬禪師

禪師了萬者，號一山，臨川人也。其先金氏，為江右顯族。萬生貌瘠而秀，氣格精厲。八歲指揮羣小，肅若朝堂。又八歲好學，以淹博著聲。每嘆孟軻氏未達性理，同輩驚其狂。萬曰：聖賢亦猶人也，何無是非眼目乎？乃毅然求佛為師，竟於金谿常樂院棄髮。是夕芝產，戶樞院主卜 之，得乾之九五。占 者曰：剛健中正，聖徵

也，當為法王。萬遂遊方，徧見名宿，得旨于東叟穎。住後，嘗謂及門者曰：我當時初參偃谿，聞尊宿聞，以為我齒牙超邁，每同商略古今。間謂我曰：子姿質銛利，山僧實不及子。但有一著，若識得，山僧在子脚底。我雖不測，棄去，未嘗不珍味其語。又見靈隱荊叟珏禪師，亦蒙隆遇。珏曰：近日法社淒凉，勘合中道。太過者生易，不及者生疲。疲病庶幾可振，易病難醫。何也？佛祖境界，非世聰之可測度。彼時雖銘其說，不能當下慶快。如是展轉，所歷非一，大抵遮前護後，遂乃撥妄求真。及到南屏，惟吾師東叟穎和尚能捋下鐵面，當眾以如意指我曰：萬書記文彩燦爛，應酧時機則不無，管取涅槃堂裡一字也用不著。彼時我心識俱喪，乃強曰：何也？吾師曰：別人根鈍不得利，子則根利不能鈍。我對曰：豈無方便？師曰：又恁麼去也。自此啟口說不出，舉筆寫不出。一日，偶經神祠，見紙錢灰旋風飛起，盡亡所執。吾師遂以妙峰師翁禪板如意交付於我，我今日舉著，大似一回喫水一回咽矣。妙峰名之善，玅喜之嗣也。萬為人鯁直，少含蓄，好樊勵後學，見有小善可錄，必展轉發明，人亦不敢偽。或有過，則曰：人非聖賢，孰能免焉？改之為貴，人亦不敢飾。至若事關法化，知見差訛，則切直千餘言猶不已，當時以此憚而懷之。初住天台之寒巖寺，三年移仙居之紫籜山，大闡法化。有僧問曰：紫籜山庭如錦繡，是誰按拍畫圖中？萬曰：深沙休努眼。僧顧左右曰：道甚麼？曰：碧水浪吞鈎。僧曰：將謂歌謠風日煖，元來鼓角陣雲深。曰：八千子弟歸何處？消瘦秋空一笛霜。僧曰：恁麼則山河無意屬英雄也。曰：摘楊花。僧次日復進曰：昨日公案未圓，乞師再垂方便。萬曰：分付直歲，不得普請。曰：古老頭巾，真難共語。萬擲下拄杖，僧出大叫曰：紫籜老漢，今日方始瞥地。萬便休。十載，遷疎山。疎山舊例，住持須通刺當道，萬輒不可，曰：孔席不煖，墨突不黔，誠各行其志也。況我圓頂之夫，何天不可翱翔？乃為三間古院，委曲權門，是則法化未弘，僧風先掃地矣。當道議不合，萬留偈法堂，飄然而去。偈曰：疊疊韶華一杖藜，白雲到處有山棲。等閒愛種蟠桃核，不把春紅賺馬蹄。江淮總統聞萬高標，會諸山於靈隱直指堂，議以開先迎萬。或度其厭叢林，不肯來。有耆宿曰：萬公必來也。彼雖起居蕭灑，然瞿瞿以法門綱目為任，若致之以誠，即十字街頭肩栲栳養閒漢，彼亦欣樂。況開先為山林之勝，且便於衲子，公豈木強人乎？公必來也。萬果携數禪衲，惠然而來。有偈曰：剎竿扶起本無心，教外金襴影自深。肯著三三前後力，波濤陸地起龍吟。於是開先鼎新，英俊大聚，扣問之外，從未隻字干及豪貴。其時道俗蒙萬示語，如獲珙璧。笑隱來參，萬審其機緣，指往百丈為晦機，嗣無我之風，海內仰之。又十載，住東甌江心寺，少不適意，又棄

去。寺眾數百泣挽，隨至馮公嶺，不從。萬嘗曰：古人因學道以立叢林，事事隨緣，法法周備。為住持者，觀會中或有一箇半箇實心務本，則當不顧安危，竭力支撐，雖社廟神壇，亦可居而不愧。今人計叢林以學道，或三百五百，不顧日逐，何所用心？但云頭頭合轍，物物圓融，乃崇尚土木，鶩伺豪家，然後竊虛器，傳子孫，與蚖蛇戀窟，明無少異。毫厘既差，千里懸隔，良可悲夫！晚年，匡廬月澗明公迎萬歸東谿，萬翩然命棹，曰：滿望春江興不違，一波纔動萬波隨。烟嵐調拍如相委，何待芳心託子規。月澗歿，開先之眾復請萬，萬力却之，曰：我住持三十載，而法化寥寥，更何所望而不休乎？且精神非壯盛之時也。諸公不復言。皇慶壬子十一月二十六日，示疾。越七日，命浴更衣，據室危坐，書訣眾語，儼然而化。闍維，收五色舍利，大如菽，不可計，目睛、齒牙、頂骨不壞。時改建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釋尊舍利奉於中，遣使分一山萬禪師目睛舍利，以寶匣秘之，陪塋焉。餘舍利塔東谿。

贊曰：名位，虛器也。道德，實跡也。據虛器而核實跡，則失矣。余觀萬公平生住持，獨持大體，熙於實跡，不以名位自累，少不合輒棄去。此其節概，大過於人。應菴曰：衲僧當著草鞋住院。良有以哉。

高峯妙禪師

禪師諱原妙，出蘇州吳江徐氏，為雪巖欽禪師入室之真子也。弘法於天目之獅子巖，因以高峯自號。關居三十載，橫拈倒施，而令行吳越。南宋嘉熙戊戌年三月而公生。公生性遲重，寡言笑，行如瘦鶴，望之似懦弱，然其神氣精悍奪人。幼喜趺坐，凡見髡流，必合爪勞問成禮。淳祐壬子，從秀水密印寺法住沙門得度。年十五，備知大僧事。及戒得滿分，於其律度開遮進止，不期而咸合焉。尋習教觀於天台，其文句義學，弗可難也。公每忖達磨一宗，不立文字為教外別傳，能了當人大事，為之立地成佛，豈徒然哉！即出杭州，參訪宗門知識，入湖南淨慈。淨慈為武林禪窟，倫斷橋居焉。公參僧堂，立死限三載，擬求妙悟，竟無所發。時雪巖欽禪師寓北磵，斷橋指公往謁。公謁雪巖，雪巖不許通謁。公益心切，乃告香通誠。雪巖許見，未作禮，即連棒打出。公垂涕回惶，復入雪巖，便問：阿誰拖你死屍來？又以拳打出之。於是疑團猛結，無所攀仰，乃擬避喧求靜，齩嚼話頭於徑山禪堂。及月，忽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匊戰胸次，目不交睫者六晝夜。忽覩演五祖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者漢。從前話頭，一併打失。其年二十

有四矣。雪巖已赴南明，公即走覲。纔入，雪巖便問：誰拖你死屍來？公便喝。雪巖拈棒，公把住曰：今日打原妙不得也。曰：為甚打不得？公拂袖而出。次日，雪巖召公問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對曰：狗舐熱油鐺。曰：那裡學者虛頭來？對曰：正要和尚疑著。雪巖休去。公以為妙契玄旨，自此隨問即答。久之，雪巖謂公曰：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對曰：作得主。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對曰：作得主。曰：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公不能對。雪巖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睡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在那裏安身立命？公遂別入龍鬚。經五載，因隣僧推枕墮地，作聲大徹，乃曰：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咸淳甲戌年，住湖之雙髻峯。禪者登峯益眾，公即入西天目山之獅子巖。巖絕躋攀，其來決擇之者又滿百許人。公乃別居巖西石洞。石洞之險，非梯莫陞，大書死關二字為額，盡屏給侍。日用一食，以甕為鐺，斷緣撤梯，巖中弟子罕見其面。或垂語以驗，方來不契，即拒關。其垂語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本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元世祖丁亥年，雪巖遣白拂囑公，偈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始陞座開導，其語懇切，中古尊宿未之有也。叢林謂之禪經，抱道老成之士並歸焉。一日，民間訛謠官選童男女，本小師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公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本大徹於言下。或問諸弟子優劣，公曰：若初院主等一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鐵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卻是上林新篁，它日成材未可量也。元貞乙未季冬朔日，命鼓告眾曰：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今日(或云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眾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厘有差，天地縣隔。復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跏趺泊然而寂。七日，容色益明潤，舍利結於爪髮。越三七日，塔全身於死關。坐四十三夏，歷世五十有八。仁宗戊午，謚普明廣濟禪師。

贊曰：古以滹沱機用，如塗毒鼓，聞者皆立死。或先後於近遠稍異，迨密菴後，幾不橫死矣。幸雪巖得無準藥授之師，師復塗而擊之，以立死。中峯輩至今聞其餘響，猶自胥喪。吁，何偉也。非師玄要戈甲，吳越正令，曷克臻此。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八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九

中峯普應本國師

中峯普應國師者，諱明本，其先臨濟玄，玄七傳楊岐會，會八傳無準範，範傳雪巖欽，欽傳高峯妙，妙之嗣四人，師居其首。師自臨濟，其世十八，臨濟自少林，其世十一，是師為少林二十九世之正胤也。師出錢塘孫姓，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至其家而生師。生之時，內室五色光明者三晝夜，襁褓即具大人相，坐則跏趺，嬉戲則為佛事。既冠，閱傳燈錄，至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卻被生死之所流轉，大疑，乃求依獅子院高峯妙禪師。妙公喜，度之三載，觀流泉有省，求妙公印證，被打趁出。自此日作夜侍，常至晨鐘鳴不去，妙公不顧，久而洞徹玄旨，妙公大悅，書自相贊與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鼻。洎十載，妙公告寂，時以大覺寺屬師，師推首座祖雍主之，遂一笠吳楚，西至皖山匡廬，乃東還，結幻住菴於吳雁蕩，遂成叢席。霆發瞿公請主大覺，不就，舉定叟泰應之。泰嘗受職於一山萬矣，乃欲改嗣於師，師大不然，以書卻之曰：昨者坐語未及它論，而首以住院承嗣扣之者，惟恐足下苟循世諦故也。本與足下納交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反覆若此耶？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係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漓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本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本尸，何識量之不廣也？本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為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循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繇此言之，本猶不欲以先師座下人迭尸大覺，而況牽枝引蔓，欲為本之嗣乎？聞命駭然，專冹逆流塔主預此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循俗易嗣，則本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師還天目，廬高峰塔。至大戊申，仁宗在青宮，聘之不就，賜金紋衣，加號法慧禪師。師隱去儀真。己酉，即船以居，乃吟曰：嬾將前後論三三，端的船居勝住菴。為不定方真丈室，是無住相活伽藍。烟村水國開晨供，月浦花汀放晚參。有客扣舷來問道，頭陀不用口喃喃。庚戌，又還天目。辛亥，復船居吳江。陳子聰為師建幻住菴，師又去之，北隱汴梁，吟曰：鄽市安居儘自緜，百般成現絕馳求。綠菘紫芥攔街賣，白米青柴倚戶收。十二時中生計足，數千年外道緣周。苟於心外存諸見，敢保驢年會合頭？明年，又結幻住菴於六安山，吟曰：胸中何愛復何憎？自愧人前百不能。旋拾斷雲修破衲，高攀危磴閣枯藤。千峰環遶半間屋，萬境空閒一箇僧。除

此現成公案外，且無佛法繼傳燈。丞相脫驩公望風訪師，師又棄菴去之東海州，吟曰：道人孤寂任栖遲，跡寄湖村白水西。四壁烟昏茅屋窄，一天霜重板橋低。驚濤拍岸明生滅，止水涵空示悟迷。萬象平沉心自照，波光常與月輪齊。驩公戒邑吏強師至私第，乃與中書平章并諸山必致師於靈隱，師固辭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智，用也。有其體而缺其用，尚可為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便神異無筭，雖緣與智，亦奚為哉？或體用並缺，冒然居之，曰因曰果，寧無慊於中乎？貧道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竟稱病還天目。延祐丙辰，上諭宣政院簡采名山宿德以聞，承旨者期入天目，師聞遯去。南徐丹陽蔣均為建幻住菴。戊午，又還天目。明年九月，朝旨褒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改獅子院為正宗禪寺。駙馬瀋王王璋又齎御香紫衣，即所居而修敬慕焉。宣政又以徑山請師，師不就，乃結幻住菴於中隹山。中隹去西峰三十里，巖磴險絕，緇素跋涉甚難，求師歸院。至治癸亥，西峰凍涸，大木摧折，師自敘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抱愧沒齒。平昔嬾退，非矯世絕俗，葢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參究則缺於悟明，尋常為好事者之所稱道，亦報緣之偶然耳。秋示微疾，有省候者，師皆曰：幻住菴漏且朽矣，不可久住也。有僧告歸吳門，師曰：何不過了中秋去？十三日，手書屬弟子曰：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依清規儀式，不許循世禮也。次日，白虹貫山巔，師跏趺書偈而化。停龕三日，顏益和悅，道俗奔集踰萬，奉全身塔於寺西望江石。閱世六十一，坐夏三十七。明宗己巳，賜謚曰智覺禪師，塔曰法雲。元統甲戌，追尊為普應國師，乃以廣錄三十卷頒入大藏，更命重臣銘國師道行於碑，南詔五比丘繪師頂。相還國，四眾迎相入中慶城，相放五色異光，繇是傾信禪宗，奉師為南詔第一祖。時皆曰：本公圓辯不閡，針砭多方，哀講士之趨岐，傷禪流之混繼，乃推大覺以嗣開先，接玄鑑而化南詔，允有大愚、安龍、潭信之高風。至於大功不宰，至讓無名，杖履蕭然，雲行鶴舉，視聲名而若凂，甘肥遯以如飴，楷芙蓉、訥圓通不足過之。以其瀚海餘波，烟屯雨驟，提鳳閣之儒臣，醒天潢之貴戚，而永明、壽明、教嵩庶可並駕云。

贊曰，人人抱荊山之璧，箇箇得赤水之珠，何難兄釋迦而弟彌勒。及讀本祖自敘之語，愧汗橫流，俯仰無地矣。嗟乎，非真祖師，心語不吐。非正嫡裔，背汗不流。心語不吐者，昧後也。背汗不流者，欺先也。昧後欺先，互相啗啖，則本祖隱現堪忍世界，何日而休哉。

仰山佛智熙禪師

禪師姓唐氏，豫章人也。稱元熙者，西山明覺院得度之名也。晦機者，其師物初觀和尚所贈之字也。號佛智者，御製也。臨江通判從文丞相靖難死國唐元齡者，熙之胞兄也。廬山一山萬禪師者，熙之益友也。大中大夫廣智全悟釋教宗主笑隱大訢禪師者，乃熙嗣法弟子也。熙為人事親以孝，事師以誠，昆仲之間以義，道友之間以直，訓誨門弟則嚴且慈。熙嘗與一山萬行脚，萬不耐叢林，好譏諸方，熙每抑之，且曰：明眼衲子出言為叢林輕重，豈可易乎？物初觀公時居玉几，公為浙人，每操鄉音，晝夜批削學者，學者畏其口，不敢近。熙強萬上謁觀公，觀與熙語，大驚，默計曰：澆漓末世，有此人也。又指萬問熙曰：此老為誰？熙對曰：乃元熙同行某甲也。觀素聞萬名，故深愛熙，得友之正。乃留夏，朝夕警誨，熙輒深入玄奧。久之，出住百丈。萬嗣東叟，住廬山開先寺。兩山法席大振，衲子絡繹。西江訴禪人嘗掌開先內記，請益參究，達旦不臥。萬每示之，訴不領。萬曰：百丈熙堂頭，當能了子大事，亟行勿遲，但勿可言從開先來。訴謁百丈，熙問曰：何來？對曰：廬山。曰：曾見萬聱頭否？訴不語。熙指曰：果遭渠賣弄矣。訴悚然，莫知所以。熙居百丈十二載，遷淨慈。七載，遷雙徑。居雙徑未久，退隱南山之陽。江右叢林聞熙退閒，爭啟請之不已。熙領仰山，仰山久廢之餘，熙至，衲子不厭枯淡，從之者數百輩。其堂廡朽敗不堪，主事僧歷請充修造，熙歷止不許。一夜雷雨暴作，方丈後壁忽崩塌，熙移繩牀就侍者房而臥，明晨命以草苫之。有富人入山，見熙坐草壁邊說法，而禪者悠悠自若。富人乃大異，發意堅請新之，仰山遂成精舍。延祐六年秋仲，手字別所知，復作偈別眾而逝。時侍僧有失常度，語話聲高，熙復張目正色曰：敢以吾死而墮吾規耶？擯逐之。已而瞑目長往，世壽八十二，僧夏六十三。熙四為住持，以策發為急務，然機不易施，施必中節。嘗以百丈埜狐話問訴書記，訴擬對，熙喝之，訴即悟旨。又舉太原孚聞角悟道因緣示常，道者曰：盧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楊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常亦悟旨(常號梅屋，著佛祖通載行世)。又以西湖山水問倫上人，倫曰：通身無影像，步步絕行踪。熙厲聲曰：未在，更道。倫亦悟旨(倫號仲方，後住保寧)。熙晚年久不上堂，四眾堅請之，熙乃曰：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柰何。殊不知雲門四稜著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觸忤好。非但救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雖然，口是禍門。有數禪者座下省發而去。

笑隱訢禪師

禪師大訢者，字笑隱，世籍江州，為唐尚書陳操之裔，後徙居南昌，故為南昌陳氏也。母蕭氏，孕感異徵，日者讖曰：生子當為法中龍、文中虎。及娩，地為震動。父歿，母盛年修淨業。訢為童時，見佛相好，則戀慕如慈親。年九歲，得依水陸院伯父雲閣黎為大僧，遍閱大藏經文，欲扣明己躬，願盡形壽，以法為檀。時一山萬禪師開化匡廬之開先寺，訢竟走依之，不發。然訢常於此切萬指往百丈，遂徹證於熙禪師拂下。熙曰：昔黃龍得旨泐潭，領徒遊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你道過在甚處？訢對曰：千年桃核裡，覓甚舊時仁。熙以為類己，大然之。熙遷杭之淨慈，命訢分座，訢以書記自任。葢訢博學廣知，加之辯才，轉變無方。嘗題曹操讀碑圖，其略曰：碑陰八字非隱語，德祖有智如滑稽。豈是阿瞞不解此，感愧上馬歸路迷。一時名輩稱之。又訪中峰本禪師於天目山，坐語夜半，風雨大作，崖石欲裂，左右皆辟易，訢不少動。中峰曰：訢公慧定之力俱足，他日必大可觀。至大四年，出住湖之烏回，次住杭城報國，又住中竺。報國、中竺俱經火之餘，訢至，任緣鼓舞，大廈俱成，僧徒相從者垂千輩。首以竹篦子付之覺原曇，而妙喜門風又一振矣。天曆元年，朝旨改金陵潛邸為大龍翔集慶寺，以訢為開山第一代。明年，詔入奎章閣，設高座，闡揚大法，出貂裘金衲賜之，訢終不以示人。然自奉儉薄，衾衣常十數載不易也。頻躬燒香，浴以給眾，身外之役，不以勞人。至於名教節義，則感勵奮激，不知有己。明宗嘉其風範，親書廣智菴額，賜訢退居處。至順二年，疏謝歸林下，不報，又辭。文宗敕臺臣慰訢安居龍翔終老，兼命較訂百丈清規，為緇門定式。葢百丈建立以來，年代數百，法久成弊，諸方叢席，各杜繩規，俾律儀大典，易式無聞。訢以百丈舊文，訂列條章若干門，互換主賓，令法久住。書成進上，勅諸叢林遵而一之。於是天下緇流，禮樂鏗鏘，進止有節，大智之風，儼然在矣。嗣後朝賜益隆，梵侶益眾。其禪席之盛，自秀法雲以來，未之有也。會中龍象，則有愚菴、智及、季潭、宗泐、清遠、懷渭輩，激揚旨要。嘗問僧：青州布衫重七斤，古人道了也。畢竟一歸何處？僧曰：東廊頭，西廊下。曰：甚麼處見趙州？僧擬對，訢曰：棒上不成龍。又問：竪拂拈椎，古佛榜樣。擎杈舞劍，列祖條章。衲僧下一句作麼生道？僧珍重便行。訢曰：不消一箚。又問：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從你脚下過去也。僧顧左右，訢喝之。又問：無位真人落在甚處？僧便作禮。訢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至正四年五月朔日，退居廣智菴，復與御史脫歡公話別。凡熟知，悉致辭柬。命弟子以兩朝所賜資帛營萬佛閣，俾羣

生得所瞻仰。從容書偈順寂焉。閱世六十一，坐夏四十六。學士虞集為蒲室敘，敘狀訢生平甚詳。葢訢之母精修淨業，感地生白，連訢移居報國。時其母西往，訢常愧慕。陳尊宿編蒲，以故誌所居處，皆曰蒲室。四會語錄外，文集若干卷，名蒲室集云。
贊曰：語云：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若仰山父子之為人，庶其全矣。熙公至歿，猶教誡弟子，整其家法。訢公於歿前一日，召宗泐輩，孜孜以玅喜門庭為屬，較二公之心，而往返閻浮百千次，尚未足其願也。嗚呼大哉！

雪竇無印證禪師

禪師名大證，號無印，鄱陽史氏子也。年十四，投昌國寺智節出家。以所習試優等，得度為大僧。乃焚膏繼晷，研窮秘典。節喜，資證遊方。首謁荊谿琬禪師於廬山之圓通寺。琬貌寒，尋常鼻涕沾衣。證易之，欲發去。復心計曰：逢人草草，安辨玄黃也？因私入室，求說祖師心訣。琬換手槌胸，大叫曰：逼殺人！證疑懼而退。有宿衲思菴睿者，以年邁，寓國通閒房，晦養自怡。林下雖知名，不得而親之。證幾欲就請，莫得其便。一日，睿如廁歸，證從後隨入。睿曰：是誰？證曰：欲求法耳。睿大怒，趣出，便掩戶。證大驚疑，復乘間乞見睿。睿曰：佛法自有方丈，汝到此討甚熱椀？證曰：大證初參，不蒙方丈和尚指示，但見其槌胸大叫而已。睿曰：頭上安頭。證恍然涕泣，禮謝曰：吾師婆心一至此乎？睿曰：據子機智，不宜滯此。比來天童有雲外岫禪師，提唱洞宗。昨見新錄，巧譬傍引，奔逸絕塵，其綿密可觀。子宜往事之。葢岫嗣直翁舉，舉嗣東谷光，光嗣華藏祚，祚嗣淨慈暉，暉乃弘智覺之子也。證機投雲外岫公，乃燈傳弘智七世焉。岫公一日上堂罷，厲聲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作麼生救？證對曰：請和尚喫飯。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不要相救。又對曰：作麼？作麼？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證又對曰：和尚先行，大證隨後。岫公呵呵大笑而歿。證乃備述岫公風度於中峰本和尚，峰喜而贊曰：太白峰為屏，二十里松為座，雲影外藏身，幾多人蹉過？不蹉過，元是隰州古佛再來，切忌機前說破。於是諸方共稱岫公為弘智真傳也。丞相脫歡公請證出世衢之南禪，而次地遷錫，六會說法。然所居之室如傳舍，惟入艸求人，不厭饑渴。嘗曰：我當時錯登圓通門，入思菴室，被渠哄到江浙，七上八落，至今沒箇合煞。若有代山僧鼻孔出氣者，山僧兩手分付。雖然，相逢沒量漢，莫作假鷄聲。晚居雪竇，示眾曰：千說萬說，不若覿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娘生兩隻眼，箇箇黑如

漆，急急急回頭，看取天真佛。良久，云：是何面孔？下座，巡堂喫茶。又曰：妙不妙，衲僧鼻孔無多竅；玄不玄，剎竿頭上無青天。至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證老年退居定水之圓明菴，其示寂時春秋六十有五。闍維，有不壞者二：曰牙齒、曰數珠。舍利明瑩，門人景雲建窣堵於本菴。

贊曰：洞室宗旨，綿密弘智，數傳之下，弗克大啓者，何也？葢學者鹵莽，艱於入殼耳。至無印師資，力揮魯戈，頓返羲輪，猗歟杰也。若以臨末舍利明瑩而識其生平，則負圓通老衲不勝言矣。

斷崖義禪師

斷崖了義禪師者，湖州德清湯氏子也。六歲始言，言即入理。常隨其母誦法華經，因牽母衣而問曰：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靡不周徧，母曾見麼？母答曰：佛放瑞光如優曇花，時一遇耳。又問曰：因甚又道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母良久撫其頂而嘆曰：兒有慧根乎？更宜廣見高明，休自屈。年十七，聞舉高峯妙公警策語，乃勃起曰：此大善知識也，我往從之。其母甚喜，竟造獅子巖謁妙公。公愛其挺特，俾提一歸何處話，且授名曰從一。妙公每呼從一，一每應諾。公曰：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一罔措。自是一歸何處與牛過窓櫺話結成一片，如礙鐵圍。或間求示非拳則棒，一又疑拳棒與本參豈相干耶？偶過盆盂塘，見松梢雪墜有省，即舉似公曰：不問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已，又被痛棒打退，不覺隕身崖下。同學捫蘿救之，一乃誓限七日，晝則樁立，夜則攀樹臨崖，露立達旦。未及期，大徹扣關大呼曰：今日瞞我不得也。公曰：作麼？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踪。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妙公乃上堂曰：我布漫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蠏。今日有箇蟭螟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峰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一便奪拂子云：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我悉知之。公便下座。於是舉揚料揀，詞不少遜，而從一行者之名大顯。辭歸德清，結茆武康，居以事母，名緇樂。訪之又五載，還天日，妙公曰：大有人道你拖泥帶水在。對曰：兩眼對兩眼。妙公乃為薙落，更從一名了義，自號斷崖。遂單瓢隻杖，渡淮楊，歷齊魯，訪燕趙，登五臺，隨所至處辨論風生，海內叢席為之大震。中峰本公狀其生平曰：撞漫天網，解獅子鈴，情亡義斷，石裂崖崩。奪龐老金珠高揮大抹，將阿爺門戶竪柱橫撐。這邊那邊了無羈絆，問禪問道不近人情。大地山河一片雪，話頭流落至今行。名剎爭起

之不顧。逮本、雍二禪師相繼化去，義始住天目正宗寺。年已七十，道風益峻，眾未嘗登百輩，半受諸方付囑者就正請益，不敢生忽。嘗示眾曰：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蘇，如寒灰發焰，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老和尚處多年，每被大棒打徹骨髓，不曾有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纔觸著痛處，不覺淚流，豈是你懽喜踴躍，齩著些子苦味，便乃掉頭不顧？殊不知苦味能除百病。大凡功夫若到省力時，如順水流舟，只要梢公牢牢把柁，纔有絲毫異念生，管取喪身失命。若到純一處，不可起一念精進心、不可起一念懈怠心、不可起一念求悟心、不可起一念得失心，纔有念生，即被一切邪魔入你心腑，使你顛狂胡說亂道，永作魔家眷屬，佛也難救你。戒之！戒之！元統元年除夕，告眾曰：有一件事天來大，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元朝。越六日，指法雲塔西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歸與禪者談笑自若，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侍者曰：某甲相隨得麼？曰：騎馬趁不及。次日，跏趺而逝，世壽七十二，坐夏四十九。奉遺命塔於所指之處，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義初會葬中峰時，笑謂眾曰：過後十二年，更為老僧一會。及入滅時，正符其讖。

贊曰：棒頭覓落處，何如撈月水中。喝下越端倪，卻似分膠膝裏。師初扣關，見高峯孤硬，有上山推轂之難。自後立地，知此道平常，有順水放舟之快。想其為人，烈丈夫也。故其問道出家之跡，頗與盧行者相若。說法寫自心曲，以真實誨人，至今傳其語為禪關策要，宜矣。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九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

元叟端禪師

禪師名行端，號元叟，生台之臨海何姓。何姓世以儒顯，端母王氏博釋五經，章安子弟咸宗之，如漢之曹大家。南宋寶祐乙卯歲生端。端生不茹葷，襁褓中見沙門遂喜。甫六歲，母王氏授以論孟，端咿唔成誦，乃至經子章句悉不可難。每遇紛華雜遝，端則莊坐如在定。母因奇之曰：吾家千里駒也，然恐不為世用。端叔父茂上人者，早歲為僧，住餘杭化城院，適歸省故里，端竟從之剃染，徧遊叢林。謁徑山藏叟，臨機悟旨，藏叟悅之。一日，藏叟問端曰：汝是台州人那？對曰：台州。叟便喝，端拜，叟又喝，端起叉手，叟曰：放汝三十棒。端喏，藏叟又曰：還知我泉南無僧否？端曰：和尚鄭？叟便棒，端按住曰：莫道無僧好。叟大笑而起。端既罷參，乃徜徉西湖山水間，自稱寒拾。里人育王珙作偈招曰：夜半落霜花，日輪正卓午。寥寥天地間，只有寒山子。端不答，乃典淨慈書記。時淨慈石林鞏禪師居焉。吳山石田林處士久隱不與世接，乍見端篇翰，獨以詩柬端，有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之語。端又遠訪雪巖欽於仰山，欽曰：駕發何處？端曰：兩浙。曰：因甚語音不同？端曰：合取口。曰：獺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闍黎在。端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欽顧侍者：點好茶來。端曰：也不消得。於是以上禮賓之。元成宗大德初，為虎巖伏分座於徑山。庚子，出住湖州翔鳳，乃曰：大慧祖師道：寧以此身代大地眾生受地獄苦，終不將佛法作人情。徑山先師藏叟和尚一生不肯四天下人，縱饒釋迦老子、達磨祖師到來，也須退身有分。山僧在侍者寮兩年，弄盡機關，做盡伎倆，直是沒湊泊它處，所以知其為大慧嫡孫。今有炷香供養它，也要大家證明。甲辰，詔主中天竺，并賜慧日、正辨師號。皇慶壬子，遷靈隱。仁宗設無遮大會於金山，命端證之，又加號佛日，乃退居良渚西菴。英宗至治壬戌間，起端居徑山。端居徑山，人才之盛不減妙喜，其楚石琦輩時稱僧杰焉。虞公文靖以文獻宗時兼遊諸禪宿之門，自稱微笑居士。每方楊大年之為人，多剟啄諸家語錄，而讀端提唱，乃謂其子弟曰：元叟生平諦理恢拓，廣說略說莫不弘偉，然關要隱而不發，以待其人。大慧之流風餘韻猶有如此者，不謂老夫復相識耳。其提唱曰：寂靜中做工夫者，以寂靜為究竟，他且不是你寂靜中究竟底物；憒鬧中做主宰者，以憒鬧為得意，它且不是你憒鬧中得意底物；經教中領覽者，以經教為根本，它且不是你經教中領覽得底物；師友中講磨者，以師友為淵源，他且不是你師友中講磨得底物。此無形段金剛大士，

從塵點劫來直至而今，如潛泉魚鼓波而自躍，你擬向東邊討它，它向西邊立地，你向南邊討它，它向北邊立地，教它與一切人安名立字即得，一切人與它安名立字即不得。一切處，一切時，與你萬象為主，萬法為師，此其是也。自非上根利智，具殺人不眨眼底手段，將第八識斷一刀，豈有成辦時節？又曰：自家根蒂下，積生累劫，多諸惡習。若也照燭不破，剔脫不行，日用間豈免觸途成滯？一切法中或有所疑，地即礙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愛，水即淹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瞋，火即燒殺了你；一切法中或有所喜，風即飄殺了你。四者既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明暗色空，森羅萬象，到處粘作一團，如黏膠相似，驅你入驢胎，使你入馬腹，總繇它在。千佛出世，亦無如之何矣。端開化四十二年，三受金襴，密秘之，不以披搭。所賜金帛，悉賑貧乏。復多怒，老益甚。每據坐，竟日傳餐訶罵。及入寢室，或竊問其故，乃左右顧視，欲舉已忘。故道俗於怒罵中得旨者甚多。順帝至正壬午秋，示微疾，問侍僧曰：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捨。安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僧無語。端良久曰：後五日看。至期，更衣趺坐，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氷河發燄，鐵樹花開。垂一足而化。世年八十八，僧臘七十六。所剪爪髮，舍利纍然。閱全身於鵬搏峯北。謚曰普照，塔曰寂照。端退居良渚日，忽有梵僧仗錫來徵般若樞要，端示以獅王奮迅三昧，其僧稽首蹈空而去。左右皆驚愕，端曰：掩鼻偷香，何足羨也？

贊曰：大慧四傳至端禪師，二百載矣，幾如勁弓之末，其勢不能穿魯縞。師崛出珍公之門，而道被三朝，德邁九洲，源厚流長，不亦宜乎？或謂：師之後大抵說法朝廷，豈其家化以金馬門為隱者耶？曰：否。不離菩提樹下而據吉祥座者，斯何人哉？

石屋珙禪師

石屋禪師者，諱清珙，虞山人也。宋咸淳壬申，生於溫姓。生之夜，光貫北垣，其室異香，經旬不散。珙幼斷酒胾，素質清癯，而精神宥密，六經雜史，一覽即不顧，於佛經如獲故物，乃盡棄其所有為大僧，翩然逸舉，擇人而見。首參高峰妙禪師，妙公曰：新戒來須何事？珙曰：生死事大，乞施大法。公曰：我本無法，說甚小大？珙乃服勤，三年不契。妙公曰：溫有瞎驢，淮有及菴，宜往見之。珙直走見及菴，路聞及菴多慢侮，罷廢參儀，不以禪流為事，大有名者，輒遭刪削。珙疑之，然心信妙公之指，如不相當，則走溫未遲也。乃至建陽西峯，通謁及菴，及菴袒襟危坐，受珙展拜，遂問珙曰：區區逐日，何所用心？珙對曰：以萬法歸一為本參。及

菴訶曰：甚麼害熱病底，教你參者死句？珙悚然罔措。及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作麼生會？珙擬對之，及菴驀起，厲聲曰：者箇亦是死句。便入寢室，珙罔措，乃堅依座下。久之，及菴復理前話詰珙，珙對曰：上馬見路。及菴又訶曰：在此多年，猶作恁麼見解？珙憤，以為及菴賣己，因背棄去。及菴笑曰：珙即回也。珙於途中忽見風亭，乃急趨回，舉似及菴曰：有佛處不得住，亦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亦是死句。清珙今日會得活句了也。及菴曰：作麼生會？珙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鸝枝上分明語。及菴肯之。於是出入吳越，激揚禪社，廣結般若緣。偶登霞霧山，喜之，遂搆草菴，號曰天湖，趨風者日眾。珙頻作山居偈頌示之，愛之者以為章句精麗，如巖泉夜響，玉磬晨鳴云。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剎，盡禮致珙，珙不起。平山林禪師作契聰排闥圖柬珙，珙慨曰：林兄不容吾高臥也。於是自携竹笠，飄然而來。福源乃勇於臨眾，不期綱宗大振，圍遶座下，多諸有道。六七年間，衲子為法忘軀，而叢林豐盛，如西天那爛陀寺。有貴人入寺飯僧，見珙布衲蕭蕭，疑為矯飾，竊視方丈，棕拂道具外，空徒四壁而已。貴人大異，乃私問寺主曰：和尚人天知識，何枯淡若此耶？殆非吾輩之所堪矣。寺主曰：然。吾師原儉於自奉，施者雖多，有即散之。常誡吾黨，莫貪甘煖，免償宿債。貴人感悟，歸散家財而隱。有詔徵珙，珙堅以疾辭，乃降金襴法衣賜之，人以為榮。珙嘆曰：吾少壯時猶不如人，況今形之不逮矣，忍將名字勞倦人間世乎？乃上堂曰：卸卻頂上鐵枷，颺下手中木杓。合眼跳過黃河，騰身衝開碧落。獅子踢倒玉欄干，象王擺壞黃金索。白雲兮處處相逢，青山兮步步踏著。喝一喝，云：舉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便棄福源，歸天湖。嘉禾公牘互至，珙作偈答之，有老拙背時酬應嬾，不能從命出烟霞之句。珙年八十有一，行不倚杖，坐不施褥，燈下書字如粟。嘗與客夜話，將達旦，客謝息，珙笑曰：後生輩精神乃爾，安足謀道耶？俄告寂，門人請命後事，珙引聲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堀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已而吉祥化去。火後，舍利五色莫計。塔於天湖，時至正壬辰孟秋也。謚曰佛慈慧照禪師。高麗王仰珙德化，且感異夢，請旨移文江浙，分舍利歸國祀之。

贊曰：瘦稜稜，卻如碧海波心湧起一座玉巖；硬剝剝，好似白雲堆裏突出千尋石屋。乃珙公自狀其微也。至於道傾彤室、德感異邦，置弗論矣。但歷來三百餘年，人誦其詩偈、讀其語錄，恨不尊公至夜摩覩史之天上。葢公不以虛言而欺世也，明矣。

徑山虛舟度禪師

禪師普度者，出史氏，刊江人也。刊俗浮華，度不樂家居，邀正信友出入僧伽藍，結出世緣。熏久機熟，竟斬髮焉，自號虛舟。入講肆，精貫楞伽、唯識。晝倦，憑几假寐，夢遊於俗，俗境宛然。僉有術士相其面曰：公乃玉堂金馬中客，何墮於僧數？度唾之曰：我既登釋譜，不受你輩雌黃也。覺則汗流愧悚，於是廢卷枯坐，不言者累日。同學請入筵，度曰：此非究竟，聽之何為？且諸佛涅槃之旨，豈言詮能及哉？同學病其狂，度即負盆袋而去。徧走江南諸有道名之社，弗生怠忽，乃謁無得通禪師於常州之華藏寺。是日同謁者三十餘人，通公獨許度參堂。度得入通公之室，每求佛法大意。通每低聲曰：佛法儘有，待無人處向你說。度益心疑，夜靜私抵通公榻下，哀求不已。通又低聲曰：將謂無人那？乃指度，復自點胸數下，則瞑目悄然。度驚趨出，於是參究愈切，坐立如木偶人。會通公示眾曰：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別。不將眼看將心看，已見重敲火裡氷。度脫然省發於座下。通乃召度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度對曰：金香爐下鐵崛崙。曰：將謂者矮子有甚長處見解，卻只如此？度拜曰：謝和尚證明。通大喜之。度於是久侍華藏師子，相契如水乳也。通公每勉度出世，度啟曰：行道之日無窮，事師之期有限。師壽縱愈趙州，恐普度薄福。一旦填溝壑，再欲蒙師教誨，其可得乎？通公為之俛首惻然。公歿，度乃離華藏，經行石頭城，夜宿袈裟院。適東西兩房爭法產，搆訟數年不已。度釋以片言，兩僧悲泣悔過，俱以家業屬度，度發笑而去。自此隨方說法，或久或近，三十餘年如一日。嘗示眾曰：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云：正耶？邪耶？又卓云：說邪不說邪，向者裏揀辨得出。黃金為屋未為貴，玉食錦衣何足榮？又曰：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值徑山燬，朝旨以度居之。度年八十，力圖興復，巨細行役尚自董焉。其謙讓不遑，待後進如先輩，從未以老自稱。不二載，徑山落成，時元世祖庚辰也。度每逢通公忌日，必展真燒香，進食垂涕。門下感之，率白首親依，故唱和玅叶冠絕一時。竺西坦歸省於度，度大書一偈委之，俄就匡牀化去。其偈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番歸去，明月一天。時坦居天童，天童及門復有懷信等，而大度公之聲。葢懷信為松源嶽五世之孫也。

孚中信禪師

懷信禪師者，字孚中，為明州奉化江氏之子也。十歲求師於其親，親命抱本入鄉塾。不二載，諸籍了然，竟罷讀。乃謀法華而誦之，

遂堅圖出家，荷任大法。又三載，師事法華院子思沙門，以試經得度。竺西坦禪師居天童，信往謁之。坦公瘦面如鐵，尋常熱棒如雨點，請益者隆冬亦戰慄揮汗。信雖年少，從容入問大法，坦器重之。久經爐鞴，信乃道通担垂，問曰：興化打克賓，克賓還有喫棒分也無？信出對曰：俊哉！獅子兒。坦深肯之。未幾，坦公遷化，信鳴眾請雲外岫補居天童。信與擊節酬唱，拍拍是令。岫每稱之曰：信公乃洞宗赤幟，濟室白眉也。大定丙寅，出住觀音寺。天曆己巳，遷居普陀。至正改元，天童席虛，當事者必以致信。信曰：天童自哲人相繼化後，規製非舊觀矣。今諸公不棄山埜，山埜惟據令而行。諸公若以為可，則山埜以繼述為志，豈敢堅遜而累諸公行李？如不便，諸公請更議之。眾皆稽顙曰：諾。於是信蒞天童，積弊頓除，法席不期而再振，四方以賢譽歸之。當是時，南北兵荒，叢林多窘。天童食堂盈千，眾安居不乏，尚有餘糧以賑饑貧。楚石琦公嘗作偈與信曰：長庚峯頂白雲間，捧笏西來笑展顏。幾疊巖巒圍丈室，萬株松樹繞禪關。當年金碧誰將去，今日天龍合送還。老我恰如窺豹者，管中時復見斑斑。江表大龍翔寺行御史奉詔迎信，信欣然自來，時至正十四年甲午也。越二載，明太祖兵下金陵，寺眾風散，信獨趺坐不去。頃之，兜鍪蟻集，信儼然在定，如不知也。及太祖入寺，信合爪相迎，太祖問曰：眾僧因甚不見？信曰：明眼難瞞。太祖甚喜，乃命招僧還寺。太祖嘗聽信說法，歸為近侍曰：龍翔信僧，言行純慤，真太平有道沙門也。遂改龍翔為天界，命褒章而賜之。信德臘雖高，未嘗以聲色加學者，學者自化。信日課蓮經七卷，寒暑不間。有僧問曰：和尚誦經，還解義麼？信曰：清晨喫白粥，而今又覺饑。僧曰：此語卻與經文不合。曰：明眼師僧，灼然猶在。僧呵呵大笑曰：和尚是甚麼心行？信曰：且喜信受奉行。丁酉元旦，日食，太祖召信問之，對曰：食後自明。太祖又深喜，復論古今符讖之理，信曰：聖哲以至公為心，不求符讖，而符讖自合矣。愚昧以私欲為念，雖鳳麟晝現，仍成恠物。故曰：在此不在彼。太祖稱善，盡歡而罷。八月二十四，晨起沐浴更衣，召眾告曰：吾行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瞑目而逝。侍僧撼且呼曰：和尚不留片語以示人乎？信復展目索筆書曰：平生為人契戾，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乃瞑目長往。時太祖督戎江陰，前一日夢信告別，及還金陵，聞訃與夢合，太祖甚嗟悼。左右皆言前日夢金甲大人相報曰：天界古佛入滅矣。太祖益驚異，賜帑金以資後事。舉龕日，太祖臨奠，依法闍維，於聚寶山前獲舍利五色，命賀齊叔為卜 牛首山建塔，又命儒臣銘之。天童所塔者，爪髮衣履也。初，信承詔去龍翔，天童左右諫曰：當今擾攘兵戈，有志者求入山林不暇，師獨受元主隆譽之名，某等似不取也。且天

下事未知何若耳？信答曰：我汝均為佛祖兒孫，力當撐拄佛祖家庭，任緣赴感，職宜然也。若俱以禍福攖心，埋身藏影，豈大慈曠濟之道哉？且戈矛劍戟之場，獨非安樂邦乎？於是願起從行者甚眾。

贊曰：徑山三代門庭，施設雖各不同，究其機要，皆通權達變之宗匠也。度公至老尚力圖興復，信公至歿猶示應明主，是其荷負祖道之任，真難釋肩。如吳人遊楚者，病中聞之，仍吳吟也。先輩之苦心若此，忽之可乎？

楚石愚菴夢堂三禪師

楚石禪師名梵琦，乃徑山元叟端禪師之高弟也。道弘海鹽福臻，次則天寧，乃至杭州報國、嘉興本覺，德風所被，聲重九洲。當元文、順二帝時，楚山南北，浙水東西，其有道尊宿，無不經錫徽號，琦獨遠引不與焉。至正間，帝師強贈師號佛日普照慧辨，琦亦不署也。暮年以門人景獻代主天寧法席，則別築方齋於天寧院西，為休老計，自稱西齋老人。至正間，四方多事，士大夫逃禪海濱者眾矣。從西齋遊者，如宋公景濂輩，最稱博物。入西齋之門，劇談多北，或有問時勢否臧，琦但唱休休歌，其聲韻莫測。癸卯，元帝師以手書徵琦，琦稱病篤不赴。戊申，明高帝建極，以為折抱毀鼓之初而歿於王事者，無答焉。遂蒲車四出，徵天下高行沙門，勅儀曹請琦陞座於蔣山，使存亡者均沾法利。高帝見提唱語，大悅。明年春，召入宴文樓，以琦年邁，賜杖而行，留琦館天界。又明年，復徵天下有道禪師，均赴天界。其赴詔尊宿三十餘員，出元叟之門者，三居一焉。惟國清曇噩、雙徑智及并琦三人，頻入宴文樓論道。高帝問鬼神幽玄不測之理，琦援據經論，剖釋宸衷，然起居脫略，無異西齋時。高帝每嘆曰：楚石真林下道人也。是年七月十六日，琦呼侍僧進墨池，大書一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即謂噩夢堂曰：師兄，我去也。噩曰：何處去？琦震聲一喝而逝，年七十有五矣。以遺偈聞高帝，帝命依法闍維，其不壞者二：齒如珂玉，舌如珊瑚，無數舍利，連綴其上。歸塔天寧西齋。愚菴以偈哭曰：匡牀談笑坐跏趺，遺偈親書若貫珠。木馬夜鳴端的別，西方日出古今無。分身何啻居天界，弘法毋忘在帝都。白髮弟兄空老大，剎竿倒卻要人扶。

愚菴禪師者，名智及，吳人也。年十七為僧，亦得法於元叟端住。後四遷名剎，元帝師錫號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及公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法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所至百廢俱興。然能俯順時宜，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知。以其提唱語句達九重，撐

大元叟家聲。復喜納言，見三尺童理長則就之。雖工剩藝，自視若不逮。至於料除積弊，不出詞色，力絕其原。故學士宋濂譽曰：元帝師以徽號加愚菴及公不虛也。暮年不得已，再赴明高帝詔抵京。抵京未幾，會楚石遷化，由此得辭還穹窿山。時年六十八，亦書偈趨寂焉。火浴有香氣襲人，如沉水香。所用數珠，循環不壞。其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設利羅積有光。復有夢堂噩禪師，與及齊名。
禪師夢堂，名曇噩，與楚石琦同籍明州。琦出象山朱氏，噩出慈谿王氏，同出元叟之門，同赴明君之詔。噩之祖父以仕顯，家貴且富，羅綺交錯。噩生其間，為童時，喜衣布裘，喜餐蔬食，喜坐靜舍，目不偏眨，如在定僧伽然。與世交，談吐風雲，變幻莫狀也。於諸子史，一閱不再。因遊郡城延慶講堂，見六祖壇經，遂竊懷歸翻讀，連日夕不釋手，乃至忘餐寢，竟辭脫髮，父兄莫能阻之。具戒遍歷禪叢，乃罷參於徑山。噩事徑山既久，名知林下深聖禪寺，請噩，噩則欣然肯來。居無何，遷開壽，諳熟典故，師僧皆從之。噩晝一規曰：僧堂內外，有閱經書者，罰油若干。一僧每逢朔望，納油庫司，讀梵網經；一僧納油，讀傳燈錄；一僧納油，讀易。噩笑而憐之曰：立法之弊，寧至此乎！及移居天台國清寺，年垂七十矣。耳聰目察，敷揚宗旨，有道衲子趨焉。元順帝賜號佛真文懿禪師。年八十有八，赴明天子之詔，館南都天界。天界金白菴，名馳當世，學冠諸老。與噩夜話，詞氣盡索，退而雅稱曰：此翁齒牙帶戟，不可與爭衡也。噩南歸，虛其名位，而規訓門人。復說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要得分明，涅槃後看。泊然示化。時洪武辛亥，其年八十九矣。
贊曰：楚石、愚菴、夢堂行道際遇於離亂之秋，俱持風采，稱為狂瀾砥柱。暮年感有國者與交遊，光鮮元叟家聲。雖三公一時之方便，於法門則有力焉。經云：但以假名字而引導之。此之謂也。

古梅友禪師

古梅禪師者，名正友，姓于氏，廣信人也。住閩之高仰山，為絕學誠禪師入室之真子。誠得道於靈雲定，定嗣雪巖欽，欽為友四世之祖也。友為人文而烈，不依違兩可，好立言行，以潔白著聲。初依末山本得度，本示以禪關節要，不領。因循住江淮兩浙之間，歸省本，本揭其所得，友罔措。本曰：你參病鶴禪耳，翥翼九天，未有日在。友愧無所容，乃徧歷宗庭，因小便觸地，恍有所發。又參絕學誠公於洪州之般若寺，誠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且道是許它語未肯語？對曰：言下委然。誠大笑而起。次早，友得上方丈，誠曰：夜來事作麼生？友以坐具便撼曰：靈雲捉得賊，玄沙

不放贓，即今贓賊一時斷還和尚了也。曰：黃檗打臨濟意作麼生？友喝，誠曰：築大愚三拳則且置，因甚又來掌黃檗？友擬對，誠搖手曰：不是。友曰：畢竟那箇是？誠擊之曰：不是，不是。次早，友又上方丈，誠厲聲曰：抽袈裟。友擬議，誠痛打三十，友連喝，復打六十。次早，哀求挂塔，誠公不許，且叱之。於是友浮沉歲月，自愛也度夏。雪巖因讀法昌語，豁然有新證，乃書頌古數則，寄呈般若誠公。誠曰：此人得我第三番竹篦氣力，猶欠脫殼在。今兄弟家三年五載做工夫，無箇入處，將從前話頭拋卻，不知行到中途而廢。可惜前來許多心機有志之士，看眾中柴乾水便，僧堂溫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箇受用。有等纔做工夫，但見境物現前，便成四句，將謂是大了當人，口快舌便，悞了一生。三寸氣消，將何保任？若欲出離，參須真參，悟須實悟。友遙聞之，閨閣中物一時放下。又三年赴齋，打動鉢盂，乃徹法源、披伽黎，焚香向般若大展，曰：非吾師大機大用，正友幾成木強人耳。住後，上堂曰：慧劍單持，明行正令。擬議不來，喪身失命。還有當鋒底麼？良久，云：正好一帆風過海，箇中不遇駕濤人。喝一喝。又曰：月落山頭慘，雲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指本來心。且道如何是本來心？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中。至正壬辰深春，高仰山樹不顯，泉忽涸。眾懼，友曰：老僧向後自有嘉徵。五月初三，集眾跏趺，垂訓諄諄，奄然斂目而寂。仰山泉始湧，樹始花。友初住天心，掘地見藏金，友掩之。或曰：無主之物，方便納之，以興佛事，曷不可乎？友曰：吾教以檀施為佛事，發藏得物，未之載也。冐而容之，寧不慚乎？其夜風雨暴作，巨石崩壓其處，人名其山曰卻金山。

贊曰：蒿枝之令，數百年來，叢林畏而不聞矣。是以驢乳十斛，雜濫人間，而端人正士，故有流涕長太息之感也。誠公滴桃源真乳於嚴霜巨凍之秋，而古梅之器琉璃也，自無迸裂之患，則雪巖橫出一枝，灼可觀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一

伏龍千巖長禪師

千巖禪師諱元長，越之蕭山董氏子也。出天目中峰本和尚之門，開化烏傷伏龍山聖壽寺。其接物利人，灼類於本。當元季時，其著我田衣者，無不藉賴朝廷褒重而高其聲價。公居伏龍，惟力田博飯而已。君王三錫徽號，公終身不署焉。於是識者以狂瀾砥柱而稱公。公性英敏，初棄家問戒於靈芝律主。時中峰本和尚寓杭城雲居蘭若，會赴丞相府齋，公得拜見於齋筵。本曰：上人是何法諱？對曰：元長。曰：日逐何所用心？公乃再拜請益，本以狗子無佛性示之。公即廬北高峯頂琢磨已躬，屢走見本，本惟叱之無他語。靈隱雪庭傅禪師虛記室吕款公，公來往雲居、靈隱，荏苒法緣，十載不發。乃私嘆曰：饑虎望几上之肉，寧自甘耶？遂禁足峰頂，聞雀聲有省，急走質本公，呈所以，又被叱。憤歸，據關枯坐，簡點所省處，竟不可得。徘徊中夜，或行或立，忽鼠翻猫器，墮地有聲，乃徹見本公相為處，即棄廬歸本。本云：趙州何故言無？對曰：鼠食猫飯。曰：未也。對曰：飯器破矣。曰：破後如何？對曰：築碎方甓。曰：善哉！此事非細，承當者須是其人。於是公服勤一十三載，別隱天龍東菴，垢衣糲食無剩語，人或鄙之。石溪空禪師大建松雲閣，繪三教聖賢影相，並藏其書，以資三教學者流覽。徵文於當世，銘之無敢命筆者。空素知公，乃邀游松雲，敘其所以。公弗少辭遜，文成四百五十言，自書其壁。是時松雲閣閒士多屬名家子弟，讀之大驚服，於是冠蓋博學者爭游東菴。有傳其文至中天竺，咲隱禪師曰：中峰有子如此，臨濟宗風何慮哉？即言於行省丞相，以名剎起之，而公已去東菴矣。其松雲文曰：見到、說到、行到，猶是到到，未是不到到。雖是不到到，未是不到不到。何也？世尊四十九年噇了現成閒飯，簸者兩片皮，說是說非，說長說短，說出許多閒言長語，滿世間狼狼藉藉，末後知非無著慚惶處，乃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我於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敗也，敗也。老子亦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亦言也，既非常名，言之何用？死也，死也。孔子亦云：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乃欲無言，謂天何言？露也，露也。你看他者三箇漢，如向一片淨潔地上擦屎擦尿了，有底將灰土蓋卻，有底將糞箕箒箒掃却，有底將水洗却，任你如何，只是臭氣還在，引得許多蠅蚋蚤蝨、螻蟻蚤蝨之類競來咂嗍，各成窠窟，頭出頭沒，脫離無由。秦坑之、永平火之、三武滅之，愈熾愈盛；雲門殺之、德山罵之、臨濟喝之，彌高彌大。樹繞藤纏，至今無箇合殺。石溪本空禪師奮巨靈劈

太華之手，用芥子納須彌之機，建一閣，扁曰松雲，繪佛祖三教聖賢諸師形像於松雲之上，及取三教之書悉藏松雲之中，無彼此之分，絕人我等見，真顯圓融廣大法門耳。或謂：辨魔揀異，宗門眼目。秤斤定兩，向上鉗鎚。豈可雷同，事須甄別。曰：會麼？瓶盤釵釧一金，毒藥醍醐一味。其人不覺手舞足蹈而歌曰：松雲萬朵兮，溪山盤盤。松風一曲兮，谿月團團。氷崖笋出，炎天雪寒。眼睛只在眉毛上，分付渠儂仔細看。烏傷伏龍山，古有聖壽寺，廢久。公乃登伏龍，喜其湧泉如乳，奇峰爭秀，就故址棘叢中而卓錫焉。次日，鄉民集者數百人，俱言昨夜夢乘雲聖僧至伏龍。及見公，與所夢無異，遂共開荒，為搆草廬。久之，崇成大廈，禪者接踵而問道，三十載如一日。嘗示禪者曰：當臺明鏡，鑑在何人？露刃吹毛，逢他敵者。從上的的相承以來，無有不因者。心肝五臟也同，眉毛鼻孔也同，眼睛舌頭也同，三百六十骨節也同，八萬四千毫竅也同。一處同，處處同，只有些子不同。諸人還簡點得出麼？阿呵呵，縱饒滄海變，終不與君通。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眾。鎮南王亦慕之，則錫號普應妙智弘辨禪師。帝師又加圓鑑大元普濟禪師。東朝又賜金襴，並加師號曰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其隆典雖經疊下，於題咏扁額中並無其製號也。晚年盆鐀自滌，衣衾自補，侍僧屢竊為之，公屢不悅。至正丁酉六月，示微疾，更衣集眾，書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缺。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擲筆而逝，世年七十四，坐五十六夏。宋公濂久參伏龍，乃述其道行以立石。

贊曰：却名易，忘名難。貞節易，忘節難。蓋名節亦虛器也。長公入山，惟恐不深，重開伏龍，一住三十載。王公褒贈疊至，公恬若不知。至其生平說法，勞勞玉齒，如怒獅抉圓石於千仞之岡，莫之能禦。嗚呼！克嗣天目，以駿發臨濟於一時者，微公其誰與？

龍池寧禪師

禪師出淮東通州朱氏宦族，名永寧，字一源。其先東山演公之下開福寧，寧七傳至無用寬，寬乃永寧之師也。寬居舒州太湖，門士不滿百，皆嶢然自肯之輩。其得寧最晚，而寬特注之，以為可繼開福而闡東山法門。初，永寧在襁褓中，弄以金紫，即有慼容。九歲，聞隣壁治喪啼哭聲，辭親棄俗，依禾州之廣慧寺。寺為州之望剎，乃故淮海肇禪師說法處。前一夕，寺眾同夢肇公來，次日獨寧至，眾欣然疑為肇公再世也。及為大僧，汗遊禪社，走舒州見無用寬公。公問：何來？對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對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公使喝，寧擬進語；公又喝，寧擬退；公連喝

之，寧大駭而趨出。自是罷游，堅依席下。一日，公舉雲門答僧須彌山話，寧聞之脫然。公乃召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對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覿面當機，不是！不是！公喝。寧曰：作麼？公曰：東瓜山前吞扁擔。寧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久之，辭去。公曰：逢龍即止，遇水即居。金鷄玉兔，鞭影長驅。至治癸亥，常州道俗以龍池致寧。寧以為符其師讖，欣就之。連三載，成叢林。南國高人以見晚為感，同曰：龍池尊宿，不敢名之。寧慕高峯之為人，別業高崖。至正間，紫書三至，不赴。諸方勉之，始受朝旨，號佛心了悟禪師。然足不越閫，順帝嘉之。乃召璧峯金而問寧之行略。金對曰：不耘而秀，不扶而直。劈華岳迅烈風雷，吸淮海不留涓滴。演東山是其遠祖，寬無用容其入室。雖經三詔下龍池，埜老不知堯舜力。洪武元年，寧囑製紙衣木龕。次年六月十七日，服衣居龕而化。有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缺。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

金璧峯禪師

禪師名寶金，乾州永壽人也，號璧峯。其父石氏，行善無子。有梵僧目普門大士相，授之曰：善事之，奇男至矣。期年，果生金。金生時，紅光蓋室，牛馬皆鳴。六歲親歿，往受淨業於溫法師。從溫既久，通性相之旨，乃代座演法。有禪者遇而惜之，因謂金曰：觀君談論，如望梅也，其能止渴乎？金大驚，挽之不可。遂游方，謁縉雲真禪師，與一源寧同入真室，金輒有省。一日，拮蔬園中，定坐不還。適真公至，撫金背曰：汝定耶？金起對曰：動定不關。曰：誰是不關者？(一本云：動定不關，是甚磨人？)金向前叉手而立，真公奮揕其胸曰：速道！速道！金便喝。真曰：塵勞暫息，向上政未得在。金以拳築真而趨去。已而隱峨嵋，日咽松栢，脇不沾席者三年，聞伐木聲大徹。再參真公，真於地畫一圓相，金以袖拂去之。真又畫一圓相，金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真再畫如前，金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真復畫如前，金於十字加四隅成卍字，又拂去之。真乃總變三十圓相，金一一俱答。真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宜往朔方，大行吾道。金先於定中見一山，重樓杰閣，金碧爛絢，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謂金曰：此五臺秘魔巖也，汝忘之乎？至是游五臺，道逢蓬首女子，披五彩敝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金問曰：汝何之？曰：入山爾 。曰：將何為？曰：一切不為。金喝之，女子眴金曰：將謂是獅子兒。言訖不見。金驚喜曰：吾於此山有宿緣乎？就中結靈鷲菴居之，聲光日溢，無遠近負餱粮而獻者繽紛也。至正壬子，授師號寂照圓明，住燕京之海印

寺。尋稱病，辭還舊隱。明高帝即真，召金之南京，於內殿問佛法大意，遂設普濟會，金蒞其事。已而御製詩十二韻賜金。是時開福之後，惟金與龍池寧寧好行古規，時流諱之。金自代州寓金陵，英才輻輳，開福餘烈復振。嘗問僧：須彌納於芥子，且道阿修羅王向何處伸脚？僧應諾。金曰：恰是。僧呵呵大笑。金曰：劍峽徒勞放木鵝。又問僧：臺山路向甚麼處去？曰：和尚是甚麼心行？金曰：今日被驢子撲。僧作噓聲。金曰：消得龍王多少風。金年六十有五，召侍僧曰：三藏靈文乃是故紙，汝知之乎？僧擬進語，金便脫去。闍維，得五色舍利，牙齒數珠，堅潤宛然。

贊曰：寧、金二禪師以叔姪同時建大旗鼓於廣漠之埜，豈不三賢胆戰，十地魂驚？或恠二公末後，一曰明明一場敗缺，一曰三藏靈文乃是故紙，何斂鋒垂手一至此哉？然歷攷版圖，自大覺拈花之後，莫不皆然，無乃草滿法堂不容不爾耶？抑曆數有歸其冊命之詞乎？

烏石愚禪師

禪師世愚者，號傑峰，衢州余姓子也。早歲歷參知識一十餘員，無所開發。抵杭州大慈，見止巖成公而得道焉。愚初至大慈，倦於請益，但隨眾聽法而已。一夕，成召之曰：愚闍黎！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愚瞥然趨去。於是精神逸舉，窮極玄秘。又常入元翁之室，機絲綿密，翁心喜之。翁即止巖之師也。室中常謂愚曰：暴長之竹，數載而枯；暴流之水，終夕而涸。此理人豈不知耶？但求速之病入於膏肓，則神醫拱手矣。愚遂隱烏石山一十八載，衲子知名。正信長者建廣德石溪大伽藍以居愚。愚居石溪，禪徒始大集。開堂日，僧問：黃梅碓觜花開日，夜半傳衣過嶺南。此事還端的也無？愚曰：一物本來無，兩肩擔不起。曰：畢竟如何保任？愚曰：不是詩人莫獻詩。乃曰：佛病、祖病、眾生病，拈向一邊；丹藥、妙藥、神仙藥，除過一壁。離卻四大幻身，且道那箇是病？那箇是藥？若向者裡薦得，許汝諸人具隻眼；其或未然，山僧分明指出病源與諸人看。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是有病無藥底句。鎮州蘿蔔、栢樹子、乾矢橛、蔴三斤，是有藥無病底句。青州布衫，是藥病對治底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狗子佛性無，是藥病雙忘底句。為治眾生心中五慾八風、煩惱塵勞、妄想執著一切病，一大藏教總是濟世醫方，一千七百祖師公案盡是靈丹妙藥。有病應服藥，無病藥還祛。眾中還有箇漢出來道：和尚自身不能治，何用治別人？只向他道：留得一雙青白眼，笑看無限往來人。愚凡四坐道場，暮年退休烏石，為逸老計。適有長者攜童子上謁愚，愚問：何來？童對曰：虛空無向背。愚大奇之。適懸鍾次，

愚曰：童子能言之乎？童曰：百鍊爐中滾出來，虛空原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撞著洪音徧九垓。愚嘆曰：此子如在殼迦陵也。以大法度之，法名非幻。洪武三年，諸山宿德咸赴鍾山之會，有詔起愚。使者至，愚集眾普說已，而高聲唱滅。有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擦手便行，一天明月。繼愚後事者有二人焉：曰無涯幻，曰日本太初原。原歸化本國，幻於永樂五年奉文帝詔，證西僧哈立麻佛事有感。帝喜，特留幻主靈谷，以備顧問。每召對稱旨。十七年，御製贊佛歌頌，併刊大藏頒行。是日慶雲等瑞，種種不一，備載明紀。其明年春，有敕再建會靈谷，如西僧例。幻不奉詔，亦唱滅。以故愚父子深得或菴之遺韻云。葢愚遡或菴體之八世也。

贊曰：或菴行護國之話於焦山，至中葉幾微而復興。譬猶一指之脉，度隴穿峽，所謂節節皆原。六秀及傑峰父子一出，又若老幹發嫩，支龍逶迤而下，為尖圓方正之星而入局。於戲！誰中十道天心之穴，則兒孫脚下可勝計耶？

古鼎銘禪師

古鼎禪師，諱祖銘，出於四明應氏。風骨軒昂，談論超人意表。得道於元叟端公。出世談禪之會有四，皆名山廣澤之中四眾圍繞。其陞堂入室之鼓，日不停聲。當是時，六宗之徒互相犯諍。銘著書千百言以解之，聲達朝廷。朝廷賜銘號曰：慧性文敏弘學普濟禪師。叢林共美其功。楚石琦有語曰：具眼宗師，超方哲匠。傳列祖之燈，息六宗之抗。身非身，相非相，天教擎在千峰上。葢銘初與楚石同參元叟端。端公喜怒不測，所舉者皆流俗鄙事，所訶者皆賢聖章句。銘大疑之，乃詣端公之室。端呵呵大咲。銘曰：自遠趨風，師何謔耶？端公驀起頓足曰：山僧罪過不少。銘瞠愕而卻。會書記寮虛職，林首座知銘，欲舉銘補之。端曰：見彈而求鴞炙，不亦早乎？林曰：何謂也？曰：待渠識得西來意方可耳。不然，流成文字，蠹魚何益哉？銘聞大慚，隕涕自誓，求決大事。一日參罷，銘復進曰：黃龍南傾心請益於慈明，慈明屢詬罵之，何也？端曰：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與？慈明咲曰：是罵耶？為復肝胆相似，為復鼻孔不同？銘曰：一對無孔鐵鎚。曰：南立悟去，又且如何？銘曰：病眼見空花。端曰：金沙混雜，政未得在。銘又擬進語，端震聲喝之。銘失聲咲曰：祖銘此回做得書記也。端公亦笑而許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銘曰：秤錘蘸醋。又曰：如何是佛向上事？銘曰：仰面不見天。僧曰：雲門乾矢橛又作麼生？曰：不是好心。僧曰：乾矢橛與秤錘蘸醋相去多少？曰：鑊湯裡[跳-兆+孛]跳。僧

又擬問，銘便喝。銘言行平易，不以繩墨制學者。嘗曰：滄海有擇流之心，則成牛迹；春日有偏炤之意，仍似螢光。所以大冶烹金，不須九轉；眾生成佛，只在剎那。分之別之，遠之棄之，豈大慈長者之心哉！晚住徑山，禪流益心歸之恕中。愠早受業於元叟，既出遊方，聞銘繼徑山之席，乃歸訪銘。銘請愠歸蒙堂，間與商確古今，於是二公互相肯可焉。及愠出世靈巖，法嗣紫籜道公，銘復稱之。或曰：愠公向親先老人，今其背德，承紹無名老衲，師反獎之，何也？銘曰：不然。當今吾老人之望，故重天下矣。裨販之徒，往往承虛接響。愠公得意於紫籜，不以聲名而忘其本，節操如此，豈可及哉！銘年垂耄，愛携衲子山游，不計遠近，意得即到。歸便高枕，鼻息如雷。一日，命侍者徧插香聲鐘告寂，眾趨遶之，銘則宴然側身長往矣。有遺偈曰：生死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其門下繼居徑山者，象源淑也。居徑山，百爾躬先率之勤奮，乃言：先老人弗以絮務勞賢者。淑曰：安有賢者而弗勞乎？於是氷風四峻，廉士大集。一日，趨出門大叫曰：殺來了！殺來了！眾驚集，淑乃莊立蛻去。其次門人力金者，主持天界

天界金禪師

力金禪師，號白菴(有本名萬金)，吳門姚氏子也。幼孤，楞伽寺道原衍公牧金為沙彌。衍絕世交，築碧山堂以自娛，因以白菴號金。且愛其姿，乃資金行脚，遂深入古鼎銘公之堂奥。已而歸吳，壘土為孤雲菴，以事其母，其母亦得悟焉。元至正間，浙宣政以淨慈請金，金不就，乃開法瑞光，次移嘉禾之天寧。南北英靈，集如箕斂。元帝師大寶法王，贈金號曰圓通普濟禪師。是時，金之名日重矣。愚菴素倔強，不肯可。諸方聞其名，常致書問於楚石，以為古鼎有子乎？楚石亦因褒之。其詞曰：道邁古今，學兼內外。白牙香象，蹴踏而截流；金毛獅子，哮吼而踞地。機用可謂逸群，文章乃其遊戲。青天白日，放古佛之瑞光；鬧市紅塵，闡湖南之祖意。直得大海波翻，須彌粉碎。少林不識，曹溪不會。卻淨慈，道愈高；咲諸方，進為退。乃吾古鼎銘兄之的傳，妙喜杲祖之六世者也。愚菴以為然，作偈東金曰：聞道湖南第一山，交參龍象雜官班。東頭賣貴酒頭賤，空手來時赤手還。頂[寧*頁]一機猶掣電，語言三昧若連環。鐵舡下載休輕舉，老叔談禪亦強顏。明初，有詔主天界。高帝留神內典，而楚石、愚菴輩亦赴焉。金以猶子之列，與之援經據論，披詰玄理，共大元叟家聲。五年，敕集三宗二千人建鍾山法會。大駕臨幸，命金陞座，闡揚宗旨。復命儒臣出眾燒香，疏曰：無量太虛，因三才而建極；有涯滄海，會八德以朝宗。發含靈心裡

之花，至哉先覺；秉樞斗寰中之抌，久矣高人。則寶鑑當空，自合崑岡之璧；而玄珠在握，誰停赤水之車？化廣無為，音宣大呂，豈非人天協贊，日月雙懸？金曰：皇風浩蕩，即凡心而印佛心；慈澤彌漫，據聖智目開世智。乃拈香鞠躬起立，曰：會麼？打麪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便下座。高帝大悅，萬眾稱善。金年暮，欲謝退，不可。乃喟然曰：吾以虛名濫當聖代，每懷煨芋諸公，予不逮矣。遂稱病篤，解還舊隱。未久圓寂，塔於嘉興環翠蘭若。
初，高帝詔選名宿輔導諸藩，而蜀王椿師事見心復，復名溢都中。金嘆曰：復公其不免耳。復果罹難而終。故諸方嘉金靖退，為叢林福云。
贊曰：水火相憎，鐺居其中，則世味以調。邪正相反，智居其中，則精神俱化。而銘公之攝六宗，其智能過於調化者也。丹青雖異，文彩全施，貴其知宜也。天岸雖高，明舟不犯，貴其用意也。象源之繼徑山，乃良於知宜而用意焉。知退而不知進者，滯於寂也。知進而不知退者，傷於勇也。白菴其無滯傷之病，與師資鼎峙，俾風化有醍醐之純，其流慈豈小小哉。

性原明禪師

禪師出夏氏，台州黃巖人也。諱慧明，字性原。居家不治生產，日游僧寺，父兄以不才子目之。父卒，明益無賴。嘗貸飡親里姑舅之家，或得斗米百錢，歸又作飯僧佛事。俄有長耳黃面病僧之門乞食於明，明目碗羹施之。復乞，明躊躇答曰：柰我無有何？病僧曰：無有亦須施我。明莫知其意。病僧指明內竈曰：那是甚麼？明回視，失僧所在。明乃大驚，即走樂清依寶冠沙門，斬其髮焉。每遇禪者則虛己請問，或有聞即拜下風。久經歲月而知有此事，即腰包行，脚上雙徑，見元叟。叟曰：東嶺來？西嶺來？明指草鞋曰：三文錢買的。曰：未在，更道。對曰：慧明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叟曰：念你新到，放你三十棒。明退參三月，方罄其旨。久之，出世寧波五峰寺。明既蒞師，首以身先眾。間有憍懦不振者，明亦委致起之。凡垂機即宿，倔[仁-二+(強-厶+口)]者為之失色。於是湖江咲稱五峰門庭為曝腮處。洪武間，詔明主鍾山法會，而天鏡瀞、璧峰金、季潭泐皆與焉。內翰宋危諸公嘗問道於諸禪師，一日間咨國事，有答曰：掃腥羶，建禮樂，萬代一時也，復何慮焉？明曰：不然。禮樂有三代之隔，人心無夷夏之分。敬天懼人，思危防安，天下平矣。諸公悅服。高帝聞明答語，以為有王佐略，欲留居都中，時辭還山。景濂宋公疏明居靈隱，明不就，乃薦同門天鏡瀞禪師。明還山日，鄰寺故老相訊，明乃蕭然，布衲藤杖而已。或問大內隆

遇典故，明緘口無一語，惟審山問歲，節節俱至。明退居無何，而靈隱、天鏡被流言坐忤時，流徙陝西。道經寶應，夜宿寧國寺，端坐而歿。以故靈隱席虛，師僧皆散，諸方不肯應。復請明，明嘆曰：時哉，時哉，不可避乎！明既任靈隱，年雖邁，接納無少倦。嘗垂問曰：蓮花峰被蜉蝣食却半邊，因甚不知？僧進語曰：不啞不聾，不作阿家翁。明喜之。又問曰：冷泉亭吞卻壑雷亭即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鬬額是第幾機？又僧進語曰：和尚今日放參。明亦喜之。於是禪子蟻從，元叟家聲復大振。闡提陰嫉之，明又被議逮捕。或勸明引去，明怒曰：潛形苟免，豈道人所為乎？適浴佛，明上堂曰：者一箇，那一箇，一一從頭俱浴過。藥山布衲謾商量，仔細看來成話墮。成話墮，將諝訛。拍禪牀曰：武林春色老，臺榭綠陰多。下座。直詣法司，從者如雲，有感泣，願以身代。未鞫，明跏趺廡下，為眾說偈，忽入滅。天立變暝，雷雨暴作，拔木飄瓦。吏司懼而釋之，叢席無恙。時洪武十九年也。嗣明法者，正菴闇上座。闇有勁操，晚以衣拂授月江淨。淨主徑山大廓性原之風，歿時有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
贊曰：南黃龍坐事抵獄，兩月得釋，皮骨僅存。真點胸迎於途，不自知泣下，南公吒之。明、瀞二尊宿不知獄吏之貴，而冷處抽身，可謂矍鑠矣。嗚呼，風波亦叢林時所有也，標格如此，足驗生平。然際時能表裡叶贊，乃願力也，豈偶然哉。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一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二

雪峯逆川順禪師

逆川禪師，名智順，又字澄垢，東甌瑞安陳氏子也。順母有懿德，謹於事佛，夢僧項有圓光，逆汪洋之流而招曰：煩為母我，莫辭勞也。寤即有娠。順生七歲，神悟特異，永嘉實際院即空禪師牧為沙彌，誨以大法，順信受頂戴，刻無惰容，耆老多器之。順為大僧，辭空行脚，見諸大有道者。入閩，抵天寶，參鐵關法樞禪師。樞署此菴元七世之傳，尋常好問禪者：老僧舌頭在麼？而禪者多被抑，不敢犯其鋒。順得參堂踰月，因如廁，覩園中匏瓜有省，入室呈所得，樞公曰：乍入門耳，何足重哉？曰：堂奧更有何法？乞師揭示。公大笑而罷之。於是順括磨究竟，盥漱悉忘，夜深常入樞公之室，參請古德因緣，或至晨鐘鳴乃趨出，樞心嘉之。一夕，徐問曰：曾聞和尚徧見湖江諸大老，未知於何機下得徹本源也？樞公曰：我當時往華藏受業於竺西和尚，便知有此事，但胸中似有一物放不下。受具後，參中峯及菴諸老，諸老未常不以本色示我，我只不能領會，乃走石門見我元翁先師，先師亦無長語，惟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作麼生會？其時前後際斷，一日齋後下牀，忽踏著實地，急走方丈，先師遙見而笑曰：作麼？我進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先師曰：南泉即今在甚麼處？我便喝，先師曰：離卻者一喝，南泉瞥？我拂袖而出。自後執侍巾瓶一十五載，我事且置，你向何處見南泉？順詞色俱喪，愧無所容。又一夕，聞參鐘，擬離榻，豁然大悟，趨告樞公曰：南泉敗缺，今已見矣。樞曰：心佛物俱不是，是箇甚麼？對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對曰：鷂子過新羅。曰：錯。順亦曰：錯。明日，樞命擂鼓勘驗，順扼腕，上下顧視曰：和尚眼在甚麼處？樞助喜曰：也要大家知。至正六年庚辰秋，樞公遷化，順繼天寶之席，於是此菴之宗大振。自順溯此菴，元其世有八，元得焦山體，體三傳天竺有，有傳天池元翁信。信之嗣二人，曰大慈成，曰鐵關樞。順既受樞公正印，號令人天，海內改觀焉。從天寶遷報恩，又移居歸原，而機用縱奪，益慎於居天寶時也。當是時，南北衲子駢集，朝廷知順，乃賜衣，加號佛性圓辨禪師。順即退居東甌之羅山，穴地為爐，折竹為箸，不設臥榻，不貯宿舂。或以矯世譏之，順弗顧也。平章燕只不花鎮閩，堅起順住閩之東禪寺，又移雪峯。順之法政，善巧圓融，座下不規而肅，聽順說法，各有領解。雪峰數百年來，稱順為中興矣。明洪武初，詔順陞座於鍾山，上臨聽法，悅如舊識。順每對上稱僧而不臣，或忘而稱我，上以真率美之。已而還

南，南國以淨慈留順。居無何，有司復以朝旨強順抵京，經四月，書偈而逝，時洪武十三年夏也。闍維，所獲舍利，迸若明珠。其六坐名藍之語錄，盛著於世，但頗有異跡，人以為神，且又尊之為肉佛，愚不敢贅，懼褻也。

贊曰：順公望隆兩朝，其胸吞須彌而舌傾滄海，在他人則天葩幾滿繩牀耳。公卻素履蕭然，不忝嗣祖乞士，誠有坦然與世共信者。區區以生平異跡而頌銖兩，其然豈其然乎？

萬峰蔚禪師

禪師時蔚者，號萬峯，姓金氏，東甌人也。機投伏龍千巖長法弘鄧尉，歿年七十有九。師初生，其里瑞應不一，俱以徵金氏。金氏恐，乃祝佛願施為僧。年十三出家，具正知見，登壇受滿分戒。因誦法華，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有省。走參止巖，止巖示目三不是話。師別卓菴於達蓬山，楮衾草榻，杳若忘生。忽聞佛跡寺僧舉溈山踢倒淨瓶公案，大悟，乃曰：顛顛倒倒是南泉，累我工夫卻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即棄菴入天台，登華頂，機觸無見，左右震慄。無見善遇之，且勉師曰：子宜居山保守，他日支拄宗庭，非子而誰？乃至伏龍，伏龍圍遶數千指，皆一時俊杰。師土音長髮，洋然進拜。千巖奇而問曰：將甚麼與老僧相見？師竪拳，千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打圓相，叉手而立。巖曰：莫要請益麼？師掩耳而出，巖深喜之。一日，千巖據座，命撾鼓。眾方集，師震聲一喝，拂袖便出。巖乃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於是叢林知名，出世嵩山。有示眾曰：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若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舒兩手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又展掌云：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裡入。握拳云：閉卻牢關，說家裡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作麼生？斂衣下座。次遷平江鄧尉，創大聖恩寺。當是時，世主稱為佛心天子。有能禪者，多隨諸名德出入禁廷，溫繹典故。其聖恩席下，抱道髡徒僅半千人，普持、勝學二闍黎為上首。師純以本色提接之，海內禪風一正。士夫書札通候於師者，除問道外，槩不復緘。至有久從游者，求隻字不可得。間或請之，但以老僧年邁而卻焉。侍御陸公書古德機緣馳問，師謂來使曰：汝主初選官時，可到京否？使愕然曰：安有不朝天子而受職者？師笑曰：柰選佛何？師雖不假詞色，羅絡當時，然寬大莫測之機多如此。洪武初，有旨採諸山名德，因議及師。景濂宋公固止曰：不可。此老吾浙人也，

吾素知其為人。年且逮耄，性喜恬退，必不能奉命。且留此一老為林下標幟，詎不美乎？若迫之，彼必蹈汾陽昭公之轍。主議者令私探之，師早稱病掩關矣。師自壯至老，功課纖髮不移。日理僧事，夜則跏趺，儼然達旦。侍僧間請息，師曰：汝正鬧在，老僧息之久矣。洪武辛酉正月二十九日，集眾說偈，奄然化去。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其繼鄧尉法席者，寶藏持公也。持之下，復出慧昙。

虛白昙禪師

慧昙禪師者，楚人也。出王氏，字虛白。七歲知誦佛陀名號，寤寐不息。又七歲，禮妙覺寺湛然祝髮。祝髮之頃，忽祥光四際，皆成五色。湛驚喜曰：此沙彌他日定南鍼子也。遂以慧昙名之。師為人奇偉方正，親先敬後，猶如饑渴。然性剛，不解軟語，聞耳出口若持券，人共稱之曰楚。直至有難發之舉，必激師發之，發俱中節。湛然每召師曰：浩浩光陰，切莫錯過。對曰：不錯過。湛每視而休去。一日，湛問曰：今日作甚麼？師曰：切蘿蔔。曰：你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湛驀引頸。師曰：降將不斬。湛吐舌而起。湛遷疎山，師別參松，隱於雲間。因覩孤松，了然自許。徧歷戶庭，不受控勒。之平江，見果林。果林擲下蒲團曰：試說看。對曰：只者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林愛其神駿，指往鄧尉。拽杖門送，撫師背曰：登泰華之巔，始知宇宙之大。投五犗之餌，可語滄溟之深。子往矣，毋遲。師敬諾。是時寶藏持禪師繼席，鄧尉進者雖雲湧，而去者亦川流，葢其慎也。師謁之，持公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你云何會？師進步叉手而立，公大呵之。師乃憤疑參堂，株立不寐。至二夜，洞徹臨濟宗旨，遂師資道合矣。持公遷化，師關隱安溪，三十載如一日。永樂年間，道風大播，名都會邑，重幣交至，師俱卻之。其節概嚴冷，一振風穴之風。姚斯道以顯望鳴當世，欲為師撰序，師亦卻之。斯道嘆曰：嗟乎！倒嶽傾湫之際，卓立當陽，揮召不得者，若公也。至於跛鱉之行，飛龍之說，豈足恃哉？識者皆多姚公之知人焉。海舟永慈自出峽，負其知見，盛氣加人，不肯挂搭諸方。靈谷堂頭強慈首眾，有禪者盛贊師之機略迥別。慈無可意，洎終期，即通謁於師。師擦其寶惜，絕其葢纏，慈乃歸心，竟代師任持公之道。正統五年，師無病示化，先有遺囑偈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更以衣盆遣白菴明長老送至東山，時海舟慈開化東山三載矣。

東山海舟慈禪師

禪師名永慈(訛作普慈)，其法號海舟。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生於蜀之成都余氏(訛作常熟錢氏)。弱齡聞說生死事大，即蘊於膺，經旬不就寢。決志趨彭縣之大隋山(訛作破山)景德寺，禮獨炤月禪師，堅求法要。月喜其端厚慎重，可為法門梁棟，遂度之。永樂癸巳月歿，師竟入西山菴。隱八載，形影偶偕，忽覺相應。乃棄菴出謁大初和尚，時年二十有八矣。初受師半展，遽問曰：向父母未生前，速道將來。師從東過西，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眼相對。初正色瞋師，師趨去之。復至東浦訪無際，抵靈谷見雪峰。雪峯以師悟處諦當，延師為靈谷第一座。師竟自許，常與同輩蹴踏，峯竊駭之。然師無留意，解制拂衣。至安溪，投機於虛白昙公。公以臨濟正脉囑師保任，師乃辭去。復陸沉牛首諸山。正統丁巳，師年四十四，始領東山翼善禪寺。師晦養既久，且弘大化。四方宿艾，虛懷而仰風裁。然師虎視來機，故踵息未舒，而神氣先萎者多矣。正統五年庚申六月，昙公化去。東南學眾，惟歸東山。王公貴人，虛己以禮致師。師未常以一言開鑿智竇，故一時雖盡愛敬，莫得而親疎焉。緇素為師預建身後之域。有范作頭者，失斧傷足，痛甚索酒。師謂之曰：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時，有千石酒與作頭，作頭能喫否？范於言下知，歸即求為僧。師錄之，乃充火頭，刻意究竟，不覺被火燎面，如刀刈取鏡。炤之欣舞，以偈呈師，師為肯可。當是時，出入東山，皆稱俊杰，不無有望於師，師惟目送而已。至有已據高座而聲馳國中者，求入籌室，師弗顧。或謂東山網漏於吞舟之魚，師哂之。間有古溪澄禪師，常過東山，師與盤桓，喜其見處穩實，嘆曰：真斷橋之後也。乃舉澄以住高座寺。澄初出世，衲子不甚知名，師以澄法語緘達諸山，諸山始歸重，兼仰師有衛法至公之德云。天順五年辛巳，師陞座說法畢，一喝而逝。逝之日，白虹橫貫，異鳥悲鳴。古溪澄哭之慟，挽之以詩，吊之以文，其略曰：道揚湖海，德播神州。慈濟隆乎品彙，聲名動乎王侯。來西蜀而全堤正令，坐東山而大闡玄猷。續高峯七世之燈，爍群昏而獨炤；紹昙祖百年之踵，吞眾派以周流。將入涅槃，現衰相而白虹貫日；既歸圓寂，殮法身而夜壑藏舟。澄自後不上堂，亦趺坐遷化於香巖。香巖之眾悽然，澄徐展目曰：不須如是。復宴然長往。師之門人智瑄(作明瑄，訛也)開法金陵，瑄傳天奇本瑞，瑞之法嗣大振，瑄即范作頭也。

贊曰：鄧尉至東山，歷傳四世，孑孑喬松，其本孤矣。自寶峰燎破面門，而得天奇瑞公，枝秀雲巒，葉蔭寰中。或疑其先淨而後濫，殊不知我此世界，大賢劫中，小劫二十，當有千佛出興，迄今劫過

有九矣。自拘留孫至我釋迦本師，纔出四佛。彌勒師子後，仍有九百九十餘尊。第十五小劫中，一齊出現，惟餘樓至。設以盛衰淨濫而較之，可乎？否耶？

福林度禪師

禪師名智度，號白雲，處州麗水吳氏子也。初住普慈，終於福林。度居福林時，以無見覩公藤杖手卷囑累古拙俊，是為斷橋一脉，有克肖之者也。盖覩公法繼方山寶，寶嗣斷橋倫，故度望斷橋為四葉之祖焉。度為人沉默而曠達，初受業於郡之白雲空中假禪師。假陰察度根器，使行卑劣，行以挫之。每呼度名，度每應諾。假曰：將謂，將謂。度不領，乃使度南詢，曰：善財是菩薩中行脚樣子也，趙州是祖師中行脚樣子也，龐蘊是居士中行脚樣子也。今人行脚不效此三老，則枉費芒鞋，徒自困耳。度即徧參南北禪席，已而歸省。假公喜曰：你來也，吾事畢矣。一日說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免檀那幾片柴，二免人言無舍利。乃端坐蛻去。度掩面哭曰：蒼天，蒼天。或曰：君哭遲矣。度乃大笑，遂廬於塔。日取楞嚴、圓覺研究，悉能貫之。然於日用之際，又不能得大自在。嘆曰：參禪不求大徹，癡禪也。吾師豈虛語哉。但恨遊方時，未抵天台參無見覩。當是時，覩公稱為宗門繡虎，居華頂，禪流憚之。度即趨華頂謁覩，以西來密意扣之。覩掀眉視曰：得娑羅峯點頭向汝道。度以手搖曳，覩便喝。度悟旨曰：娑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覩曰：我家無殘羹餿飯。曰：即今亦不少。覩欣而肯之，曰：我四十年住此山，一老道者耳，別無甚奇特。惟先師未了公案，今以責汝，汝善保任。覩便趨寂。度住後，以為先師遺囑在貂，因時接物，隨機開導，聲重湖江，與夢堂、愚菴諸老齊名。明洪武二年，有詔赴京，即疏辭還。門下有以不耐事諫者，度怒責曰：汝不聞古德有言乎？縱饒弄到帝王家，也是一場乾打閧。將來法門濫竽竊符之弊，必汝輩也。未幾，遷化於福林。有遺偈曰：無世可辭，有眾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火浴收五色，舍利大如菽。塔於寺西。度隨所說法，偈頌弗許記錄。禪者竊書其語，度乃瞋逐曰：奴流敢裨販吾語，作口頭人事，以衒叢林耶？復有老宿，以未見度語句為恨，潛探眾中。值度入室，徵判險要，如揭貫花。老宿大喜曰：不意斷橋猶在，

贊曰：覩公居山四十載，耽耽坐視，非白雲解其項下之鈴，幾鈍置耳。白雲行道，垂手低眉，葢亦蒼頡造書契而代結繩者耶。及暮年，仍襲覩公之風，翛然高枕，瞋責子弟，有竊符濫竽之弊，又何

異延恩安之笑法雲秀也。語云：百花叢裡過，一葉不沾身。其白雲乎。

瑞巖恕中愠禪師

恕中禪師，名無愠，台州人也，出陳氏。姿量雋瑰，粃糠世味。機契於竺元道禪師，說法瑞巖。日本國王慕愠道德，傳譯疏朝廷，迎愠化其國。愠堅謝不往，而終老林麓。南北聞其名，爭願見之。愠初受業於元叟，端以已躬為急務。徧走叢林，不合，即背法堂而去。於淨慈芝、鳳山靈稍相流連。及還，省元叟。元叟喜之，以擇木寮居愠，愠仍不自許。又訪天童砥公，因留閱藏。凡經十載，以博達著名。然於狗子無佛性話獨疑之，乃私挽聰、興二友而謂之曰：汝我甘死祖師語下乎？因假言遊天台，擬再尋作者，登華頂，吊寒巖。遷延數月，聞天目禮下橫川珙有嗣曰竺元道禪師，住仙居之紫籜垂四十年矣，行脚人以古[仁-二+幻]憚之。愠偕聰、興進登焉，遠見老僧坐隔溪盤石，又一白髮僧侍立，風度蕭然，如吳處士所畫阿羅漢。三人知是道公，乃合爪進訊。道曰：山路崎險，闍黎到來不易。聰進曰：和尚住此久近？道曰：石穿新竹笋，壁挂古藤蘿。聰曰：畢竟如何接人？曰：百二奇峯朝鳳嶺，一條坦道下仙居。興又進曰：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道公曰：燒畬種芋子。興曰：如何是佛法向上事？曰：接竹割松枝。興擬進語，道公指愠曰：那位上座因甚不問話？興輒悟旨。已而具威儀，上方丈人事。愠纔申問，被一喝，頓消積滯。即獻一頌，道公深肯之。其頌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裡，壁上挂葫蘆。三人相慶曰：我等若以耳作眼，幾賺一生。於是三人俱嗣道公聰興，乃服勤於紫籜。愠辭應明州靈巖，道公謂之曰：汝知瓦乎？聯之千百，則有葢覆之功。汝知玉乎？露之徑寸，卻貽偷竊之患。與其碎玉以矯世，不若全瓦以濟時。今古至人，惟得此而已矣。愠既出世，而元叟下知識噩夢堂銘。古鼎輩以為愠必酬元叟之香，俱遣使靈巖，厚為愠壽。愠開堂日，拈香曰：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愠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籜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竺元道和尚。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夢堂與徑山舊法侶聞之大驚，唯唯而已。愠居靈巖三載，遷居瑞巖，乃設三問勘禪流，不合即逐出，當時謂之瑞巖三關。其問曰：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掀翻大海，摑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三句內，一句外，不涉兩頭。有人道得，拄杖子兩手分付。又謂眾曰：我者裡一切只是尋常，你若來

弄機關，誇好手，向毒蛇頭上揩癢，猛虎項下解鈴，拄杖未打汝在。何故？有盤根錯節，方可顯利器。有銀山鐵壁，方可整鉗鎚。又曰：靈山奧旨，少室真傳。日月不足喻其明，虛空不足喻其廣。巍巍獨運，蕩蕩無私。思之則差，議之則錯。五千四十八卷說食向人，一千七百葛藤持蠡測海。在今諸方莫不盡謂驅其耕、奪其食，貴圖宗風不墜，殊不知正是救湯進火、禦寒贈氷。山僧與麼道，豈是壓良為賤，取笑大家？臂三折而知醫，人多閱而曉相。靈俐底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掃蕩攙搶，坐享太平，豈不快哉？少涉遲疑，白雲萬里。又曰：三教聖人總在拂子頭上牽枝引蔓，說妙談玄。儒者曰：吾道一以貫之。老者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佛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既各說有來由，未免稱強稱弱。且作麼判斷，使其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剖破人我藩籬，塞卻無明窟穴。擊拂，云：二繇一有，一亦莫守。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愠居瑞巖，道價日高，湖江英俊趨台者不絕。當是時，元主崇尚我宗，凡林下染衣之叟多受隆譽。愠獨體其師住山本色之操，嘗作書與了堂一公，其書深切時弊，凡千百言，蓋一與愠同師竺元也。一日，上堂曰：我此一宗難為荷負，自非有驅耕奪食手段、放行把住機關，至於一進一退之間，未免貽咲作者。瑞巖在今兩序，進退各得其宜。其進也，如耀世明燈，燭破歷劫昏衢之暗；其退也，如潛淵老蚌，孕成不夜炤乘之珠。毗嵐猛風吹之不滅，五濁穢泥汩之不昏。大眾，荷負既已得人，山懷正堪放下。且放下底事作麼生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拽杖獨登松巖之頂上有老屋數楹為秋。江禪師休老處愠愛居焉洪武七年愠至京固辭日本。之請帝喜之留館天界朝士宋公濂輩時稱有道每洗。沐日即至天界擊節道要至不愜處愠莊色曰我家衲。子磨肩擦脚數十載尚不柰何公輩安得草草圖作口。頭人事耶宋公嘆服是冬辭還門人居頂結翠山草堂。迎愠是時大宗興住持徑山知愠退休以偈柬曰萬疊。山牽一杖雲清流何處覓相分漫拈紫籜氷風柄笑裡。長飛虎豹羣愚菴亦以三偈柬曰惺惺石上主人翁一。室高居太白峯靖退只今非小節知心未許石門聰千。里同風各暮年任教滄海變桑田獨憐熊耳峯頭月昨。夜蝦蟆食半邊徒誇錦瑟與瑤琴妙指方能發妙音卻。憶鰲山深雪夜弟兄傾盡歲寒心宋公濂嘗遣書問亦。致偈曰參禪第一要知宗四海惟聞老恕中白日青天。轟霹靂孽狐妖魅盡潛踪愠亦喜宋公留心吾道以偈。答曰語言渾不涉離微抹過雲門顧鑑咦伸出玉堂揮。翰手倒拈禿帚畫蛾眉洪武十九年七月說偈曰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拄饒舌咄端坐而化日前。遺囑屏世禮以骨灰散水竹間用表無常門人不敢守。命乃於翠山唐塋之原建窣堵以龕瘞焉未久大宗興。禪師亦坐化於徑山有遺偈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其木菴聰後住紫籜晚應天童

贊曰：溫公出世，而徑山法侶覬其必嗣元叟。元叟輩最尊，風最盛，公終不就，何也？盖得處非易，故守之益堅，正當與感鐵面之卻佛印元並案焉。聰、興二老互相砥礪，而勝友淵源各行其道，又當與巖頭、雪峯等之。嗟乎！末法壟斷名位，貨殖師友，讀公行實，能不形消而骨愧乎？

松隱茂禪師

禪師。松隱小茂者，出明州鄭氏，為古林大茂之嗣。開法郡之清凉，晚則高枕此軒，湖海莫得而親疎之，共稱為此軒鐵老人。老人常捋鬚笑曰：釋迦老子塞井為臼，達磨大師以油益薪，臨濟德山聾？自點胸曰：還較此軒百步。復呵呵大笑。是時所歸仰者，必指大茂、小茂云。小茂少時，常終日不言，夜則趺坐。其母惡之，推使仆，輒達旦，目不少瞑。年十六，依杭州傳法寺希顏落髮。顏以寺務屬小茂，小茂私嘆曰：以道故棄家，胡為復入其家耶？乃棄去孤游。時雲居有南澗泉禪師，茂汎鄱湖而謁之。泉頻為饒舌，茂益不領，乃疑宗師有密語，故曰：祖祖相授。既有授受，則教外別傳之旨復安在哉？於是不離南澗左右，哀求不已。南澗憫之，乃謂茂曰：子緣不在此。當今有茂古林者，乃橫川之仲子，現住饒州永福，去此不遠，子宜往之，或可發子之機。如不相契，緊抱一經一呪，以待來生參禪可也。小茂奮走永福，見古林。古林問曰：道者來何所圖？對曰：生死事大，求出離耳。曰：你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撞入此革囊中？茂又擬對，古林擊之，茂輒證於棒下。乃趨出，急搭伽黎，向雲居展拜曰：禹力若不到，河聲流向西。久之，辭還兩浙。古林曰：教育英材，貴順時宜。你以古而行今，吾恐你與時違耳。時違而欲唱道，不亦難乎？茂對曰：以古而行今者，儉也；順今而非古者，奢也。儉之病也，不過無人，然是其人亦至矣；奢之弊也，則獅虫出焉，獅虫既出，必成厲階。故傳云：與其奢也，寧儉。其今日之謂與？古林賢之。小茂既還浙，游道峯，分月江印之座。印於法門輕重，茂不阿其意，每以事拂印，印不懌。印良久曰：首座乃人天眼目，所見甚當。識者兩賢之。至正壬午，出世清凉，勦絕枝蔓，純以真實接人。有僧纔申問，便以手拍地而笑。茂曰：滯貨何勞拈出？僧乃噓，茂便喝，僧徹旨而去。茂每疾時弊，架聲名羅禪者；又疾禪者乏正因，上他勾當，互相熱瞞。上者以為一期佛事畢，下者以為多生事足，故燕坐常失聲曰：痛哉！痛哉！雖胡僧再來，無復柰何。遂退隱東堂，屏絕人事。天童元明良建朝元閣，閣外更築此軒而迎茂，茂喜就之。良父事茂公，茂常勗良住持，莫取先名，須責晚效。茂老且耄矣，忽與

侍者約期而死。侍者請留偈，茂曰：此中廓然，何偈為哉？遂端坐憑几，握右手為拳，枕額而逝。越七日，色明頂溫，引龕闍維於太白峯前。炬方舉，空中有物，飄洒繽紛，非雨非雪，盤旋烈燄上，火滅乃已。識者曰：天花也。獲舍利如珠者不勝計。塔於瑞雲山，謚曰佛光普炤禪師。

贊曰：丹沙出神龕，噉之鷄犬，鷄犬立化。麟鳳，驗實效也。攷松隱生平語句，味之者豈獨為麟為鳳而已哉，則其實效更當何如也。或驚公之作略，別有一壺風月。嗟乎，曹溪波浪相似，而人被陸沉，公之有補於當時，古今孰得而淺深之。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二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三

斗峯璋禪師

禪師名正璋，字大圭，閩之福清人也。福清風習賈利，璋弗染也，獨以聖賢理學為務。久之，企慕禪宗，走湖南，依絕聽沙門試經得度。有禪者寄宿，偶誦云：水鄉水濶地多濕，六月花蚊嘴似鐵，夜半起來惱不徹。惱不徹，牀頭一柄扇，無端又打折。璋驚喜曰：是誰之語也？正璋願見其人。禪者熟視久之，曰：其人往矣，當今東嶼禪師是其嫡傳也。然不契其語者難入其室，即契其語者亦然。璋心疑曰：奇哉！語既相契，而室復不容入耶？即趨武林，見東嶼海於靈隱，投心請益。海曰：深深無底，高高絕攀，思之轉遠，尋之復難。上座作麼生會？璋慄執不敢犯。良久，擬再禮，忽心地開通，乃厲聲曰：古今成現事，何必待思惟？海微哂曰：思惟既不涉，來此欲何為？璋曰：將謂無人證明。便趨出。海公喟然曰：鼓角動也。乃撾鼓集眾曰：山僧三十年舉狗子無佛性話，尠有善別機宜者，今晚不用如何若何，速道將來。若也相應，有條斷貫索子親手分付。璋出對曰：狗子佛性無，覷著眼睛枯，瞥地翻身去，唵室利蘇盧。於是璋得承記莂，機鋒莫禦，即素知名者皆左袒之。海公舉璋以應吳人之請，璋堅辭曰：正璋應世之才固不如人，但平居簡點，觸境逢緣，設有一念不與古聖相合，欲為人師範，則其患害可勝言哉？正璋知為人師之患，實不敢居也。海嘆美間，閩有豪客游飛來峯，見璋端偉非常，詢知同里，因請曰：能復我故土乎？願為師治裝南行。師笑肯之，遂買舟載與同歸。至建寧，游斗峯，璋愛而居之。斗峯老屋數楹，僅蔽風雨，客傾囊金欲為整葺，璋曰：不可，吾本假公舟以入山耳，建置之舉非初約也，且役役土木有妨道業，公欲如此求福，其福鮮矣。於是衲子聞風而聚，漸成法席。鄉曲貴人勸請開堂，乃陞座拈香罷，良久曰：黃金雖貴，入眼成塵。便下座。耆宿驚喜，以為天目再見，蓋璋乃天目禮四世之孫也。又曰：玉宇霜清，瓊林葉落，一句全提，萬機寢削，作者好求無病藥。又曰：昨夜三更裡，雨打虛空溼，狸奴知不知，倒上樹梢立。璋說法峻峭，約多類此，然室中不以聲色拒人，入室者自失其度，故常嘆曰：若是真戰將，百萬壁中如入無人之境，稍有較強弱、顧矢石之心則屈矣。四方疏請不出，竟終老於斗峯告寂。有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眾珍重，不在言說。便合掌入滅。

贊曰：為師之患，甚於為國。為國之失，亂居一時。為師之失，毒流萬世。盲類交引，可勝述哉。大圭寥寥數語，真龜鏡也。故其開

闢斗峯，恰與諶神鼎相類。至今寤寐間，猶喜遇其白髮婆娑，機語嘆人也。

天界慧曇禪師

慧曇禪師，字覺原，出天台楊氏。少信佛僧，及得度於紹興之法果寺，具足律儀，去就秘重，游泳止觀，華嚴、義壇特稱之。當爾時，元剌嘛為帝者師，獨尚禪宗，諸山禪席大振。曇陰疑焉，乃展閱禪冊，難入理解，不覺心慚而起曰：一言有礙，萬劫羈鎖。遂抵武林，謁笑隱訢禪師，發明旨要。訢公居中竺，從遊者皆一時名賢，互爭識曇，曇之望遂顯。未發，開法牛首，次遷清涼。其臨眾寂靜，雖數千指經營內外，而終歲不聞笑詈之聲，以故風傾都下，而保寧、蔣山二剎皆歸於曇。曇常謂眾曰：一句子，黑漆黑，無把柄，有準則。還會麼？碓搗東南，磨推西北。又曰：威音王以前，彌勒佛以後，有箇現成公案，未敢與汝說破。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於是有道之流益親朋。初，高帝改金陵龍翔寺為天界，采有德禪宿主之。畫院因圖諸山禪師頂相進於上，上獨喜曇相，曰：太平隆運沙門也。遂以曇居天界。上常易服，攜近臣私幸天界，見曇跏趺丈室，儼然在定。上顧良久，歎美而去。僧問曰：駕至，師何不迎？曇曰：駕至乎？曰：然。曇屈指曰：山僧持五戒。僧罔措其語。朝旨賜曇號曰演梵善逝利國崇教大禪師。上堂曰：只箇現成公案，眾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所以金鍮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裡直要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擔荷？噓一聲，下座。洪武三年，高帝擇有志沙門通誠佛國，曇應詔。夏六月，御餞都門，從行者二十餘人。道經高昌、素葉諸國，諸國俱尊禮之，以象馬傳送達僧伽羅國。國王并羣臣迎曇公於佛山精舍，師事之，膝行求法，敬留休息。曇示微疾，乃呼左右曰：吾不復進矣。又與僧伽王言別，復書遺表，并示諸國法語。至夜半，問曰：日出否？對曰：未。問至再三，侍者曰：日出矣。乃趺坐向西而寂，時洪武四年九月也。其國老臣以辟支弗塔懸記而白王，王遂奉曇禪師祔葬焉。明年，尚書回奏，高帝覽遺表而嘉惜曰：中原有僧，萬國之光。敕建浮屠於雨花臺之左，瘞其所遺衣履，表崇德也。繼而奉詔西行，有宗泐禪師

季潭泐禪師

宗泐禪師，姓周氏，台之臨海人，號季潭，別稱全室，為笑隱訢公之望子。歷坐名坊而赴明高帝之詔，兼領天界住持。化周大宇，機契宸衷。應旨涉流沙，度葱嶺，徧游西天，通誠佛域，往返十有四萬餘程。皓首還朝，天子嘉其高行，自唐貞觀以來未之有也。泐生族甚微，父母俱早卒，寄食貧里，貧里不能善之。甫八歲，宿根不昧，趨本郡天寧寺求佛為師。時笑隱訢公說法其間，泐跪拜於訢公膝下，公愛而異之。試以心經，脫口成誦，公大喜曰：昏途慧炬也。得度數載，藏文世典咸貫通焉。訢公屢易名剎，泐皆從侍。公嘗問曰：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且道是平實商量？是格外提持？泐遽對曰：何得剜肉作瘡？曰：將謂你奇特。泐便喝，公拈棒，泐拂袖趨去。訢公告寂，乃召懷渭曰：吾據者牀四十餘年，尚遺望也。然不盡之案，惟你與宗泐任之耳。泐既還台，寓雲峰，隱紫籜，領天寧，俱以誠慤淳厚之風化本生之郡，郡人傾信如葵日也。又僑隱雙徑，時渭禪師居越之寶相寺，遣使迎泐，泐笑卻之。使再至，僅得遺簡，踪跡杳然。元末，武林名賢強泐出居中天竺，雖當烽燧四警之際，而施為壯濶，交接從容，無少長貴賤皆得而瞻禮之，不減訢公說法時也。葢以中竺經燬，昔繇訢公而新，故泐之光闡前績，湖江稱美焉。明初，詔主天界。高帝以慧曇西往之跡未終，欲修之，難其人。泐應旨，於洪武丁巳西行，壬戌還朝，復居天界。常入大內，開襟論道。泐留京既久，朝臣黨立，間有嫉之者，泐遂退居鳳陽之槎槎峯。丙寅，帝思泐，見詔歸天界，於是來往禁廷不容已。廷士建議，以泐於內聖外王之略無不畢備，請以中順大夫祿而旌泐。泐引去，至江浦石佛寺示疾，乃喚侍者曰：者箇讐？侍者茫然，泐厲聲曰：苦！竟入滅，年七十有四，坐夏六十六。龕歸天界，火浴得設利，光潤明燦者三十顆，建塔於訢公之後。泐之宿願弘深，辨才無礙，際遇乎佛心。天子常於慈明殿設榻，召問心經樞要。泐窮理顯性，徹果該因，深淺開遮，無機不被。天子默以神會，乃勅箋語流行，爰有御製序文冠於經首。其訶曰：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育民者法。其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為，終不自省。是凶頑者，非特中國之有，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為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其為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為之，意在人皆如此，利濟羣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引小人？以朕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昔佛在時，侍從聽法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既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其法流

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為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謂空相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真相之空，乃妄想之相，謂之空相。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墜彌深，不知其幾。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燾、李後主、宋徽宗。此數帝廢國忘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繇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常有之。為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為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為，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偽為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纏，則淫欲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惡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宗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之循環，虛實之孰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高帝自登極來，潛心性理，與諸禪宿盤桓，無虛歲月也。然於曇、泐二公，尤追惜之。蓋嘉其壯志西行，大光聖化云。

贊曰：曇、泐二禪師，望重龍河，道欽有國者，可謂一時能事矣。況其利物多方，言言合轍，法法隨根，又以道餘名振他邦，亦空谷而分聲也。昔大覺氏記像法，有從地湧出無數菩薩，順逆行道，護持法藏，人天莫測。今觀二師之踪跡，無乃是其數乎？

海門則禪師

禪師名惟則，字天真，祖姓費，湖州人也。慕禪宗而脫白焉，即跋涉謀道，不計得失，歷見一十八員知識，俱不契。千巖禪師以則為大器，乃謂之曰：當今佛法大有，子知見迥別，不能了悟無極。源老人者，隱西江匡廬將六十年矣，雖臘高百歲，未將此道易賺於人，子宜見之。或緣在彼，亦不孤負子行脚苦心也。則往謁之，見源枯坐木龕，常達旦不臥，霜眉如戟，威德逼人，惟三五白髮侍僧同居。則展拜足下，擬請益，弗能申詞而出，私問侍者曰：和尚座下有禪者來往否？侍者曰：來者多矣，柰老漢煞不近情，率以孤寂引去，縱有求住者，難受龕前曲折。則曰：我求依棲可乎？曰：住即得，只是不可問佛法。則聞說大驚，居三月餘，果不蒙一言啟發。一日，值源如廁，則遂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公擒住

曰：道！道！則氣索不能對。源托開，則失脚倒地，大悟，失聲發笑。源曰：子有得耶？則便連搖其手。源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於是服勤久之。源公乃謂曰：當時雪巖先師言：我福薄，不宜出世，只可山邊水邊覓一箇半箇足矣。今住此山，不意子來，然子緣十倍於我。時至矣，宜東行。則既受命，遂應嘉禾海門之請，上堂曰：三三三，九九九，海門潮音似雷吼。香浮菊圃獻金錢，靈感杞堤呈玉狗。你也有，我也有，捩轉南辰看北斗。忽湧身作修羅擎日月勢，便下座。有僧問：如何是日面佛？則曰：今日雲生。如何是月面佛？曰：夜來再看。僧又問：作麼是佛祖為人處？則曰：狗舐熱油鐺。秖如和尚還有為人處也無？曰：猛虎當路坐。問：喫茶去，意旨如何？曰：舌頭不出口。進云：便是向上事否？曰：掩鼻偷香。洪武初，蒲車徵則赴皇都法會，則因足疾疏辭，高帝手勅曰：無心墜鶴，不忘霄漢翱翔；跛脚老僧，可任山雲自在。乃賜還山。示眾曰：菊綻東籬香正浮，海天空濶月華秋。當陽拈出吹毛利，勦絕縱橫六不收。又誡其門人智安曰(安號懶雲)：鏡非不明也，盲者持之以盖巵；琴非不高也，聾者用之以拄戶。有此境界，方得自在。否則，總被高明二病侵入膏肓，妄為人師，自招罪犯。故吾無極老人一生不為高明所買，所以人天莫柰渠何。癸酉二月，則有捐座意，弟子請遺語，則笑曰：平常說底不是耶？遂奄化。初，胡秋碧欲寫則頂相，千輻流施人間。將半，適日本人至，見之，皆羅拜曰：吾國祖師也，安在此乎？競以金貿之東歸。

贊曰：凡讀史至精神相貫處，惟恐其欲盡，葢今古之同心也。余讀天真行狀至參無極老人，老人一段威德猶在紙上逼人，恨不展日為年，使老人緒餘廣滿人間，饒益澆漓之俗，可勝幸哉。然天真操履酷肖 其師，豈非蟠桃有核乎。或謂丹山羽王不容，偽矣。

雲居呆菴莊禪師

禪師普莊者，字敬中，台之仙居袁氏子也。家人見梵僧入舍而生。三歲解跏趺，喜學梵音。九歲而梵唄皆有律度。其族愛而呼之曰佛童。年十三，從季父子鄴依天童左菴良禪師為沙彌。左菴亦愛之，仍呼曰佛童。久之，秉戒參禪，不悟。適了堂一禪師自紫籜山來天寧，莊童時素聞其名，私喜曰：此吾故山善知識也。趨謁之而得道焉。歸省左菴。左菴卒，了堂來居天童。會恕中愠禪師應詔退休於翠山，了堂命莊為翠山使。莊與愠語，愠大奇之，曰：天童法兄得人如此，不負紫籜先和尚矣。莊向以呆菴自稱，彙雜稿為呆菴集呈愠。愠讀之大喜，曰：吾姪當有大名於當世，惜吾老耳。然蘭以幽而香，松以曲而壽，惟吾姪勉之。乃引長偈為贈。偈曰：燭龍吐火

燒虛空，處處江河盡枯竭。方士神僧世已無，誰倒天瓢洗炎熱。柴門日高關未抽，豈為一口生閒愁。南村北村青稻死，上田下田黃埃流。竹外忽然聞剝啄，姪也何為到林壑。油黃卷子手持來，玉潤珠輝見新作。載舒載讀心眼開，便如飲我甘露杯。老懷從此頓蘇豁，末運不畏宗綱頹。我有一句須聽取，無智人前莫輕舉。山前石虎齩菸菟，吒沙獵頷九條尾。洪武十年，有勅天下僧倫演心經、楞伽、金剛三經，莊與性原禪師提綱於金山大會。次年至金陵，舘天界，位望最尊者滿菴輩。莊與辨論，機窮底蘊。學士周公維修時亦在坐，乃問三禪師曰：儒有儒師，禪有禪師，經有經師，一切百工伎藝俱有所師，何是無師智？莊答曰：七情五欲。修駭曰：如是則無師之智，非極則也。(一本云：安稱極則。)莊舒右脚曰：山僧自到京，跛卻一隻脚。滿菴笑曰：須是者呆漢始得。又明年，領江西撫州之北禪寺。歷元以來，禪道多興吳越，而西江馬祖、百丈之威儀大都弛廢。莊至北禪，勃然中興，如多寶塔幢從空湧出。復憐雲居荒久，攜數十禪徒結茅於舊址，疊柴為牀。莊登座示眾曰：昨日開荒地，請諸人剗去荊棘、除去瓦礫，本來基址已見分明，只有中間樹子無人拔得。山僧今日未免別行方便，利刀剪去繁枝葉，鈍钁深鋤邪倒根。實地工夫成一片，住山鈯斧了無痕。於是雲居殿閣堂廡而幻出焉。衲子聞風如歸，時稱天下雲居。洪武十四年秋，高帝製碑於廬山，有手詔命莊主其事。靈瑞多種，盪眩山川。草疏復命，帝甚悅之。莊暮年奉詔主持徑山，竺元之風復振東南。嘗問僧曰：近奉公文，務要打點。僧曰：學人不是奸細。曰：也須勘過。僧曰：和尚莫得倚勢欺人。莊展手曰：把將公驗來。僧擬議，莊便掌之。又嘗厲聲曰：盡十方世界是毗盧心印，且道印紐落在甚麼人手裡？有僧擬進對，莊曰：且去，別時來。莊有敏裁，無宿事，所遇不忘。雖萬眾蹁躚，一目了然。且好提獎，人有小善，莊每譽之竟日。叢林因稱曰：呆菴舌，風掩葉。永樂改元，莊年五十八，命撾鼓告寂。適江右二道者至，莊挽其歸方丈，相敘甚驩。坐談夜半，莊精神倍勝。二道者相視嘆曰：此事甚難，不可得而擬議。莊曰：難，難，萬種千般。不擬議，亦瞞頇。青天霹靂，平地波瀾。無說是真說，它觀非正觀。沉淪枉經巨劫，契悟秖在毫端。莫教坐卻含元殿，逢人只管覓長安。一曰：此事甚易，但自不能承當耳。莊又曰：易，易，多方一致。絕承當，忘此喻。耀古騰今，經天緯地。知有亦無知，利它還自利。明明般若真乘，念念塵勞雜事。拔卻多年若瓠根，釋迦不受然燈記。適晨鐘動，莊怡然化去。闍維，烟燄所至，悉得舍利。更有素珠不壞，塔於凌霄峯之陽。

贊曰：余觀歷祖代興法道者，其風骨必凜然特異。呆菴既出了堂之門，遂將折拄杖撥動湖海英靈，向烏有之雲居幻出莫大梵場，名歆

天子，德被含靈，僧中之龍不謬矣。然及時說法，乃上池之水也。

楚山琦禪師

楚山禪師，唐安人也，名紹琦，姓雷氏。八歲入鄉校，不假師授而知誦。次載失父，遂棄業而學出世法於玄極通禪師。通愛之，與語輒終日，每至節要處，不敢犯其詞。乃跪請益，通嘆曰：子根性太利，難於入道，但有疑在，庶可療耳。琦愕然曰：木偶人可入道耶？通笑曰：入道須是木偶人始得。琦憤而趨出，益疑之。經晝夜，遂振衣起曰：吾師豈欺我哉！復入剖於通前，通獨以掌反覆示之，不領，遂背去。徧參知識，俱不得意。聞無際悟和尚居普州之東林，東林禪風腰包，到者即受曲折，流輩竊非之。琦故往扣焉，曰：上座何住？對曰：廓然無定。曰：有何所得？對曰：本來無失，何得之有？曰：學將來底堪作甚麼？對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曰：汝落空耶？對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曰：畢竟如何？琦曰：水淺石出，雨霽雲收。悟公笑曰：縱汝橫吞藏教，現百千神通，其如老趙州無字公案怎生消繳？琦又擬對，悟公連叱退之。琦大慚，數日不敢仰視。忽聞淨板鳴，豁然蕩盡。廉纖急披衣禮謝，悟肯之，遂以斷橋源流囑琦行化。當是之時，斷橋之脉微矣。及悟公繼響，而得法者僅七人，惟琦出世最晚。初領天柱，遷皖山，又投子，後主成都之天成寺，裔葉翻茂為大振焉。得其法者又十六人。有祖玠侍者，齒最少，號珪菴，事琦甚謹，叢林憚其嚴厲，敬其慧識，以香林遠方之。一日，童子進茶，琦啜罷，顧童子曰：人道汝憨耶？玠曰：它亦有乖處。琦曰：何以見得？玠呼接盞童子近前，琦曰：道得即還你。無對。琦乃顧玠，玠曰：只者無言語處，不隔纖毫。琦曰：因甚道不得？玠呼童子：何不問訊？童子問訊，琦度盞，童子接之，珍重而去。玠曰：道他無語，得麼？琦曰：只如者童子恁麼，端的是無明使然耶？法性如是耶？曰：迷則積劫無明，了則本來佛性。琦曰：恁麼他是知有，是不知有？曰：他若知有，則不為迷；因不知有，番為隔碍。琦曰：子還有知也無？曰：祖玠不知有。曰：既不知有，何以知宗？玠曰：聖人若知，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則同聖人。曰：子看老僧是知不否？玠曰：臨機大用，舉必全真，說甚知有不知有？曰：只如老僧即今一語一默，剖析是非，分別名相處，與適來童子見識是同是別？玠曰：擇法智眼，無作妙用。體性雖同，用處縣隔。曰：既云擇法，安能無作乎？玠曰：智炤非識，妙用非有。用既非用，作亦非作。雖分別，實無分別之能也。曰：今對萬法，境相差殊，一一明了，不具分別，可乎？玠曰：教不云乎：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圓明了知，不

繇心念。琦曰：善哉！可謂鵝王擇乳矣。未幾，玠膺疾，琦下視之，值心上座在側，琦因問曰：如何是心？玠曰：開口不容情。曰：未在。玠顧心曰：何不作禮？心便珍重。玠曰：呈似了也。曰：子既如是，還能覿體頌出乎？玠對曰：祖師心印若為傳，有語分明不在言。能向機前親領得，海門撐出釣魚船。琦曰：珍調四大，饒益將來。一日，玠疾革，作呻吟聲。琦問曰：子平日得力句，到此還用得著麼？對曰：用得著。曰：既用得著，叫苦作麼？曰：痛則叫，癢則笑。琦曰：叫與笑者復是阿誰？曰：四大無我，叫者亦非。真寂體中，實無受者。琦曰：主人公即今在甚麼處？曰：秋風不扇，桂蕊飄香。琦曰：恁麼則徧界絕遮藏也。曰：有眼覷不見。琦曰：只如三寸氣消時，向甚處安身立命？對曰：雨過天晴，青山依舊。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對曰：曠劫不違，今何有間？曰：子不病耶？對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琦執玠手曰：此是甚麼？玠曰：是祖玠手。曰：祖玠是誰？曰：玠固非我，亦不離我。琦乃嘆曰：善哉！玅契無生，徹證真常。子雖玅年，死亦何憾？玠遂合爪謝曰：與祖玠趲將龕子來。琦命舁龕至，玠顧左右曰：吾當行矣。整衣，龕坐化去。玠化後，天成之話大行。時蜀多義學，互以勝劣相比量，琦一以心宗揭之，而小大俱圓。有問祖師西來意，則答曰：海神撒出夜明珠。又問祖師西來意，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又問：如何是直指事？答曰：玉欄杆上石獅子，紅藕花間白鷺鷥。又問：如何是摩醯正眼？琦喝之。又問：不涉寒暑是甚麼人？琦亦喝之。琦愛，以無字問僧，有對曰：風吹秋月冷，雪壓老梅寒。又僧對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又對曰：無孔鐵錘當面擲。琦皆喜之。後示疾，諸山訊候，有進曰：和尚還有不了公案麼？琦展掌曰：會麼？擬對，琦喝住曰：今年今日，推車挂壁，撞倒虛空，青天霹靂。阿呵呵！泥牛吞卻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花息。瞑目而寂。時成化九年三月望日也。

贊曰：楚山行化，當明運昌隆之際，純以心性禪應接羣機，以故門下一時龍蟠鳳翥焉。乃至祖玠輩，風鬯春枝，節節是令，見者聞者莫不神往。但不再傳，其緒俱寢。豈慈父欲子食藥而愈疾，遂稱沒於他方也耶？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三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四

隨州龍泉聰禪師

禪師諱明聰，字無聞，邵武光澤奚氏子也。宗傳臨濟，師事天奇。天奇之盛化也，聯芳授受，龍象數百員，而師抜其萃。然師不就疏請，不藉檀脂，卓立當陽，開創禪社。愛以劇務繩學者，重振百丈之規，或不堪其勞而去。未期月，復來歸之。以故升其堂者，皆挺特有志之士。且函丈之室如旅泊，中夜跏趺，四壁凜然，榻下咄咄之聲，常驚達旦。是以楊岐之令至，師又行焉。師初受業於講肆，精研性相有聲。同輩憚其鋒，以英邵武嘲之。師獨陰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能成佛道，乃與義學浩浩盤桓。有曰：既是佛矣，何須更成？或曰：為度眾生故，所以不成佛。師默嘆曰：審如是乎？遂盡棄其所好，堅扣禪宗，不契。忽聞馬嘶，廓然自驚。趨見天奇瑞禪師，瑞嗔目叱出(一本纔禮拜，瑞便打)。同行者曰：君與和尚無緣耶？師笑曰：真箇那是晚瑞？公問曰：今日我罵底僧在否？有。對曰：是必在。公即曳杖下。旦過寮，師迎作禮，公便擊之。師進曰：適來草草觸忤和尚。公按杖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又進曰：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豈被人勘破(一本云豈能勘破)？公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對曰：了物非物。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對曰：於心無心。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對曰：華山高突太行峩。公休去。未幾，以化柄屬焉，且誡師曰：從上真宗有子擔荷，何憂哉？但百獸雖潛踪於獅子聲中，然千花卻發艷於象王影裡，子其勉之。師既受囑，獨入光州山居六年，六安山又六年，復還光州舊隱又五年，始出隨州關子嶺，建立龍泉寺，以安來學，而學者集焉。常謂眾曰：吾師天奇老人，每懼後學外著文義，內生情見，故有語云：文義者，法也；情見者，人也。非人何以有其見？非法何以有其文？是以文義情見，通屬人法。人之不空，情見難絕；法之不空，文義難滅。文若不盡，見奚能盡？義若不盡，情何能絕？如是奔競，展轉無窮。發之乎文生於見，義生於情；返之乎見生於文，情生於義。先乃所引生能，後乃能追生所，總名曰生。文滅則見滅，義絕則情亡。情不自忘，因乎義忘而情忘；見不自泯，因乎文泯而見泯，統名曰死。死死生生，實可哀哉！此吾老人防微杜漸，切實至極。汝輩有志於吾宗，寧可忽諸？然食飯不咬米，行地不踏土，又作麼生委悉？是時也，師之同門諸尊宿或隱或現，往來衲子獨推尊龍泉為人，勦絕枝蔓，不涉離微，惟月心寶得入龍泉之室。師嘗召寶曰：玄沙不肯霧雲，意作麼生？對曰：賊入空房。曰：不得草草。寶喝，師諾，寶乃辭去。歷載還侍，師又召

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對曰：佛眼覷不見。曰：子還見否？對曰：某亦不見。師曰：子何不見？曰：若見，則非真父母。師曰：如何是真父母？對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為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師深肯之。僧問本來面目，師答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卻了也。寶曰：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又僧問：今朝天下皆慶佛誕，未審佛於何處降生？師畫圓相示之，僧無語。寶代僧作禮云：盡界普瞻。師以大法有所倚重，遂隱去。經二載，還龍泉。龍泉牀曆益慎，班白者半滿其間。間有二三紗齡披田服者，皆格守律度，參請如救眉然，但師有辭世意矣。一日，師陞座說法已，而擲下拄杖，儼然化去。塔於龍泉寺右。

笑巖寶禪師

笑巖禪師，名德寶，字月心，生於正德壬申臘之望日。其父吳氏，乃金臺世襲錦衣也。師以父卒，銳自立，不樂嗣職，愛遊佛地。因聽華嚴，恍如破夢，乃卸世籍為大比丘，歷參南北知識三十餘人。然訪隱者於西山，質單丁於破院，又莫計也。卒得道於龍泉聰禪師，出世高座、牛首、圓通諸處。當是時，義學紛紜，禪宗落寞，而少室一枝流入評唱，斷橋一派幾及平沉。雖南方剎竿相望，率皆半生半滅，佛祖慧命殆且素矣。師力弘法柄，隨方建立，可行則行，否則默之。然剷邪劈膠，間不容髮，即據室匡徒之輩，雕龍吐鳳之儔，始與師抗，次與師游，終乃俛首入煅，死盡偷心。至於盤根固執，三隅不反者，師不少假詞色，圖為孽生種草也。有廬阜五禪客請曰：竊聞和尚闡化多年，而得人未見其廣，況今禪社蕭然，異知殊見，茅塞宇內矣。師掌珠不展，其晚近何繇得入？伏冀曲以垂慈，入草求人，以為何如？昔船子不得夾山，而藥山宗風不幾掃土乎？師曰：諸公之言不無可采，但無上佛祖心印力荷者，畢世一人足矣。下迄曹溪，時英競發，不得已而印可，亦不繇不如是而然也。山僧秖是任分，未敢越理穿鑿，待彼自化，雖無人未為多罪也。故師法幢所樹，不定何所，有龍象八人常隨師遊時號八杰師嘗於楚漢兩間寓夏新秋二日衲子隨侍於金沙灘頭地坐四顧無人忽有龐眉沙門逼前莊立朗聲問曰仁者可識從上相承密論密義否師從容答曰善來仁者密則非論論則非義沙門乃以錫橫肩翹一足曰是甚麼義師於地書更字酬之又以錫畫地濶兩脛立畫上復以錫橫按亞身而視曰者是甚麼義師書嘉字酧之又卓錫於地兩手叉腰翹一足切齒怒目作降魔勢曰是甚麼義師書之字酬之又分手指天地周行一匝曰是甚麼義師書尤字酧之又復進前一步作女人拜分手指兩衲子曰是甚麼義師書蚕字酧

之又遶師三匝作禮立於師右師書[佛/(佛*佛)/魔]字示之曰會麼沙門擬對師止曰設到此地復書[佛/(佛*佛)/魔]字曰更須知有者箇始得沙門歡喜合爪面師嘆曰咦真摩訶衍薩婆若上士振錫而去二衲子驚喜曰彼是何沙門所為復是何義師良久曰還識麼俱對曰不識師曰此乃應真聖賢所呈金剛王變相三昧及三昧王三昧用來勘吾然彼亦將有新證耳又過潼關禮熊耳祖塔寺僧叱曰憨拜空塔奚為師指曰空塔乎曰然師曰祖師聾曰攜履西逝久矣師曰蒼天蒼天師嘗倒握拂柄以示僧，曰：會麼？曰：某已識和尚做處也。師曰：你道荊州黃四娘禮佛求箇甚麼？又僧問：打破鏡，未審作麼生相見？師曰：慚愧殺人。僧頓領旨(即曇芝上座)。於是江湖聞而慕之者雖切，然搆之者益稀矣。萬曆丁丑，燕京緇素建精舍，挽師歸隱。師既謝游轍，門無雜賓，乃整齊先覺經綸、提掇古德綱目，或徵、或贊、或判、或頌，高嶽曉霜、千江秋月也。又五年，懸衣大寂，閱世七十一、坐夏四十八，塔於京城西直門外高浪橋之北郊。署師正宗南行者，幻有傳禪師也；代師闡化北之東臺者，瑞峰和尚也；其臥隱於優曇苑者，幻也、老宿也。識者謂濟宗鼎峙，則師不負於龍泉矣。師前後所參尊宿，約出天奇之門，獨於襄西得謁大覺圓。圓為海舟慈公之四葉，其臘高貌碩、詞如截鋟，因歷舉古公案以詰師，師對無滯響。圓曰：若以諸方子當絕類為不可測人，老僧却不然，再將爛熟底一則機緣問你：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且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閒名。正恁麼時，外道悟去，悟箇甚麼？師擬對，圓急掩師口，曰：止！止！師頓契其機，即以偈獻圓，圓大喜，曰：奇哉！斯乃從上果地人語也。師住後，常道：圓公之為人，

龍池幻有傳禪師

禪師名正傳，字幻有，應天溧陽呂氏子也。根器宏遠，慧語驚人。年二十二，荊谿沙門樂菴度之，即示師心法，師輒感奮，聞燈花爆有省。樂菴歿，師計閱晚近，禪門方死繩墨，乃北抵神京，謁笑巖寶禪師，傾心具述所以。寶陰異之，忽趯出隻履，變色厲聲曰：向者裡速道一句。師愕然無對，寶公便起，師俛首而退，中夜徬徨。公晨出，見師猶立簷下，顏如稿木，驀喚師，師回顧公，公翹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豁然深達堂奧矣。久之辭去，公以一笠與師曰：覆之，勿露圭角。師徑往五臺，栖息秘魔巖一十三載。會太常唐公鶴徵問道臺山，見師如夙契，且約師還南，師以樂菴未塔聽之。至荊谿，徵以龍池延師。龍池，故一源禪師道場也。嘉隆以來，先德物故，東南法社，例如灰冷。師至，愴然念百丈大智之風，有徒數

輩，一如萬指臨之。於是志士咸集，槌拂下多，穎脫而去。僅六載，謝事，復遊燕都，居普炤寺。時縉紳輩留神空宗，日夕從師質證。師嘗舉扇示諸大夫曰：當時孔子還知有者箇麼？皆曰：不知。師置扇曰：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眾躍然稱謝。其揭示多類此。以故笑巖道化復振於燕趙，雖南北異勢，而衝寒冒暑之士不絕，足下圍繞皆大器也。師據坐顧眾曰：是大盡？是小盡有？對曰：大盡有。曰：小盡小。師從傍進曰：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師哂而休去。其徵勘又多類此。法師月川者，與師同參寶公。川左袒清凉，以非肇公物不遷論，當世莫能抗其說。師乃反覆剖析累萬言，川卒燬板以謝。其整頓綱宗又能類此。京中有為妖書詆上者，詔捕弗獲，當事人藉口桑門。時紫栢可公逮繫矣，一時名德引去馳師。師笑曰：學道期了生死，生死了顧反畏禍耶？高臥如故。事寢，乃赴唐公再住龍池之命。其處境安詳又多類此。師前後京都二十餘年，當是時，兩宮奉我田服之徒方藉以有為，師獨無所事。生平如饑如渴，一以宗旨為己任。故終師之世，陞堂入室無虛日。每以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話問士大夫：般若無知，靡所不知。問學者，尠有契其機者。師曰：今時人多有說得儘是者，恰像箇膾子手。何也？任他佛頭來、魔頭來、獅子頭來、象頭來、牛頭、馬頭、人頭、狗頭、羊頭、鵝鴨頭到汝案上，一一儘汝破除，打發一邊去。只恐把箇死猫頭來，便茫然罔措。於此打發得開去，纔是好膾子手。有僧進曰：請將死猫頭來。師笑曰：果然不識。師處躬應物，嚴慈等之，故開遮如如為不可測。卒以大機得人，而大振溍沱之宗。示寂之年六十有六矣。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欣然與劇談山中宿昔。抵暮索浴，浴出而示微疾。眾驚疑，環擁之。師舉所著帽者三，眾弗敢對，師乃拍膝宴然矣。葢明神宗萬曆甲寅年二月十二日子夜也。塔建本山之左。

贊曰：語云：重雷發響，百里飛聲。無事之者，愕然而驚，空聞其響，不見其形。吾溍沱一宗，自元明叔季，葢氷霜之際矣。笑巖父子公孫，震匝地法雷於嚴冷之首，下開萬彙之蒙，上正千秋之統，猗歟休哉。至有覓形鏡裡，尋聲谷中，亦獨何哉。

幻也慧禪師

禪師名佛慧，字幻也，會稽人。其先史氏。慧初生、出家、行脚俱有奇徵，乃與幻有禪師同出笑巖寶公之門。洎住嘉禾之優曇苑，自號懶石叟，著懶石語累萬千言，格盡物情，時共珍之。又疾當世學者走聲便輭煖，一澄之以枯淡，數十年門無宿賓，惟一能明侍者終身料理巾瓶而已。及其法鼓乍鳴，有道緇素爭集如雲，慧曰：四大

之軀孰不有？五味之食孰能無？白玉體箇箇分明，紫金身人人可得。爭柰食之不常而食，衣之不常而衣，八萬種魔寧教易曉，四百四病以何遣除？諸仁者，不是祝髮了叫做出家，披金襴叫作出家，識文達理叫作出家，能行苦行叫作出家，避喧求靜叫做出家，有人緣叫作出家，感天供叫作出家。緊要在著草鞋入釋迦腹裡，屙屎放尿；跨大步穿達磨心中，戴角披毛。枯草拈來，直得百花相鬬；鼓動含靈，喚起維摩寂默。十方如來密付汝印，一切天魔自然傾膽。咦！鳥啼春晝閒彌勒，花發東風見故人。又曰：一番相見一番新，好看盆盂添柄；幾處行來幾處險，密奇艇內藏輪。海不顧山頭月白，一任浮沉；空無柰雨脚風清，大家和會。參方衲子、講席高流、居士宰官、天仙魔梵、有情無情、生一乾坤、死一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界，何曾謾得諸人？若也謾得，便討說箇是非好惡、賢善才能、尊卑異類，灼然些子。謾不得，欠不得，你道是甚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半身落魄五宗心。晚移燕京多寶菴，重修笑巖之令，足不越閫者復十餘載。緇素飡風而過從者，多不堪其嘯唾而去，朝廷知而敬之。老且耄矣，忽思南歸，復止優曇。俄示疾，簡曆謂小師曰：後二日可。小師涕泣固留，慧笑諾。為遲三日，懇再留，不許。遠近從遊者聞之，趨置龕室，適工報竣，而跏趺示寂。閱世九十一，坐七十有八夏。

贊曰：明之中葉，象教崇隆之際，公則閒然一室，嗒然一我，雖德重大，內弗居也。以故追隨於公者，皆一時賢君子，受公面折，欣如獲寶。於其鬻聲都市，駕譽權門之流，得非天壤與！公語音如鐘，足有輪紋，皤皤黃髮，齒落更生，共疑為果地人再世，豈苟然哉！

法舟濟禪師

禪師名道濟，字法舟，嘉興人也。受業於東禪昂，以向上宗乘走叩吉菴祚禪師，遂得道焉。是濟為無際悟之五世也。初，悟以斷橋正脉付廣善潭，潭付默菴宣，宣付吉菴祚。由潭至祚，垂百年來，其家聲幾不振矣。濟承之，出世金陵安隱，而俎豆先人於名賢之間，恢述其志，刻如履氷。每以隔宿挂上堂牌，衲子陰笑之。嘗舉拂子召眾曰：見麼？又擊曰：聞麼？既是舉起便見、擊著便聞，玅真如藏應用全彰，是汝諸人自不丈夫，故乃傍人門戶求知求見，韜晦家珍甘為寒乞，將謂諸聖別有奇特事。廣額屠兒颺下屠刀，便云：我是千佛一數，豈有曲折作知見耶？丈夫子何不恁麼擔荷去？於是學流愛慕而親之。吏部陸公光祖邀濟還里，以天寧居之。祖既篤於真乘，常游天寧，恨見濟之晚，因問曰：畫前元有易否？濟曰：若

無，庖犧氏將甚麼畫？曰：畫後如何？濟曰：元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濟曰：莫著文字。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濟召公，公應諾。濟曰：者一爻從何處起？公大笑而謝，自稱五臺居士，遂多出入叢林而擊節焉。又別駕熊公南沙問曰：設有將劒來取師頭，師還避否？濟曰：若有殺人不眨眼地將軍，便有不怕死和尚。沙作揮劍勢，濟放身便倒。沙曰：好箇師僧，死在劍下。濟起，呵呵大笑曰：作麼？作麼？濟任緣揮麈，惟津津焉提唱綱宗而已。稍不如意，飄然去之。或舟或廛，或破寺村菴，前後凡遷居二十餘所。但其為人真率閒雅，胸無隱事，耳目交接，使人忘其名勢，以故賢彥追崇之。其於院務，凡百濶略。知友常以書勉濟，濟笑曰：牙籌算計，俗尚為譏，況道人乎。古製不立烟爨，草衣樹宿，聞道益廣，行道益多。今人動以規法相繩，禮樂鏗鏘，舉一狗子無佛性話，求其不惑者尠矣。尤云：我能據守祖庭，利其徒屬，能作能為，破律喪行，恣彼陷溺，是何益也。濟晚年閒著異跡，機不厭繁。有道人拈拄杖問曰：者是誰底。濟曰：是山僧底。曰：既是師底，因甚在我手裡。濟呼曰：度拄杖來。道人度杖與濟，濟曰：汝底在甚麼處。道人整冠，濟曰：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道人大笑。又指吉祥草問傍僧曰：是甚麼。曰：吉祥草。曰：更有吉祥者否。僧以足按地，道人曰：獅子窟中果無異獸。濟擯僧出院。又僧問：得何三昧，便乃隨波逐浪。濟曰：兩岸春風香不斷，一谿流水落花新。曰：怎柰學人不會。濟曰：蜻蜓飛尚緩，蛺蝶舞偏忙。曰：和尚莫將境示人。濟喝，僧便作禮，濟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濟二十二出家，歿年七十有四矣。眾知濟有厭世意，請留偈，濟以手搖曳曰：何多事也。乃趨寂，時嘉靖庚戌之秋也。得法者二人，一居胥山曰雲谷會，一居精嚴寺曰冬溪澤，俱以嚴標行話於世。

贊曰：濟公近繼無際，遠續斷橋；歷觀其始末機智，毫忽不爽。然前後居無定相，惟激勵學者為要務；諸莊旱損，略不干懷：可謂救時之明哲者也。尚有以不事事短之，所謂盲人問豹與語奇斑哉！

敬畏空禪師

無趣禪師，諱如空，其先施姓，嘉興秀水人也。早歲留神內典，浮沉於理路文言。過僧舍，覽傳燈錄，心目茫然，乃執卷求老僧解。老僧曰：此歷祖真參實悟之要玅也，非意識可能至耳。空奮發棄家，裹幘巾，同濟法舟，徧訪諸方耆宿。抵杭城，見封自然，值封簷坐補破衲，空進問曰：和尚補者箇，遮寒即是？遮熱即是？封停針，熟視空曰：道甚麼？空即禮拜。封曰：點茶來。空作舞而出。

如是經行八載，克志勞躬，此中尚未廓鄂。既歸秀水，不復居家，東尋西討，如游峰逐，世人多笑之。適埜翁曉禪師來東塔，空大喜，即走請益。曉以本色示空，空罔措其指。復經三年，聞鷄鳴，始獲慶快，乃機投曉公，曉以斷橋真脉許空焉。葢曉遡嗣寶芳進，進嗣月谿澄，澄乃福林度之三世也，故曉為斷橋七世之苗裔。曉又囑空曰：昔六祖能大師自傳衣法，潛隱獵隊一十六載，方大露布，汝宜慎之。空即就秀水掩關，乃說法曰：三十餘年參禮，請益十方宗匠。問法皆云無說，問佛皆云無相。幸得無相無說，不覺頓空伎倆。追昔脚跟，失却便宜。今喜眉毛生在眼上，從斯丟去草鞋。即便拗折拄杖，拍雙空手入玄關，坐看陰陽消長。復有一偈：窮子還歸長者宅，善財參徧雜花林。大千收拾毫端內，推出虛空掩上門。於是嘉禾有道之士爭遊空之門。會正信長者經營敬畏菴，請空弘持祖道。空乃啟關曰：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虛空竅，放出從前者漢來。始會名宿，就菴披剃，受滿分戒，主持菴事，名傾緇素。選部陸光祖常訪道要於空，空驀頭生按。祖嘆曰：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趣公之謂與。一日小參，眾方集，空喝曰：禍出私門。便下座。乃謂性冲曰：有件不了公案，來歲中秋汝為我來。冲應期而至，空大悅，說偈俄化。偈曰：生來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眾。呵呵，明月清風吟弄。時萬曆庚辰也。

贊曰：無趣脫略墨繩，真斷橋之後也。然竟以一木而支大廈，其得不危者，幸也歟！幸也歟！

壽昌經禪師

禪師名慧經，字無明，撫州仁和裴氏子也。九歲誦孔孟章句，即究其義。每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或有笑者，或有訝者，公皆一舉手而去之。遂潛心內典，如獲故物。年二十一，父事廩山忠老宿，求忠斬髮。忠曰：著急作麼？待汝瞥地，我為汝師。公乃刻志苦行三載，因見雙林頌有省，輒遯跡峩峯。又三載，讀傳燈至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又深疑之，因力撼巨石，得達其旨。乃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趨呈於忠，忠笑曰：吾不汝欺。為公圓頂，時年二十有七。復還舊隱，不下山者二十四載，遠近賢之。萬曆甲午，出住寶方。有道者過訪，曰：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公曰：總未行脚。曰：寧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公敬諾，即杖笠觀方，諸尊宿皆珍譽之。登五臺，參瑞峯和尚。峰出笑巖禪師之門，公請曰：某甲於古德機緣不盡餘疑，旦雖徧歷門墻，如窺羅縠之月。乞慈垂憫，下

剖愚蒙。語畢，慇勤作禮。峯嘆曰：善哉！上座以英偉之姿，銳於入道，而胸中尚有芥蒂耶？如不棄山埜，試舉將來。公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箇甚麼？曰：向道佛法無多子，又是箇甚麼？公曰：玄沙謂靈雲未徹，那裡是它未徹處？曰：大是玄沙未徹。公曰：趙州勘破婆子，未審甚處遭他勘破？曰：卻是婆子勘破趙州。公釋然，再拜謝之。復獻頌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見，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道，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公語，叶洞上宗旨，而公亦以紹續洞宗自任。南還，初住董巖，遷壽昌，中興曹洞。其時像教相尚，公獨不攀外護。嘗誡知事曰：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每同眾耕耘，耆年不怠。學侶參尋，每將钁柄為禪杖；尊賓顧訪，且就蓑衣準布袍。故有壽昌古佛之稱。益王嚮公齎香修敬，公漠然不答。知事懼叢林所係，請稍循時宜。公曰：吾佛制，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為佛兒孫而違佛制，是叛佛也。吾豈作叛佛之人哉？王聞而嘆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公三坐道場，殿宇禪坊煥然鼎新，別建蘭若二十餘所，從未隻字干及檀信。檀信自歸，有引修懺佛事於山中，公重詬之曰：汝邀一時之利，開晚近流弊之端，使禪坊流為應院，豈非巨罪之魁也？以故公之名號所及，而古風習習，其規繩不整而自肅。嘗上堂曰：諸佛時常說法，不須擬議猜詳是何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只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為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豈行路傍？透得者些關棙，何須願化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肯洩破，達磨九年覆藏，峩峯不惜口業，一下為眾宣揚。且道作麼生宣揚？揮几云：罔談彼短，靡恃己長。又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閒垂一句，如大阿鋒離匣，逢之者則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則喪不旋踵。所謂妙峰峻仞，埜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趁金毛歸埜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攙搶，拂世間之孽孱。提墮坑落塹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為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在。噫！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賢悲。又曰：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矢橛。萬曆丁巳臘之七日，公田務歸，顧眾曰：老僧自此不復作矣。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綿密作工夫。越三日告寂，眾悲惶不已，公復展目說偈慰之。為留旬餘，裁書徧辭隣壁道俗，更自作偈，令侍僧舉火。至十七日晨起，盥漱拭身曰：不必再浴矣。乃大書：今日分明指示。擲筆而逝，其年七十有一。依

命闍維，侍僧宣公所遺之偈曰：無量劫來秖者箇，今日依然又者箇。復將者箇了那箇，者箇那箇同安樂。
火光忽成五色，諸牙頂髻不壞，就寢堂建塔藏之。其門人無異來，已開化博山矣。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四

南宋元明禪林僧寶傳卷十五

博山來禪師

無異禪師者，名元來，廬州舒城人也，姓沙氏。胎乳絕葷，耳目不涉塵垢。年十六，遊石頭城，聽法華，自信佛法，不從人得。乃禮五臺靜菴沙門，著垢衣五年，精核教觀。振錫南還，上峩峯，謁無明經公。自負人無我及，輒辭行，經公斂目危坐而已。師不測，竟去。入閩，寓白雲峯，閱古尊宿語，忽有所得。再謁經公，陳其見處。公曰：蟻子解尋腥處走，蒼蠅偏向臭邊飛。是君邊事？臣邊事？對曰：臣邊事。曰：大有人笑你在。師愕然曰：到者裡因甚不是？公曰：此不是，彼皆然。師乃傾心哀請，公惟斂目，師益不測。一日，聞泥神倒地聲，不覺踴躍，呈偈於公。公仍斂目，命以宗乘堂別居之。居年餘，每呈偈頌，公斂目如前。師因感泣，以為依公決擇，不蒙指示，歲序推遷，何了日耶？偶登廁，覩上樹人，乃明大旨，嘆曰：今日方知師不我欺也。萬曆壬寅，師年二十有八，出住博山，而持重端嚴，篤行古德之風。入其門者，心容俱肅。尋應閩之董巖、鼓山、大仰，復還博山，參徒大集。是時經公已遷壽昌，父子道價，喧騰宇內。僧問：如何是功？師曰：一人同一春。如何共功？師曰：力士舁杖鼓。如何是功功？師曰：猢孫上露柱。曰：不得敲唱雙舉，請示正中玅叶。師曰：高底雲繞樹，遠近鳥銜花。如何是君？師曰：水有筋，山有骨。如何是臣？師曰：鶺鴒鳥，鳴似哭。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千年老樹挂枯藤。如何是臣視君？師曰，樓頭畫鼓正三更。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金闕鳳銜丹詔去，邊陲人唱凱歌歸。僧作禮，師曰，君位中事作麼生？對曰，虛突兀。師復打。時慧臺鏡禪師早得旨於經公，翛翛瓢笠，剝啄諸方。諸方以矮師叔類之，過訪於師。適師陞座，鏡出，震威一喝曰，百丈聞喝，三日耳聾。且道是那三日？師曰，秋風多帶殺，秋露愈加寒。鏡拂袖歸眾，師便下座。鏡後隱於武夷石屏巖，相隨者樵汲數輩。禪衲尋風求之，鏡悉指歸博山。崇禎二年，魏國公徐弘基請師說法南京天界。使符三至，師始一出，象龍沸集大廓。曹洞宗風上堂曰，達磨大師航海而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則門庭萬仞，壁立千層，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六代傳衣，五宗競出，運無礙輪，化無緣眾，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溈山大師敲唱同行，暗機圓合，傾瓶以辨超方，撼茶而彰玅用，秖演一心法，更無餘事。雲門大師箭鋒相拄，函蓋乾坤，揚眉落臼，顧盼猶遲，如流雲翔鶴，湛水晴空，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法眼大師拈現前石，塞虛空口，一切處現成，六根互用，六用齊施，秖演一

心之法，更無餘事。臨濟大師一語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駈耕夫牛，奪饑人食，電光石火，開眼猶迷，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洞山大師混不得，類不齊，立寶鏡三昧，炤學人肺肝，分五湖玉石，雪盛銀盌，月炤金沙，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乃至博山今日遠承諸祖慈廕，循規蹈矩，借路還家，駕輕就熟，秖演一心之法，更無餘事。諸昆仲！含靈具此一心之法，學人學此一心之法，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示此一心之法。故楞伽云：佛語心為宗。諸昆仲！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卓柱杖，下座。師毅辭還山，傾都遮留，籃輿不得前，乃宵邁。緇素追攀，望江而立，徐公歲序存問不間也。師既大弘洞宗，常隨侍者萬餘指，如臨一人。僧問：如何是不聲色墮？師曰：斷橋分埜水。如何是類墮？師曰：孤棹舉平原。如何是尊貴墮？師曰：裂破幾層清世界，倒騎玉象趁麒麟。銀盌盛雪，明月藏鷺，意旨如何？師曰：露骨瘦上環紫霧，塞流小澗長青苔。師開化幾三十載，未易肯諾。或請入草求人，廣紹先澤。師太息曰：吾宗貴得真脉，妙叶玄機。苟不然，仍瓦解耳。吾何忍哉！語畢泣下。自後遂不上堂，示疾於崇禎。庚午之秋，閻首座問曰：和尚尊體如何？曰：儘有些子受用。閻曰：還有不病者麼？曰：熱大作麼？閻曰：去來自繇，請道一句。師書歷歷分明四字，跏趺而寂。塔於博山，坐三十九夏，其年僅五十六也。

贊曰：投子世大陽之代，須憑秀圓通協而成之，其道始著。真歇稟丹霞之嗣，還借炤長蘆荐而褒之，此話方行。博山父子遠紹少室之宗，不叨餘力；大衍新豐之調，本自天然。其說法則橫空鳳舞，激揚則擲地金聲，至其慎重真脉，常自下涕。語云：猛虎生兒，勢不能食牛者，輒癈之。其博山之山之謂與？

湛然澄禪師

禪師湛然者，諱圓澄，別號散木，出會稽夏氏。母夢梵僧入室而娠，娠十四月而生師。生大目昂鼻，哆唇露齒，直腸信口，不肯從事於學。親歿，窶甚充郵，卒以傳符。踰期亡去，徑投隱峰。峯示念佛誰是，令師究竟，三晝夜輒有省，時年二十矣。入天荒山，禮玅峯斬髮，擇最苦行。行之間，聞傅大士法身偈，一切經義便能記持。尋乞滿分戒於雲棲，宏公徵以毗尼節要，師悉達其指。返越，掩關寶林蘭若，因憶乾峯舉一不得舉二話，乃大通玄旨。有頌曰：舉一舉二別端倪，箇裡元無是與非。雪曲調高人會少，獨許韶陽和得齊。二老何曾動舌，諸方浪自攢眉。擬議鷂過新羅，刻舟求劍元迷。再謁雲棲，呈見於宏公。會入室，宏舉海底泥牛銜月赴，語未竟，師推出一僧曰：大眾證明。宏深器之，於是激揚法席，傾一眾

焉。萬曆辛卯，適大覺念公南遊，師趨謁之。念曰：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傍滄海遙時如何？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展眉。念又問洞上宗旨，師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貫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藹藹，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念欣然書偈印之。未幾，出住雲門，次遷徑山，歷禾之東塔，乃至顯聖、天華，前后垂二十載，法席為之大震。其上堂曰：老儂不識元字脚，強出人前要說法，錯認曾參作魯參，合堂大眾皆笑殺。這一笑，中有玅，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天者一竅。大眾！如何是這一竅？良久，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小參，云：烟雨盜將山色去，溪風送得水聲來，本來法法皆如此，莫教心識強安排。眾中若作境會，許你具一隻眼；若作佛法會，打碎你頭。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又提綱云：喚二作一，指七為八，手秉太阿，聖凡盡殺。卻憶東村王大姐，倒戴西村李公襪，無論貧富貴賤，見者聞者皆笑殺。且道山僧今日解何宗？噫嘻噓！阿喇喇！師之提唱率多如此。僧問：如何是圓相？師曰：大燒餅。如何是暗機？師曰：凌霄峯。如何是義海？師曰：半山亭。如何是意證？師曰：啞子呪人。如何是默論？師曰：溫伯見孔子。如何是回互？師曰：孝子諱爺名。諸方珍之。為師法續洞室機類，雲門、臨濟其伯仲也。又師初在京，會達觀禪師於嘉熙寺，月川座主、太史陶石簣、黃慎軒同翫月次，慎軒臥，問馬祖翫月因緣，師曰：汝臥我坐，不得為公說耳。軒亟起謝，月川笑曰：內翰錯過了也。觀云：我下語不及此公一籌。又過武林，聞谷、慧聞等屬望一方，會諸紳遣使耑迎，及啟慧聞札曰：今日大家欲與和尚作家相見，若來已墮情識，不來猶缺慈悲。師扯破札正色曰：者些客作漢，敢於老僧納敗缺也。至即陞堂正立，慧聞進曰：和尚莫要班門弄斧。師把住曰：速道，速道。慧面赤無語，師把開曰：死漢。聞谷遂率眾作禮。蘇巡漕問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師曰：我在京都走一遭，不曾遇著一箇人。蘇擬議，師曰：古佛過去久矣。無念有禪師居黃檗，獨持風節呵罵諸方，特訪之，師曰：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柏。似且道：古人還具透關眼也未？有曰：我不見有甚麼古人。師急指曰：背後墽。念休去。師之勘辨約此類。又嘗嘆末流謬惑大乘，遂著說若干篇，曰宗門或問、慨古錄、楞嚴臆說、涅槃會疏、法華意語、金剛三昧經註、思益梵天經解，諦理邁倫，一時所宗焉。天啟丙寅季冬，書顯聖遺囑，即至天華辭眾，復夜話至丑，乃右脇長往。閱世六十六，坐三十八臘，得法者九人。編隨機錄八卷，流通於世。

贊曰：余初過會稽，師謝世未久，觀其遺風，謖謖然尚在。山中耆德序師之妙韵為法，苦心求人之概，私心竊向往之。續讀師集，至

題無趣錄云：夫祖道不可絕，繼風穴於法堂，痛哭克家之子難逢，仰山自記再來，莫不以諸佛慧命為懷，以度生為急務者也。嗟乎！師之心至矣！盡矣！以度生為務矣！然非夙承願力者欲竊符以存國，余亦深知其不可也。

天童密雲悟禪師

禪師諱圓悟，字覺初，自號密雲，宜興人也。明嘉靖丙寅生於蔣氏。師生八歲知世相無常，年二十六發宿慧，二十七負薪有省，三十棄家，又四歲為僧，四十桐棺悟道，又六歲得受記莂，五十二開化龍池，於是六建法幢，示寂之年七十有七。然生不為家，四海歸之；老不奉詔，朝廷慕之；及不忘慈，今古戴之；窣堵不虛尊，人天共享之。實為龍池之真乳，遡滹沱而拓曹谿，遠紹鷄足之正裔也。師初棄家，赤手空肩走事幻有傳禪師。傳嘉其志節，喜而度之為大沙門。當機輒不爽旨，眾皆驚異。師終不自肯，心苦神勞，且代眾役，不知有己。偶過桐棺山頂，豁然大悟，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時傳公已居燕都，師即趨省傳公。公見乃大喜，喜師可倚以支我臨濟也。經二載辭還，南上天台探禹穴，因與周公汝登、陶公望齡、王公舜鼎本色相見，脫略窠臼。三公甚敬服，越之有道緇素爭識師焉。傳公還龍池，師因歸省。公問：你到諸方會見甚麼人？師頓脚拍膝以對公。公笑曰：許多時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尚疑則別參。公撾鼓集眾，付師衣拂。復召入楊前，以扶持佛法，勉師力行，以報先宗。師即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〇〇〇〇〇。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時年四十有六矣。三載，傳公遷化。又三載，眾請繼席龍池。自是意緣移徙，酬香之會有六，計二十六年。掀翻露布，洞示真元。座下蹴踏，常足萬餘指。師則當軒據座，威震獅猊。海內英靈，飲氣自失。凡剎竿樹對，成大寶坊，不許門下干倚王公。嘗語學者：貞觀響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返三四。引頸就刃，神色儼然。吾敬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澡身淨髮，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休心息念，斷絕攀援。賜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楷。牢著草鞋，腰包住院。去就之間，輕同學子。不為蚖蛇，戀彼窟穴。吾敬應菴華祖。故師生平，意有不可，撩衣即行。首住龍池五載。一日，因事上堂曰：者裡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便去。次住天台古通玄寺。茅堂草座，法政氷霜。晨暮參請，間不容髮。雖三載而日新。海鹽金粟，使符至再。師憫其迫切，曳杖赴之。居六載，無作無為，崇成大廈，牀曆幾滿千輩。名卿達士，一目相遇，獰拳辣掌

之下，掉臂而去者夥矣。有挾貴而問道者，師輒掌之。貴人曰：和尚獨不欲獲法乎？師曰：山僧法也無，護箇甚麼？又連掌之。斷際故山曰黃檗者，鼓寂鐘沉。閩人來請，師不忍先蹟零落，籃輿度嶺。僅五閱月，又拂衣，則明州黃司理端伯以鄮峯育王寺而待駕焉。黃公又考太白名山為歷祖庭，廢之已久，遂與有道紳士俱愴然，先以意容恐師臘高。師慨然移錫至天童古佛殿基，曰：虛空作殿，日月為燈。且道是甚麼人境界？還會麼？設或未會，且看新長老撒開坐具，大展三拜。於是十一載，天龍失守之區，歷祖藏身之處，無不斬新扶起，壯甲東南，翼集鱗宗，蔚為僧海。其得髓之子一十二人，然點胸自許，招手橫趨者，不可勝計。崇禎辛巳，天子命外戚田公弘遇齎香賜紫，徵住金陵報恩寺。師固以老辭，退臥通玄峯頂。天下圖其頂相，書其名號而親之。壬午七月七日辰，猶巡寮視務。午刻，宴然示化，塔於天童南山。緇素奔送者萬人，臨壙慟而失聲，聲震山谷。清順治庚子，住天童門人弘覺禪師道忞，編師六會語錄，進頒大藏。

贊曰：斗柄東指，鼓腹謳歌於不識不知之中，即釋氏儒童難贊辭焉。獨今之薄海內外，據大寶坊橫說豎說者，操鈯斧於山邊水邊者，皆師法會中人也。歷攷少林至楊岐，其世十七。楊歧二十有三世以得師，其間法利之普如師者幾何人哉？今叢林公論以曹溪、高峯、永明、大慧等類師始末。嗚呼！雖實錄也，無乃瓊枝析玉與？

磬山天隱修禪師

天隱禪師者，諱圓修，出荊溪閔氏，說法磬山報恩。初與天童悟禪師同出龍池傳之門，是師為笑巖真孫也。師幼明敏，生知佛乘，常以心齋報母，然留連俗諦，幾失前因。一日過講肆，聞楞嚴經云：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師惕然驚畏，擇龍池幻有傳和尚而依止焉。傳示趙州無字話頭，師參之半載不發，改看本來面目，提撕猛切。一日普請出窑次，有覺所道者云：聞常多菩薩出現於四大名山，神通廣大。傳公厲聲曰：我者裡亦不少。師僉曰：如何是神通？傳曰：快度磚來着。師染指法味，心不外緣。經百餘日，偶閱楞嚴佛咄阿難云：此非汝心。師脫然慶快，如善財入彌勒大閣，了釋前疑。及侍傳公入城被喝，便契臨濟主賓炤用之句。於是上天界，訪雲松，過能仁，謁文齋，出沒奇機，不無可紀。萬曆辛丑，傳合掩關於龍池，曰：汝既有新入處，不妨更加精進，他日利導有情，則吾望足矣。未幾，傳公北行，師悵然消遣，關中惟拈頌而已。於其古德公案，如庖丁之解牛而無碍刃遊也。獨疑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話。

復枯坐蒲團二載，忍聞驢鳴，大悟差別玄旨。有偈曰：忍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鬧。甲辰，北省傳公於燕京之普炤寺，而師資深契合焉。仍涉獵講庭，瀾翻藏海，探竿禪席，料揀權宜。住後，常曰：山僧南北往還，親近知識一十八載，跋涉勞碌，為己躬切，無少怠也。嗚呼！師之入道，誠異今時，故得處真實，用處諦當。常以虛空撲落地語酧僧理藏鋒之問，以湖州蘿蔔宣州薑酧事藏鋒之問，以有水皆涵月，無山不帶春酧理事藏鋒之問，以無手人行拳酧不涉理事藏鋒之問。又僧問：如何句到意不到？師曰：言言見諦，步步迷踪。如何意到句不到？師曰：只在舌尖頭，盡力道不出。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有時獨倚庭欄上，閒看梅花四五枝。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落花流水去，空負浪游人。師暮年從石磬山遷湖之報恩寺，示眾曰：老僧住個破院子，不能時時為眾提持佛法，賴土木瓦礫與諸人轉大法輪，發諸人大機大用，諸人切不得當面蹉過。若蹉過，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一日，俄集眾諄誡，復以後事付囑。及門，上首趺坐，儼然而寂，瘞全身於報恩之左。順治戊戌，大覺琇禪師應北詔時，大會諸山，移塔於宜興之白雲菴。初，師居右磬，諸方有以臨濟玄要配合教乘作奇特商量者，師[憑-馬+氏]其惑，常著書復問之，并頌示諸識者。其頌曰：第一玄，一字不加畫，分明是個賊。咄咄咄，咄處且最毒。第二玄，快手何曾先，撒沙并撒土。露露露，露出娘生褲。第三玄，一曲江村岸，風月隨時看。收收收，收去箇中流。第一要，驀地忽一笑，笑倒須菩提，攙起迦葉老。第二要，袖裏箇金圈，拈出是莖草，瞬目牛吞了。第三要，伸縮誰能炤，隻手握雙拳，打得虛空叫。師之提唱精奧，大率如此。其門賢箬菴問禪師，編師全錄流通，與天童悟齊名於世。

贊曰：世傳曹溪下惟青原、南嶽應讖，殊不知嫩桂者，代不乏人也。而石霜下有楊岐、積翠也。次出佛果之門者，大慧、虎丘也。次無準下，復出雪巖、斷橋也。師既出龍池，又與天童並駕，化周宇內。其久、昌二桂，凡五抽嫩矣。其根芽懸讖於少林，有以也夫。

雪嶠信禪師

雪嶠圓信禪師者，四明人，姓朱氏，出龍池傳禪師之門。首住徑山，終於會稽雲門。諸方服其神駿，推尊之曰：信公高懷無我，至性不羈，笑罵自繇，人天罔測。卸勝劣之戈甲，劈今古之藩籬。縱饒一問十答，而紫羅帳裡不撒真珠；假使未聞先悟，而千丈巖門尤遭點額。大有傷弓之鳥見形高飛，所以短販之徒望風栗足。故雖獨

據胡牀，不啻冲霄埜鶴，以至屢遷名剎，仍然本色山翁也。公生九歲，聞彌陀經即知有出世法，於是讀書常諾諾而罷之。然詞語絕塵，風儀瀟洒，猶王謝之玉壺氷映。又愛與方客遊，遊必領益。年二十九，竟去家矣。遂訪妙禎禪，宿於秦望峯下。禎舉古激之，公反覆研究，連七日不知寢食。忽仆於石，前後際斷，如日輪迸空，天地一色。衝口得偈，勢不自禁，欲往天台尋印證者。度若耶谿，忽翹首見古雲門三字，得大休歇，乃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踪跡，見得他時打斷筋。遂別策入雙髻峰，蘿龕石室，灰世忘緣。間發新聲，豪吟達旦，而刀斧無痕，諸方景焉。時有雲棲高弟聞谷者，雅相敬善。一日，谷行脚回，舉幻有傳和尚相見機緣，且稱傳公葆重有類明教嵩，枯淡過於餘杭政，其接人真西河獅子也。公乃三詣龍池，契其機，與悟、修二禪師為雁行焉。後悟主天童，修主磬山，公獨菴居垂三十載。黃公端伯、余公大成請就徑山祖庭陞座，拈提臨濟宗旨。端伯還西江，於崇禎庚辰以廬山開先寺迎公，諸山宿衲俱集。公一以胎風簸雨之舌，振其拈花落草之機，或不耐公笑詈而去，或經公指喚而心曠神怡。公忽拽杖還舊隱，眾驚遮，挽之不可。時往來衲子傳天童規製宏壯，條令斬新，乃至運瓦、搬石、伺杵、負薪，無不徹底為人，公獨罵之。逮天童訃至，公又慟之。侍僧曰：大師昔何罵，今何慟也？公良久，撫膝而起，曰：咦！我掌寧獨鳴乎？遂躬至天童，書挽章而奠之。詞曰：同出龍池入路長，吳興分袂過錢塘。多年挂錫玲瓏石，今已藏身寂寞鄉。雲面揭開紅日眼，山眉愁斷白花香。離離一片苦心事，且道何人在影堂？北還，又入龍池，於傳公塔前拈香，曰：桐棺山下養龍池，步入涼風覓我師。當戶娑羅空腹樹，迎堦芳草昔人眉。追思滴血曾留偈，會寫傳燈嗣法詩。今日塔前成九頓，流源千載繼孫兒。耆舊乃請示眾，公曰：我昔第三度登龍池，先師曰：你草鞋猶未脫也。我道：何處見草鞋來？先師微笑而止。我即呈偈曰：數載龍池三度登，重重問話舌生氷。草鞋分付虎狼去，雙髻峯頭一箇僧。又思：當初在山陰看雲門語錄，得他的力；又在雲棲亦有機錄，豈可忘卻？所以雲門、雲棲一齊拈香供養，諸方便道徑山遙嗣雲門。徑山以為不然，瓜有根，樹有葉，樹高千尺，葉落歸根，豈可孤負禹門先師？斷斷無此理也。然宗門事，把住也繇我，放行也繇我，有時作賓，有時作主，有時賓主齊彰，有時賓主雙忘，此乃臨濟家機用，人天莫測，庸人豈得知也？還雙徑，禾城道俗以東塔禪林堅致於公，公為笑留，名緇貴素日遶枝藜，公眼幻青白，眾益心驚。晚住雲門，公年七十有六矣，機用益峻，精神益勁，嘗自號曰青獅翁，或稱語風老人，又曰迦那尊者。每攜童子山遊，人見訪或打觔斗，人擬議叱退之，雜禪竊論，公弗恤也。順治

丁亥中秋，謂弟子曰：古人立化的也有了，坐亡的也有了，至倚杖倒卓都有了，畢竟老人怎生去好？語訖大笑，書片紙曰：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氷霜曉喫盃。茶坐脫去了，乃入寢室憨臥數日，忽起坐索茶而啜，連唱雪花飛之句，擎杯脫去，世齡七十七，瘞全身於雲門。庚子，朝廷慕之，賜帑全五百，並委書弘覺忞禪師而新公之塔，又臨公頂相於宮中而事焉。公居開先時，弘覺為西堂，洎嗣天童而公獨鍾愛之，故弘覺禪師以猶子紀公千秋之綱目甚詳也。

贊曰：整齊法運，臨淵履氷，爰師篤慎其心也。蠡測者，謂師跐弛自了則優，為人則寡。葢明之中葉，少室宗風，循規蹈矩，如喑若聾，非師濯之以清泉，激之以霜鍾，則天方夢夢耳。

忠州聚雲吹萬真大師傳

大師廣真者，字吹萬，西蜀夔道宜賓人，姓李氏。父祖世籍婆羅門。師生惟慕事佛，得法於月明和尚。萬曆戊午年，說法於瀟湘之湖東禪院。次遷忠州聚雲、夔州寶峰及雲來、興龍、巴臺諸剎，闡揚大慧宗風。崇禎己卯七月三十日，唱滅於本山。嗣法門人曰慧機、慧芝、慧麗等，依法闍維。闍維時，遍地荷香襲人，烟至松冪，結為五彩。火後，收舍利三百餘顆，復得黃金鎖子骨三莖，當門二齒，變為紫色。建塔於三目山之陽，屬四川觀察使田華國，為塔上之銘署。師為大慧十四世之孫，懶菴鼎需禪師之裔。葢大慧初開法於洋嶼菴時，需得法為第十三位。今燈譜載大慧下法嗣共九十四人，訛列需為第三十五位。需既得旨，韜光於福唐山水之間。及大慧從梅陽生還時，始開法於西禪。入室之子，僅得安永、南雅、志清、安分四人。分於元至正間，菴居劍門，志清住天王，南雅住龍翔。安永說法於鼓山，是為鼓山永。永付悟明、法堅二人，堅住承天，明住淨慈，纂修聯燈會要。座下衲子雖眾，獨以大法囑太原苦口益，益付筏渡慈。當益慈之時，約在明之中葉，叢林先德物故，禪門死於繩規。凡我行道之士，無不藉賴中貴，給箚住持。慈公輩或不忍視而恬退，於山邊水邊，保任乃事，隨方接納，一箇半箇，尚以篤實承繼祖宗命脉。慈得一言顯，顯付小菴密，密出二仰欽，欽出無念有，已上俱有語錄機緣。有付荊山寶，寶付鐵牛遠，遠付月明池，此三代惟述相見之語并付囑之偈。月明池公以源流大法付與真公大師，至師崛起中興，光顯大慧之宗。師初出世楚之湖南瀟湘小院，衲子相傳上堂示眾入室機緣，叢林識者驚為大慧再來。崇禎辛未臘八日，布金檀越、內卿田素菴諸師居忠州聚雲禪院，拈香畢，竪拂云：從上古人只為者箇東西顢頇了許多英雄豪

傑、賺陷了許多高人達士、拋撒了許多油鹽醬醋，今日老僧不狗人情，向汝諸人道破，只要汝等於日用二六時中，行住坐臥處、穿衣喫飯處、運水搬柴處承當，若承當得來，英雄豪傑也顢頇他不得、高人達士也賺陷他不得、油鹽醬醋也拋撒他不得。且問大眾：如何是者箇東西？參！東吳有居士劉墨仙，久游玄墓之門，持聖恩問道錄訪師，論及楊岐、九峰之語，師徵云：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仙良久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仙云：者一喝是前是後？師翹一足，仙禮拜。玄墓漢月藏禪師書至，師以為千里同風，即撾鼓陞堂說妙法，語語見聚雲全錄，命維那對眾宣讀，其書曰：大慧禪師說盡人間禪病，四百年內望之如渴人求井，不料一枝埋沒向三峽錦江之上。前得來書語錄，已見作略過人，第未得從容談三月於水流石上，為恨不淺。茲聞已返峽中，略伸四問，萬乞答我，更欲禪師起已墜之禪於今日，令後輩重見天日於座下，斷不令山野遺恨耳。書尾復致四問曰：正睡著時，與死了燒了，心之與性，牙齒打不著，須向者裏希取大用始得。如何是此處底大用？師答云：寧向太陽粧羅剎，不來黑暗扮覩音。二問：沿流不止，絕卻真照，照不到處，如河是吹毛，用了急須磨，且道磨箇甚麼？師答：折脚鐺裏淡黃虀。三問：明處既已脫却心性，切莫在離心性處躲跟，除此二途，如何相見？師答：纔過驢胎，又闖馬腹。四問：近世野狐都說心性禪，不知姓張始李，請禪師代答一轉語，貴圖天下衲僧脫卻腥臭。師答：奪者老賊頭，拄杖拗折，莫言不道。已而師於回書之尾亦致四問，以問漢師作相。問：用水一盌，貯米七粒，架茅草十字在上，請道是甚麼義？二問：為仰九十六種圓相，收盡六義。問：有箇收在那一義？三問：古人道：八角磨盤空裏走。不知是空走磨，磨走空？四問：老鼠吞大象，蝦蟇口齩著，吞不入，拖不出，蒼頭老兒跳一步，請下一轉語漢。師或有答，斯未載焉。師之說法，垂機勘辨，約類如此。有正錄十卷、廣錄三十種，共六十六卷，屬水部尚書郎熊汝學捐俸刊行，板存忠州治平禪院，係法孫燈來編次。來住高峰鐵壁，慧機之子也。

贊曰：真師既出世於萬曆之間，我禪門正當肇興之時。至天、崇間，諸方有大名稱者，俱有書問，交通往來，未見一言表出大慧宗系之名。何也？無乃各鬮己宗為急務，未暇輕重之耶？然亦是吳、越、燕、趙眾生鮮福，未獲沾師法雨耳。康熙丙寅冬，余為天童封龕佛事，經四明，過壽昌禪林訪舊，遇師之玄孫統公別菴禪師，始悉真師三代全錄，不得不為之傳，補入僧寶。否則，闕典之責，其在余乎！

(有正錄三卷，并師下三世語錄若干卷，屬四川向化侯譚養元捐俸梓板，附嘉興楞嚴藏流通。)

南宋元明僧寶傳卷十五終

No. 1562-D 南宋元明僧寶傳後敘

祖師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空而無實有。旨哉言矣！是以入祖室、登祖位者，徹其淵底，提大機用，剪諸見林，截異端網，如滴獅乳，如鼓師絃，聖凡莫得揣摹而淺深之，良以此也。吾師幻津融和尚以承先啟後為念，出繕本一帙授磊曰：此乃山僧出匡廬時二十載，江湖所集南宋、元、明諸尊宿大機大用之實錄也，汝盍勉之！磊退而珍誦，徹見吾師為道為法，良匠苦心，歷遡二十世，至虎丘隆祖，乃至大慧洞下諸宗，計五十三人，妙唱嘉猷，師師道合，一代時教，眼目俱備，郁乎文哉！所謂一月臨江，千江之月俱暎；一佛出世，三世諸佛齊彰。信不誣也。或曰：此傳始自三佛之下佛燈、真際，而至博山、雲門、天童、悟祖輩而止者，何耶？且方今之世，垂慈展拂，徧溢支那，豈其是非未定而止之者歟？曰：否，否。葢順治至康熙年間，諸老宿順闡逆化、行解相應者不無其人，率皆屬吾師翁弘覺忞老人為之碑銘，狀其生平最詳，業已流通宇內，稱不朽矣。當今天下公論，以吾師翁之眼目料揀五宗，不爽毫髮，雖大慧、中峯莫能右之，磊小子敢復浪贅蛇足哉？茲不揣荒謬，承吾師命，補收洞、濟兩宗五百年中大有相關法化者又四十一人，參吾師所撰，共訂十有五卷，屬會稽王公大俪較而成集，甯供將來之賢聖。經云：諸供養中，法供為最。乃俾教外別傳之心法弘通流布，則古今十世大機大用之旨熾無間矣。康熙甲辰年佛成道日，門弟子性磊拜題。

No. 1562-E 重刻僧寶傳記

康熙丁未孟夏日，紫籜草堂夜煌，百物俱燼，監院真發見其傳稿在東山竹園，竟不知誰何將出，深異祖師光明，真言玅行，入火不壞，即走問諸山有道知識，諸山樂助就梓，印行於離亂之世。然山路遙僻，剞劂氏非名手，俗而且拙，部屬點畫，不無訛舛，其板蛀朽，十將有二，不堪再用。今得四明王生世雄番板於瑞雲精舍，書記明慧對字，成於乙丑季秋，是為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